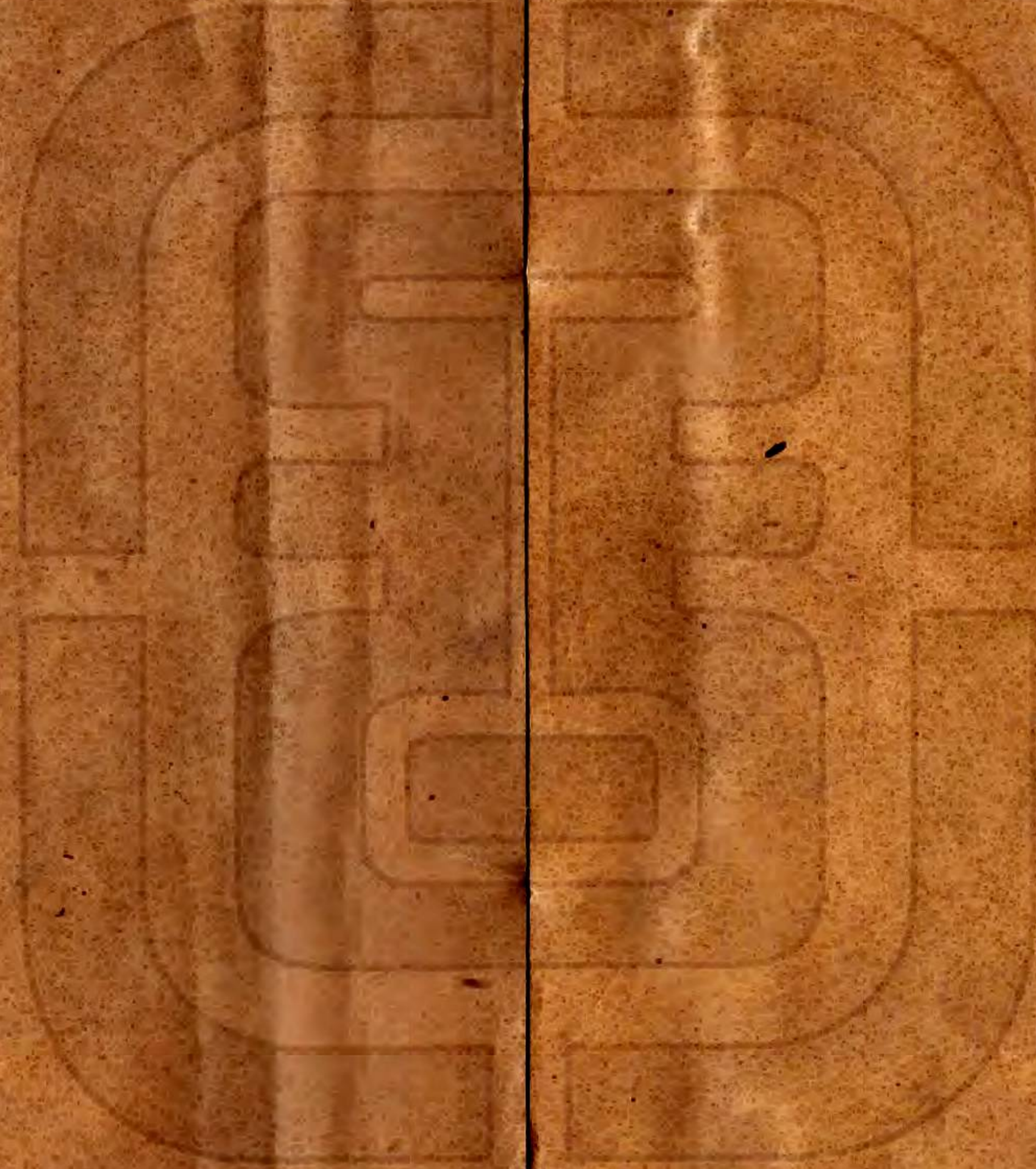


潛江舊聞

地260.139

942

1124



潜江舊聞
八卷

甲戌夏四月潜江
甘氏崇雅堂開雕

潛江舊聞序

傳楚國之先賢張方實肇其始紀襄陽之耆舊鑿齒特表其鄉郭延之於武昌別爲郡守高範之於荆土或是州人從政襄沔之書宋志廩存其目知古渚宮之錄孫氏幸拾其遺溯江漢之英靈惜傳記之蕭落文獻無徵吁可慨已潛之爲縣設自宋初棠林之岡縱橫盤互蘆泐之水襟帶澗洞煙景清嘉風俗醇美畢漸之領狀首端啓人文承天之號興京服同畿甸建置旣變文物以興閎闊相高人稱冠蓋之里絃歌不輟家成鄒魯之門自朱明中葉洎有清盛時君子多於衛國德星勝於潁川文采風流猶爲餘事四直顯嘉靖之朝三諫抗萬歷之世太岳秉鈞歸潛者一

潛江舊聞序

崇雅堂叢書

友芝岡下吏疏救者兩人初氏則奕葉儒風劉家則二門世胄中洲講舍人倫擬於林宗北華鄉居獨行軼於子衛歐太僕之循風不沒清議首倡乎東林劉尙書之忠節獨完精著晚述乎本草名節眾多森如林木言行流傳允爲圭藥逮景運之初新猶流風之未沫菱湄舜問副通博之名後樂西村並經世之選編柳擘精於杜馬花悟隱師夫顧王與京家集多人孝威之詩觀悔人清言親受漁洋之法乳以區區之下邑何濟濟之多才靈秀所鍾湖山生色然而國史有關邑乘多疏或纂錄所未詳或搜采有弗及稽鏡靡據景仰末由數典而忘籍談是以蒙誚賢行不載子長所引爲譽也甘子耐公早負盛名晚勤老學注金壺

於墨海撮藪苑之卮言生長是邦緬焉思故愬前芳之放
佚慮舊德之湮沈發篋陳書旁搜博采成書八卷署曰潛
江舊聞掇拾叢殘興起來者意甚盛也文詞簡覈不數陳
壽益部之史才事實詳該庶幾虞預會稽之典錄假令縣
有其人人成此箸則郡設掌故之舊制不必復志領學官
之空談不足議矣豈惟資人談說置之帳中羅拜衣冠夢
來宵半而已哉溯族望於丹陽著述更繁於耕道校瑣言
於白下多聞不後於熙人甲戌元月年愚弟江夏傅嶽棻
拜序

潛江舊聞自序

鵬雲兒時喜聽先公講說鄉先生遺事如初大參之同百官伏哭左順門外爭大禮拜廷杖也劉通政何侍御之疏救熊襄愍嚴參本兵張鶴鳴也歐陽太僕之以縣令越職奏請減錢糧蘇民困也劉保寧之焚桓侯廟祛妖妄革陋俗也劉尙書之執持高節不仕異代閉戶著書三十年足不下樓也諸如此類先公津津而道之小子旁坐而聽之喜而忘倦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邑中老輩萬禪雲先生時扶杖訪先公作竟日談述鄉老嘉言懿行娓娓無倦予樂聞之每見先生來輒殷勤奉杖履侍左右惟恐其言之畢也既去則書片紙記之日累月積稿草漸多以示

潛江舊聞序

崇雅堂叢書

張君友笙友笙曰談潛故頗苦無專書有是編裨益後學不淺盍速成之又得老友王君季薌之助時以所知示我謂此書若成可補潛志之闕也丙寅春客漢上檢舊稿整比之凡得八卷可繕寫或問曰舉世方趨新而子獨談舊毋乃與時偈背歟抑有說歟謹答之曰予非薄新而不談也不忍談也湯銘言日新謂日新其德也爲問今之號稱新民者能日新其德耶康誥言作新民謂鼓之舞之以振起其自新之民也爲問今有自新之民耶作之者誰耶大雅言維新謂古之爲政者能新其德以及於民也爲問今之爲政者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耶侈談新教育青年學子羅異說之毒者十八九矣侈談新社會人人希非望逞輩

競安靜之風變壞殆盡矣侈談新政治暴斂橫征財源枯竭伏莽徧地飢民載塗倒懸之困莫甚茲時矣侈談新法律置天理民彝國情不問宵人得志良民苦矣侈談新國家東北四省淪於異國金甌缺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假令今之所謂新者利我國福我民也我將感戴之歌誦之執筆而紀述之作爲野史以誌一時盛事而傳信方來豈其羞稱者無如滿目悲涼不堪追溯也予之不忍談新者以此也生逢百罹蹙蹙靡聊述舊聞消遣歲月而已且以歷史眼光觀之千秋萬世祇有是非之公更無新故之別今所謂舊非往日之所謂新耶今所謂新非異日之所謂舊耶漢之有莽也宋之有安石也何嘗不自命爲新耶

潛江舊聞序

崇雅堂叢書

自後世論之則舊矣舊矣而竊笑當時頌莽功德而附和安石新法者之愚而可憫也我豈守舊者哉目覩浩劫之不可逃聊一抒懷舊之蓄念云爾殺青有日輒書問答之語以弁其端書竟悲從中來不覺流涕之被面也癸酉春三月息園老人甘鵬雲自序時年七十有二

潛江舊聞目錄

崇雅堂叢書

潛江甘鵬雲纂述

卷之一

宋元兩代潛江人物僅畢漸林士淵二人

畢漸言政主熙豐學術尊元祐

畢漸爲宋時湖北狀元十一人之一

畢漸爲襄陽幕僚在紹聖乙亥丙子年

畢狀元逸詩

李府丞

豐人重修李公祠

李府丞居鄉足跡不履公門

潛江舊聞目錄

崇雅堂叢書

潛江袁使君平寇碑

縣志闕初旦傳

劉北華先生言行記

郭中洲先生

嘉靖朝潛江四直諫

張江陵送張少渠之郵詩

初幼嘉之高尙

縣志闕初學易傳

卷之二

劉保寧焚桓侯廟

歐陽柏義烏政蹟

歐陽柏被讒始末

李維楨祭歐陽憲副文

費尙伊壽歐陽茂野詩

萬厯朝潛江三言官

劉垓歐陽東鳳以部郎言事

郭主簿之藩政蹟

郭之藩遺文

郭之幹宦蹟

鄉人爲郭公立碑

柴恪無錫政績

柴職方無辜被謫

潛江舊聞目錄

劉應鈞遺文

歐陽康州政蹟

歐陽先生教術

歐陽東白誥勅

吳參政從誠別傳

劉恭湖贈君逸事

卻金三事

縣令越職奏請豁浮糧

歐陽常州政蹟

歐陽公名在東林黨籍

歐陽太僕講學對

歐陽氏家法

常人思歐公久而不忘

歐陽東鳳郭之藩配食陽湖周公祠

歐陽太僕所著書

卷之三

劉道隆何薦可疏救熊廷弼

熊襄愍獄中送劉起南還楚詩

劉通政家訓

六朋社

東莊老農

縣志關劉道裕傳

潛江舊聞目錄

三

崇雅堂叢書

劉諒國母子死闖亂

劉雲密尙書軼事

本草述爲雲密尙書晚年精詣之作

明史無劉若金傳

黃文煥保劉雲密

縣志闕劉柱國傳

默石子劄記

李上林相

歐陽煌

陳經歷大田

黃山人

楊珍

關外侯

潛江寓賢陶密庵縣志失載

卷之四

劉阮仙學士贖宮人

稽留山哭劉阮仙詩

歐陽烝名言

歐陽烝吏才

歐陽氏賢女

劉信國為庶母持服

周夢漁平反疑獄

潛江舊聞目錄

莫釐峯為師立祠

宜莊花農傳

石戶著述

朱石泉篤師友之誼

吳朱交誼

朱悔人善畫

東浦學耕圖

和山堂詩

莫大岸有博癖

朱司理破漕艘匿尸案

朱恪舒

段天門丈人

灌園圖

莫大岸遺文

舊志闕龔戴銓傳

潛江詩社

甯雙梧

萬榭香先生言行記

郭夢蓮學博

潛江烈士

益田遺詩

卷之五

潛江舊聞目錄

潛江學人考

潛人師友淵源

潛江初氏袁氏以清廉世其家

潛人多以清廉聞

潛江袁氏譜

潛江讀書舊家

潛江二藏書家

崇禎末潛江六忠節

潛江二閩秀

閩秀余芳瑤縣志漏載

朱劉二家詩合刻

潛江縣志

康熙潛江縣志之失

光緒潛江續志之失

卷之六

潛江名宦

宋代潛令可考者

鄭侯德政碑

潛志宦蹟傳元闕明安達爾

嘉靖初潛江兩循吏

崑山朱公治潛政略

曹珩守官箴

潛江舊聞目錄

六

崇雅堂叢書

武進王公治潛政略

邵陽王公治潛政略

清澗劉公治潛政略

朱文端公遺事

張榮倫治績

卷之七

潛江設縣改隸緣起

潛江水道

書教侯開河事

潛沔水患為明季閩人之遺禍

泗港開塞始末

潛江未設縣以前之兵事

闖賊禍潛記

潛江鄉團助勦白蓮教匪記

潛江鄉團防堵髮匪記

潛江鄉團防禦捻匪記

卷之八

潛江故城

漢壽亭侯屯兵故蹟

潛之馬良墓不可信

揚口壘

白湖

潛江舊聞目錄

三賢堂

仙人隄

畢家樓畢家山畢漸臺

白鶴寺題壁詩刻

白鶴樓

花封隄

潛江八景駁議

銘恩堂襲桂堂

還券亭

寤言亭

秀野園

一枝齋

萬元書屋

讀易山房

蠡園

紫霞莊

幽賞園

止園

紺珠園

漫園

得樹草堂

焦穫寓樓

潛江舊聞目錄

八

崇雅堂叢書

月泚

網臺

屯營隄

呂夏音潛北遊覽記可補邑乘之闕

觀察嶺

古帝寺碑

浮鐘

銀膽樹

潛江縣印

紅雨亭

馬滄湖

畢斬趙諗之讖

初次濱逸事

黃仁環

非義之財不可貪

鬼神可畏

潛江舊聞卷之一

潛江甘鵬雲纂述

崇雅堂叢書

宋元兩代潛江人物僅畢漸林士淵二人

潛江設縣肇始趙宋自乾德三年迄於祥興蹈海都三百十五年其間人物僅畢漸一人元自混一區夏迄於順帝北遁都八十九年其間人物僅林士淵一人宋史稱元祐八年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主復熙豐法及進士對策考官是元祐者最等禮部侍郎楊畏覆試悉下之拔畢漸第一遂以是年爲紹聖元年然則漸殆主復熙豐法者一統志稱漸由膳部員外郎出知荆南府事以文學致身剛介自立王象之輿地紀勝稱潛江儒學有三賢堂祠畢少卿

潛江舊聞一

崇雅堂叢書

漸以此略知漸所歷之官又以知漸之植品厲行正色立朝亦必無愧古人故鄉人尸而祝之惜志乘闕如莫由詳其本末耳漸嘗奉使福建按部過羅原以詩贈南華翁見陳善捫蝨新話又嘗爲襄陽幕僚周行已有送畢之進狀元還鄉詩見浮沚集之進蓋漸字也漸之代歸在紹聖丁丑二月五日餞行者爲賀君儀趙德麟李仲益馬汝楫董君序魏道輔周其叔有峴山磨崖題名可證見陳詩湖北金石存佚考漸事略可考者如此士淵爲元翰林學士學校志稱士淵於泰定間建石橋書院於龍淵市與諸生講學其他無可徵者於乎文獻不足此千古所同慨也抑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潛介江漢之間密邇荆郢况歷宋

元兩朝之久科名仕宦文學術藝當不乏人舉林而外乃無一人焉何也由此推之則知爾時人文隨江漢洪流以俱盡者蓋亦多矣舉林特幸而以姓名傳耳其餘並姓名失之可謂也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二十五秩官類提刑司官條下載畢漸承議郎崇寧二年六月初五日到任四年五月初八日除膳部員外郎据此則知漸曾任福建提刑司官二年其任膳部員外郎則在崇寧四年五月也此亦漸歷官之可考者

畢漸言政主熙豐學術尊元祐

汪應辰題續池陽集云畢漸當章惇用事嘗請毀壞元祐

潛江舊聞一

崇雅堂叢書

黨人所立碑碣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魯直之詩皆載而漸實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耶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尊王介甫而指司馬溫公爲姦邪者也及觀其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溫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直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觀之世之議論謬於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以爲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哉文定集卷十一吾友王青垞曰觀此則畢狀元要亦張天覺之流但其人遺事無多存此亦可當作舊聞一則予考宋史漸對策蓋主復熙豐法者主復熙豐法自是紹聖中一種政策右熙豐不得不左元祐漸之請毀元祐黨人碑碣不足怪也元祐固多君子然亦不必盡君子熙豐固多小人然亦不必

盡小人但以元祐熙豐分是非邪正似不盡然續池陽集具載元祐黨人之作而漸序之正足見其居心公正無絲毫異黨之見存不足爲漸病汪氏乃以心口不如一議之豈持平之論乎

畢漸爲宋時湖北狀元十一人之一

易本煇紙圍筆記宋時湖北狀元十一人龔谷珍興山人孫何孫僅荆門人宋郊宋祁連庶連庠應山人鄭獬安陸人馮京咸寧人元三畢漸潛江人楊起莘崇陽人元時狀元一人李正茂崇陽人按十二人中以二宋鄭馮爲最著宋鄭皆有文集行世馮則三元也二孫二連畢氏往往見諸他人書中而著述不傳故知者較少至若龔楊李三氏知

潛江舊聞一

三 崇雅堂叢刻

者更少矣其爲狀元同名之顯晦固自不同也畢漸爲宋時湖北狀元十一人之一宋有天下三百餘年湖北狀元僅十一人而潛江乃有一人焉竊謂畢氏以中狀元故故今人皆知有畢狀元否則亦將湮沒無聞矣雖然所謂狀元者特科名耳非真卓然自立者也科名得失權操之天者也卓然自立則權操之已者也權操之已者不肯努力爲之志節不立學問不講一己之身心不問一己之責任不問眾所趨趨之眾所避避之俯同流俗適時自售數十年光陰悠悠過去身名翳滅與草木同腐無惑也有宋三百年潛江人物惟畢漸一人又僅以科名顯甚矣傳世之難也

畢漸爲襄陽幕僚在紹聖乙亥丙子年

周共叔行已浮沚集有送畢之進狀元詩云畢髯奇男子
未識已心與獻策集英殿脫略獨豪舉二年襄陽幕歸舟
峴山渚同事三日留時時作險語隆準帝王孫蕭然好風
度詩書百萬卷胸中莽迴互平生蘇惠州氣概頗自許人
生艱難際政可規出處二子經濟才用之則爲虎髯公且
爲客王孫且爲主明朝各天涯歌眉爲誰嫵柁師挽舟去
回首空南浦莫笑參軍強參軍定強否所謂王孫者趙德
麟也畢公多髯故稱畢髯云蓋畢公由襄陽幕僚告歸同
人餞之峴山均有詩送之今可考者獨周共叔此作耳爾
時餞之者凡七人其年月則紹聖丁丑二月五日也其爲
襄陽幕僚當在紹聖乙亥丙子年周共叔詩所謂二年襄
陽幕者也

潛江舊聞一

四

崇雅堂叢刻

畢狀元逸詩

陳善捫蝨新話云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原時
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十餘以詩迓之有
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
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古人海上
偶經仙洞府巖前猶見玉精神南華久徹逍遙夢兜率重
來自在身攜得新詩天上去不教辜負到全閩人言畢狀
元眉目如畫詩詞亦自清拔予兒時人多誦此詩至今父
老猶能誦之真佳句也今青瑣集中多載當時諸公贈子

山詩而獨無此篇故記於此以補青瑣之闕按潛江縣學前舊有狀元坊畢家樓燬已久矣然至今兒童走卒莫不知有畢狀元者惜其著述不傳傳於今者僅此詩耳吉光片羽彌足珍也

李府丞

李貞甫府丞崇信明正德己卯舉人初宰豐縣務以德化民有兄弟爭產而訟者會其母以貞節當旌崇信則曉以大義復諭之以詩曰五倫有夫婦長幼非細故一爲物所移骨肉永弗顧從一以俟死孑然見裙布北堂燬儀刑母俾鬚眉惡兄弟感泣爲之罷訟亦可見其以德化民之一端矣見徐州舊志豐縣政績爲一時循吏之冠及卒民謳

潛江舊聞一

五 崇雅堂叢書

思之請祀名宦祠

豐人重修李公祠

劉寅重修李公祠碑記略云萬曆十八年予奉命按淮徐有豐縣縉紳耆老願望見稱故令政績求復祠祀狀予問令爲誰曰潛江李公也祠之奈何曰嘗大有造於豐也旣祠矣復之奈何曰地易祠墟民不忍而猶思俎豆之也予徵其邑志并獲其遺碑讀焉然後知李公所懷於民者厥有由也先是嘉靖初黃河隄潰豐邑治東徙至於華山之陽刪蓬蘽披荆榛而處百爾草創城惡罔與保聚學宮粗植弗克崇釋奠宅師生公蒞茲土獨殫心經畫日夕圖所以修舉廢墜遂隆其堦而民賴以衽席新夫子之宮文學

之士興焉其他安民厚下之政不可殫數豐人感而歌思雖去久而不忘構祠而世祀之也固宜天不靖豐河猶爲害後公廿餘年邑又西矣饗公之所莽爲禾黍父老過之垂泣而歎曰惟茲士民夫非李公所長育成就以至今日者乎若之何不使長有祀於豐也以是羣然走數百里求復其祠祀今令費君亦因輿情而爲之請蓋表賢施善則民作忠懿軌弗揚後將奚勸迺相與擇祠址營治率作烝庶子來不日就緒豐縉紳父老及弟子員鼓舞歡忻人人不啻獲申其家祀也而又恐歲遠而廢墜也復設守祠置祭田以規深久云

潛江文徵

讀此記然後知李公實有德於豐

也考公之宰豐在嘉靖初年迨萬曆中公去之久矣豐人

潛江舊聞一

六

崇雅堂叢書

諄諄請復其祠祀真所謂去後之思也設非公之德教有以入人之深豈能令豐人久而不忘如此三代之直猶在斯民果有善政民必德之然則親民之官亦何憚而不爲循吏也乎

李府丞居鄉足跡不履公門

朱熙洽李府丞傳略曰公由漢中府丞致仕歸閉門課子閒與一二文士飲酒賦詩足跡不履公門三十餘年有司造廬欲見之亦不可得其律身治家剛正嚴明子孫凜不敢犯一言一動鄉里引以爲式昔萬石君一言而子孫肅王彥方居鄉而不善者憚其李公之謂也

縣志

然則公非特居官爲循吏而已其居鄉則爲端人爲長者蓋猶有東漢

人之遺風焉此真鄉先生之可師法者

潛江袁使君平寇碑

明袁大參國臣備兵徽寧時曾剿巨寇劉汝國虞孟星等功甚偉潛志紀載殊略遂令讀者不知其本末大參功績鄉人遂無有能言之者檢新都汪伯玉道昆太函集有袁使君平寇碑記載甚詳亟宜表而出之

監司袁使君平寇碑頌者衛士諫院城特設監司分部五

陵六郡治秋浦控上游比年屢豐兵革不試迄於戊子荆

舒吳越徧凶郢都袁使君則自掖垣出分部

按潛江屬承天府則古郢也據潛江志袁公由刑科給事始入境輒檄有司境內嗷嗷

毋令易動第儆郊關集保甲以備非常是在蚤計歲之杪

潛江舊聞一

七 崇雅堂叢書

守令以上計行使君蒿目憂之申令惟謹先是皖亡命匿

楚東略其渠魁爲劉汝國虞孟星伏莽聚徒乘間竊發時

而入寇橫行太湖宿松間焚民居縲子女虞劉標掠惡貫

幾盈尉史發卒捕之往往遇害由是遮朝車禦都使流劫

四出捕者悉殲前茅甚則突入宿松市中蹂躪諸閭右柵

載而出莫敢誰何郡以狀聞檄萬戶陳鉞千戶司邦典勒

兵討罪羣寇自擇便利堅壁二郎河樹黃旗納丁壯閱士

馬張軍聲發害粟以餉餓人嘯聚日眾逝將負固遂拔營

而據陳漢山二酋幘頭緋衣登山睥睨結陣直衝而下無

堅不瑕前軍旣崩後軍以徑仄不得進皆敗績陳鉞死之

司邦典被創而獲賊巢僅以身免於時寇虐滋甚聚不逞

數十百人汝國僭號濟貧王佩大將軍印乃拜陳養初爲軍師李清等三人爲前部爲文禡祭語涉無將留都臺省以狀聞上命諸開府監司亟須滅此以安境內先是袁使君發秋浦直趨太湖率守備萬鹿年材官郎子機部兵七百先至開府周公自吳趨皖檄中軍陳懋功材官黃希賢等勒兵八百至如期操江中丞王公率中軍王良勒水軍四百沂流而扼之江壩至如期會楚中丞邵公檄江防道武昌道各提兵以距其西先後畢至寇惶急移營柴家山山壁立萬仞有奇斬然僅通鳥道乘危四顧夜襲斬營損戍士百二十曹杖州倅二十乃免頃之襲黃宮聲營中軍先覺內外夾擊寇敗而遁故巢開府悉以兵屬使君且授

潛江舊聞一

八 崇雅堂叢書

方略賊巢徑隧五出第分五營距之攻則合攻守則堅守完策也使君敬諾虜在吾目誠如開府前籌遂誓師部署諸部伍則以皖城魏郡丞樸如爲督姑孰楊郡丞際明爲監攝郡事張司理程給餉諸大夫唯唯二月癸巳使君躬率魏丞深入近壘覘寇嚮方偵者言寇避銳師將潰圍奔師工山胥後舉使君心獨喜幸哉虜入穀中脫據險以老我師仰而先登殆難爲力乃今倍險趨易吾其以主以逸以飽待之浸假寇持兩端事未必濟佯遣閱者陳恩執旗入壘諭寇來降得寇屬一人曰虞十五繫其妻子縱之入巢十五乃說二酋若降則一宰夫事耳不如乘師未集斬關而奪師工山制人而不制於人猶爲得策二酋曰善使

吾儕得志師工山荆舒虛矣撫劍東顧下吳越如建瓴大
猶可王小不失霸比還報使君乃復誓師寇逸必出南陽
陳懋功伏所部遮擊之必潰而散各營分布各路至則受
禽諸軍勉矣開府有令二酋爲魁諸徒黨罪無赦諸脅從
者從未減諸鹵掠者生還與其馘也寧俘毋妄殺諸軍唯
唯丙申始旦蓐食陳師二酋率眾突南陽遇陳懋功而敗
汝國被創中矢殊死走東冲山陳養初伏誅俘馘三十餘
級潰而散走劉河兵追擊之斬獲稱是金山兵邀擊之斬
獲稱是萬鹿年分兵大索斬獲過之庚子獲虞孟星辛丑
獲劉汝國餘黨皆就縛不啻九十餘曹通計禽斬二百五
十有二人釋脅從者無算蓋移兵僅千八百餉僅三旬自

潛江舊聞一

九 崇雅堂叢書

丙至辛僅六日畢事自風沙以降不捷於茲諸守令畢計
而還稽事登場功起矣諸父老郊迎守令誦使君功使君
謝曰是役也開府壯猷諸將士戮力國臣何有焉旣則上
功軍府軍府謝曰是役也制勝在廟算宣力在監司於繼
何有於時新都郡守相帥六縣大夫述全勝以命道昆勒
功在司馬道昆不佞爲之碑而銘之銘曰東南不歲殍以
澤量救死於吻從目胥戕蠢爾二逋荆舒遺孽烏合鴟張
弄兵騷屑胡然樹羽胡然稱孤干我甸服撓我師徒事聞
太上命監大夫飭爾分部嚴期奏膚桓桓使君文武具足
批亢擣虛矢不遺鏃乃命左廣率西太湖深入采阻卽鹿
而虞窮寇狂奔南陽取徑一旅當關林林響應師不及月

戰不及旬執訊獲醜其捷如神來牟畢登都邑如堵悉稅
鵠冠歸爾蓬戶藉兵未熄二麥不秋不殪則寇其從如流
荆舒既懲以一戒百三輔無虞九重載色歸而飲至康爵
攸同具曰保障專臬之功專臬不居歸功開府稽首萬年
歸天子所昔貳邦政與聞於鄉豐碑七尺以象太常

太函集卷

六十

縣志闕初旦傳

在前明嘉靖中潛人以學行著聞者首推初氏兄弟大參
杲字啟昭號內濱兄也大竹旦字啓東號次濱弟也大參
官御史時以議大禮與羣臣抗疏哭爭受廷杖幾死直聲
動朝右人皆知之大竹僅以縣令終人不知也大竹幼有

潛江舊聞一

十 崇雅堂叢書

至性喜讀書既得父兄之薰炙又師呂涇野爲窮理實踐
之學故其學有師法其取字啓東也則請魯文恪公爲之
說以自策勵其出宰大竹也又請童內方爲之說告以臨
民宰物之方先輩之親師取友虛心請益真不可及也宰
大竹有循聲旣去大竹士民謳思之祀名宦潛志不爲立
傳甯非闕典歟

魯鐸初旦字說云初生旦字啓東者厥考廷貴嘗同余試
於鄉而先余舉也後三同春試誼分益深及余承乏南雍
其兄啓昭又嘗在館下啓東以父兄之好來請余說以自
勵余固不得辭也夫旦從日在一上一地象也而日在木
中爲東由地上而木中爲日方出之漸啓東固宜以字旦

也日行日一繞地七政在天莫健於日而爲明爲煦爲暄
爲暴其功亦惟日爲大耳人之少也實猶方出之日得無
思所法與且也有美賦其尙績學植行日進而無息思法
於日之健致身育物益光而益大思法乎日之功庶於所
謂啓東者無愧也昔漢人陳氏兄弟並以難稱今啓昭舉
進士爲才御史昌言顯彰亦既使斯人昭昭如其字之云
矣啓東其勉諸無使陳氏專美也況而翁未償之志望於
子伯仲者維均乎啓東其勉諸余於啓東世舊也故得從
其父子兄弟間言之

魯文恪
公集

童承敘序次濱云漢水逕郢

東播爲潛古者置邑因以爲名潛有湖曰膏陂湖有港可
達於郭以在邑內稱內港先是大參初公奉其父封監察

潛江舊聞一

十一

崇雅堂叢書

翁葬膏陂之上港實繁紆其前大參公以松楸故號內濱
志不敢忘親也公弟大竹君因號次濱志不敢先兄也大
竹君謁選天官乃告於其戚內方子而屬之序內方子與
大參公爲同升爲同郡知其孝友厥家既以子與公冢嗣
婚後在北雍與司成涇野呂公同僚公嘗曰初公往以御
史按河東予通判解見其言及父母昆弟輒流涕後聞其
弟被薦則甚喜尋遣來就學初公蓋孝友人也內方子乃
知名賢取善必有所徵忠信懿德亦必見重君子而大竹
之學固有師不獨得之繼述也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
弟也者稟諸天命爲性積諸人心爲德質諸古人爲學達
諸斯民爲政實則一理爾惟初氏施行累誼代有顯德封

監察翁掇科甘節以孝友教於家大參公躋華樹勛以孝友措於國則大竹君訓迪之所漸聞見之所習其蘊蓄亦多矣是故涉斯港焉陟斯隴焉曰吾親之所託也有弗思進於孝者乎涉斯港焉陟斯隴焉曰吾兄之所託也有弗思進於友者乎其於大竹與人之子言事親與人之弟言事兄凡施諸民社者不啻如施諸家庭者焉則邑之不進於治未之有也矧君內有賢父兄外有賢師友交養互修厚植久蓄不止小試一邑他日爲郡爲藩爲廊廟亦舉斯心加之而已傳曰孝者所以事君慈者所以使眾事君使眾率由是道而後百姓順焉四海型焉謂孝弟爲人之本非邪推監察公未行之志究大參公已試之業以無忘涇

潛江舊聞一

崇雅堂叢書

野公之訓余將於次濱乎考之童內方集按此二文可以考大參大竹師友之淵源學術之授受可以得其立身制行居家作官之本末故附錄於此俾談吾潛文獻者有所考焉

劉北華先生言行記

潛江講學之風倡自劉北華先生遺書散亡文獻無徵重以代遠年湮先生之嘉言懿行遂無有能言之者今搜采佚聞綴爲茲篇覺先正典型至今猶存也先生名勳字建伯北華其別號也少負異才敦內行好正心誠意之學與鄰守益劉陽諸君子爲友世廟中士大夫崇尚正學海內稱同志者必曰北華先生嘉靖戊子以春秋舉於鄉己丑乙南宮授裕州學正分校四川山西鄉試擢國子監學錄

遷刑部主事以親老不忍遠離決計請終養上疏曰臣本一介菲材濫叨仕籍適遂遭逢之願每深感激之私正宜勉效及時以圖報稱切緣臣有父劉巨秀在家見年八十有五老病侵尋日益衰弱臣母氏早喪二兄俱亡更無以次一人可堪倚託迄今違曠將及六年隔越三千餘里臣父亦緣念臣成疾望切倚門臣近得家報心如焚灼思若顛迷誠念臣一父一子相依爲命效忠之日猶長承歡之日苦短臣若隱忍不歸恐風燭之人致貽終天之恨則臣不孝之罪何所容逃仰惟皇上以仁孝化成天下凡靈蠢有生咸使各適分願如臣情悃似可矜憫伏望聖慈恢天地生成之仁憐父子榮子之命放臣回籍終養俾烏鳥之

潛江舊聞一

三

崇雅堂叢刻

私稍伸於今日而狗馬之力圖報於將來也臣無任悚懇懇切祈恩之至書奏得報可同列及其講學者多賦詩榮其行有人歸薄海聞之句論者以爲實錄旣歸左右盡養視無形聽無聲父大歡疾頓愈相與話皇上曠蕩之恩又不覺感極而泣也未幾父卒一慟幾絕居喪一秉古禮不茹暈不入內三年如一日人以爲難服除補工部員外郎司節慎庫督修琉璃河橋出納鉅萬無所染人稱其廉先生笑曰此何足稱也自吾分耳平生不肯苟於自待敢臨財而喪其所守耶遷河東運同清操彌厲嗟政號稱利藪先生處之泊如也一切陋規棄不取商人有所乞請陰以重賄進峻卻之慨然曰豈吾之素行尙有未能信於人者

耶胡不義之言入於吾之耳不義之物入於吾之門也自是無敢干以私者去職之日囊橐蕭然不能具資斧飯糲衣垢耄修不倦君子以爲不負所學云旣告歸則時與鄉里後進講說修身立品之學又見一鄉俗尙日卽於侈靡則時引伸寧儉之說勸告族黨比閭斤斤而不厭或問曰禮者中而已矣質過則陋文過則靡聖人謂寧儉特矯奢耳非大中不易之定禮也先生之說主張毋乃太過先生曰儉者質也質者本所在也夫子傷文勝者之無本乃曰利而巧文而不漸而於林放之問乃大之而示其本曰寧儉使末世皆本之務則朝廷之典章聖賢之禮制可得而守風俗惡得不厚教化惡得不行廉恥惡得不興惟儉是陋而習於奢將縱欲敗度踰節陵分敢於無忌者何所不至古者宮室車馬冠服飲食往來交際尊卑貴賤各循其分而不敢踰儉也亦禮也今世俗則陋儉而崇侈庶民牆屋被文繡少年騶從擁道途越羅蜀錦照耀儻山珍海錯膾炙綺筵噫豈皆取諸宮中而用之哉強取諸弱貴取諸賤巧取諸愚奈之何民不窮且盜耶且吾儕士大夫齊民之表率也而城中大袖四方匹帛非卓然豪傑鮮能不漸染於奢此士之所由失恆心民之所由失恆產又奈之何民不窮且盜耶或又問曰俗蔽於奢也久矣先生以儉挽之是欲以冰檠而易肥甘吾懼其難入也先生曰否冰檠固不可入肥甘之口敢問肥甘者獨能舍菽粟而爲饗

殮哉儉民之菽粟也鄉之長老家之父兄孰不有子弟羣從哉吾未見賢父兄長老率之而子弟羣從有不從之者挽澆漓而還淳厚是惟君子之德有以風之耳儉何至不可行哉先生名德清望孚於鄉里故鄉里多信從其說焉潛江襟江帶漢與江陵監利沔陽竟陵諸邑密邇而質樸之風較勝者則先生提倡之力也晚歲掃墓安成劉鄒諸公邀之講學復真書院惜乎其遺書不傳卒年七十嘉靖中祀河東名宦萬曆二年潛人感其德教不忘公請入祀鄉賢祠

甘鵬雲曰昔人云儉以養廉信哉信哉先生飭吏治以儉勸比閭族黨以儉而其持已飯糲衣垢終其身仍儉德也迹先生生平殆得力於儉者三歷財賄之地並以清端聞其以是乎其以是乎彼不節者欲其廉惡可得也雖然儉也廉也特百行之一耳非其本本何在在講學先生講學以擴充良知爲宗以故立身有本末居家爲孝子處世爲仁人立朝爲清官皆講學之效也

郭中洲先生

明嘉靖間郭贈君世朝建中洲書院與邑子講學有講經所大本達道齋椿桂堂環翠亭其學長於說經而歸本於有用諸經皆有纂述尤精於詩學者稱中洲先生惜乎其書不傳都御史趙武曾爲作中洲書院詩其序云五經自漢武表章之後一時學者先後輩出說詩者多至數百家

至紫陽詮註之後漢說盡廢豈千百年以後之間見獨得其真於千百年之上耶呂東萊云注詩而詩亡知心之語何可多得惜不得與中洲先生互相辯說也臨書慨然講經所云五經羽翼漢儒多疑異千年幾勘磨爲問經生傳誦日可曾重訂宋儒譎環翠亭云亭中幽人悟道蚤六義終朝恣尋討至今飛翠撲簾來階下徧生書帶草椿桂堂云竇氏山前古樹奇何年移向楚江湄綠陰滿地書連屋不見匡公來說詩大本達道齋云大本達道本無功祇在吾人喜怒中要向自身尋位育好從齋裏問申公然則贈君說詩蓋宗法漢儒者故趙氏之言若此

嘉靖朝潛江四直諫

潛江舊聞一

六

崇雅堂叢刻

明嘉靖初世宗惑璉蕞邪說欲考興獻伯孝宗而大禮議起羣臣引經抗疏力爭不報時初梟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劉勳爲工部員外郎同百官伏哭左順門外聲震闕廷上震怒杖於廷幾斃於時被杖先後死者凡十六人梟勳之不死幸耳故事六卿例由廷推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特出內降召爲禮部尙書梟同百官疏言六卿不由廷推此祖宗來所未有乞止書毋召上雖不納而愴邪側目矣梟按効席書在嘉靖三年三月梟勳與羣臣爭大禮則嘉靖三年七月事也嘉靖中葉張師載郭嵩亦以風節顯時分宜當國師載爲吏科給事中抗疏劾分宜姻戚居津要者分宜銜之出師載爲萊州守屬私人吹求瑕疵不可得也郭嵩時爲兵科給事中累疏陳時政

得失頗指斥當國者分宜惡之以風竊更置言官謫嵩華亭縣丞後果仕至雲南參政勳遷河東運同師載則以都御史巡撫保定浙江陝西嵩僅一遷安慶推官再轉藩相未大用也一朝之間有四直臣亦足爲吾潛志乘光已

張江陵送張少渠之鄞詩

張中丞師載字少渠與江陵張文忠雅故太岳集有送張少渠之鄞詩客路悲千里離旌指四明風煙連澤國秋雨緩王程迢遞雙鳧遠翩翩一鶴輕碧雲搖落候相送若爲情惜中丞酬答詩不可見耳其宰鄞以異等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抗疏劾分宜改外分宜罷相遷淮陽兵備副使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歷撫浙江陝西均有善政見一

潛江舊聞一

崇雅堂叢書

統志中丞子孫式微訪其遺蹟杳不可得但有孤墳在榛莽中石坊矗立縣城西門耳

張公歷任巡撫潛江志通志一統志均不詳其年月今以國權明實錄考之其巡撫保定在嘉靖四十三年五月至四十五年十一月調任巡撫浙江隆慶元年六月以病免隆慶三年二月起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四年七月罷

初幼嘉之高尙

初幼嘉孝廉言以孝聞與張江陵交最篤江陵有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陳子嘉二年兄過訪次韻詩壬戌秋光此再遊紛紛涼月玉觥浮關中寒杵星河動塞外清笳凡席秋二妙相過憐北極雙魚甯惜滯南州狂歌嫋嫋天風發

未論當年赤壁舟又有送幼嘉還郢詩凡三首燕市重來
二月初翩翩意氣曳長裾金門未售甘泉賦元室何人問
子虛太乙夜然東壁火天池時化北溟魚乾坤歲歲浮春
色環珮相將侍禁廬黃鶴樓中憶舊行白蘋江上此離觴
天邊日氣殘鳩鵲帝里星華照鸛鷺燕士從來先郭隗漢
庭那得老馮唐思君何處堪情切草色青青滿建章秋深
鴻雁落汀洲噫噫西風動客愁月下綠尊同郢曲天涯青
眼對吳鉤蕭關笳鼓驚寒燒澤國芙蓉念敝裘愛爾明珠
羅萬斛逢人莫向暗中投

太岳集

讀此詩商量出處用意遙

潛江舊聞一

六 崇雅堂叢書

不可及也

幼嘉康熙潛江志有傳江陵送幼嘉詩曾自書刻石有搨本

縣志闕初學易傳

初邠州學易字時卿幼嘉孝廉言之子靈壁令芳之孫嘉
靖四十三年舉人歷任四川榮昌知縣陝西邠州知州均
有政績可紀其內行修飭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其爲學正
其持躬廉其居鄉仁而有禮蓋鄉先生之有道德者縣志
未爲立傳不可解也意欲補爲之傳只以舊聞零落文獻
無徵故老相傳語焉不詳訪其後人杳不可得公墓舊有
阡表爲京山李本寧尙書筆比聞人言迭遭大水邱墟淪
沒更無論碑刻矣邑中老輩謂公行狀出郭太守之幹手
墓志則歐陽憲副柏爲之求其文亦無有比檢大泌山房

集公墓表故在敘公生平甚悉異日重修縣乘補爲公傳不難也

其敘公榮昌政績略云公謁選除蜀榮昌令事如素練而恥立聲迹嘗謂忠厚清白吾家門風守之惟謹豪最悍者汪清敖貴等召之溫言化誨皆垂涕悔宿過輸積逋大水振廩食飢吏持待報公不可曰待報必旬日民非死則逃矣當道以不先聞檄治吏罪公對曰吏無罪卽以粟闌出家有餽粥產寬一月程可償也當道愧謝直指俾廉旁郡諸小吏公言春秋責備賢者此曹素無學問奔走勤苦博升斗未宜苛求諭之自新而已所平反大辟無慮數十百人修學宮勸課學生登賢能書者相望朱公運昌勒石紀

潛江舊聞一

九 崇雅堂叢書

之他如嚴保甲慎封守擒劇盜開荒郊事事辦治三載考績擢陝西邠州守

其敘公邠州政績略云邠土瘠民玩公治之一如榮覈荒地七千餘畝募民墾種而力能自耕者召還業修太峪水簾及各鎮渠灌田累千畝歲旱請賑一如榮不待報而行驅莠民誘蕩子破家者捕獬夷殺人而逸者甫六月除措克羨賦千餘金修社學教童子平物價逐訟師吏廨獄舍以次營繕入計書上考會年六十力請致仕邠人走諸臺攀留不可得相與立祠生祀之公去秦二十餘年邠州父老猶誦公不置云

其敘公內行略云公父有庶母弟三人與公年相若復有

兩姑公事叔姑盡禮家眾干指輯睦無間王母每語人孝子賢孫萃予一門矣季父卒公方試行文偶觸諱泫然流涕眾驚問故爲之嘆息擁護季父稚子百方卜地不得請以所爲父卜者葬叔父父喜從之叔父王母卒綜理殯殮周至未百日父以哭母不勝哀卒公在京師聞耗匍匐奔不知飢寒及門頭搶地而斃久之甦蔬食三年乃已仲父疾時往候問衣食與其兩姑適兩李家者一以天年終公且七十哭之哀一少寡於公生養死葬從弟學茂學孔學書與己子同師友二十年迄用有成父卒有女未暮月愛之尤甚長爲擇壻裝奩必悉具客日時詘可舉盈乎公愀然曰吾何敢薄先君子遺體母病痰方盛暑公癯疥滿身

潛江舊聞一

三

崇雅堂叢書

不脫衣冠而侍一匕藥一匙食必親嘗後進里人有田數十畝近母舅宅欲售他人公脫郭孺人簪珥得之以分諸舅母大悅邑濱漢沮洳爲樓奉母以居參知袁公公名額國臣曰聚順嘉其孝也或勸公仕公以母辭曰一日之養三公不易醫卜謂母且暮人然猶越歲人以為孝感云既卒諸弟號咷而語慶遠守郭公曰生我者父成我者兄請私謚爲廉孝先生眾以為允郭公名之幹字宗卿號恭岡萬歷元年舉人仕至慶遠府知府其敘公師友淵源及爲學宗旨云公七歲能偶語能作字三祖異之曰是吾家令器幼從父學終無他師癖好古文辭學良苦既舉於鄉同父入南雍與名下士黃學士李祠部余司成焦太史龔右丞黃參議游咸曰初君名父子而

才兄弟也司成胡公呂公金公稱其才學雙美云歸田以後於城隅營別業緩步吟詩其中榜其堂曰誠意正心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而已家富藏書無不丹鉛校二十一史事關風教者筆之置四壁戶牖間殆遍

其敘公行誼略云公幼聘郭給諫女給諫官杭州就婚於杭有豪當重辟賄公千金卻之然不以白郭公曰吾以不賄爲名更重人罪竊所不忍歸日篋中圖書數卷杭人有冰玉之目焉其廉平自天性然也

郭給諫嵩初爲杭州司理

其致仕家居也專以務學力本崇儉訓迪後進鄉里有爭則力爲解構居第補葺無所增器具衣履無長侈攬揆之日子製繡以獻艷然不愧曰此奢靡俗奈何溷我敬老慈

潛江舊聞一

三 崇雅堂叢刻

幼加惠焚獨無告則不惜費同志過從論道論文命奕命酌殊有晉人風致而課子獨嚴曰家人嗃嗃終吉其居恆論喪祭則以久停用浮屠爲非可以見其制行之大概矣其敘公先世略云初氏其先出山東博興洪武初祖信之卜居潛江子進忠舉懷才抱德經明行修爲衛輝理官子伯灝仲源季洪灝舉賢良方正爲清河簿子珍贈監察御史珍子杲進士御史累官參政且鄉舉爲大竹尹洪子璵璵子昇以明經爲南雄照磨昇子芳鄉舉爲靈壁尹芳子言號蓮湖鄉舉有孝行公之父也據此則潛江初氏在前明可稱簪纓世族進忠灝珍杲言舊志均有傳進忠仕洪武時灝仕宣德時均以清廉著稱珍當成化正德時與呂

氏枏魯氏鐸爲友杲仕嘉靖時以議大禮被廷杖著直聲
與童內方爲友言以學行名於時與張江陵爲友江陵有
贈幼嘉詩且芳舊志均無傳然且宰大竹有循聲童內方
稱之芳宰靈壁以廉著前後七代簪組相承不絕稱爲舊
家無愧也自學易以後繼起乏人家聲稍替矣一二百年
中遂無一人列於士族者蓋天運乘除則然前清同光間
初瑞廷總兵發祥隨李文忠勦捻匪以武功顯是否同族
未能知其審也

潛江舊聞卷之二

崇雅堂叢書

潛江甘鵬雲纂述

劉保寧焚桓侯廟

康熙潛江舊志稿保寧府舊有張桓侯廟歲娶婦有定期里人篤信之太守主之大醮錢買好女子鼓吹送廟越三日出其骨里人不應則多水火疾疫太守不欲舉行則殃及太守萬厯中劉應同守保寧聞之執不可謂父老曰桓侯正神豈肯為此殆妖祟所憑耳先期作文告桓侯略云生為兄弟殺妻子曾甘心於婦人死畱香火祠春秋肯失躬於淫祀又云無故匿民間女子入官為奴公請自讀漢律即今斬大王身首火焚其廟臣將謹按天誅及期火其

潛江舊聞二

崇雅堂叢書

廟藁懸其首一郡震懾妖遂以平郡人戴德立祠祀之邑先輩朱石戶先生曰桓侯事大意與河伯娶婦同而投巫於河與藁懸神像則難易霄壤非膽識卓越鮮不為禍福所動矣竊怪桓侯以千古英雄而為一妖祟所誣侯果無知則何以廟侯知而不即肆天誅侯亦繞指柔矣公蓋侯之功臣也

此事朱悔人潛江縣志亦載之

歐陽柏義烏政蹟

歐陽茂野憲副柏初令義烏有善政遺愛在民以方古之召杜無愧也舊志尙簡未能詳記檢閱李本寧先生大泌山房集有公墓志紀之特詳志云義烏人輕生好鬥而東南倭警徵為兵民去南畝徒步領麾幢因以武斷鄉曲視

有司無如何公仕一月而徵兵檄至乃下令曰良家子故
異稟冒稱膂力習技擊者有刑幕府所遣都護輒立營伍
及邑人私召募者有刑罪人竄入者有刑一一親句稽校
試之則有偷魁十三人亡命而跳之尺籍伍符者論如法
中丞谷公歎曰書生筮仕而幹局如是乎左司馬汪公前
令義烏聞之亦貽書相慰勞也諸生金效良兄爲怨家所
覆沒效良代就訊郡李夙有卻效良而怨家賄李坐效良
御史李鄉人信之獄不得反御史謝公來公涕泣爲效良
白見冤狀謝公大喜曰使聖世無內匹夫溝中使東海無
三年旱使御史不愧風紀義烏令之功也寧獨金氏已御
史周公欲履畝均賦公上書御史曰物不得其平則鳴義

潛江舊聞二

崇雅堂叢書

烏民之平久矣奈何導之使爭不然者衆實有口其可防
乎周公以爲允予上考而宣其考以風示諸人其爲政務
郵單亦抑豪右無藝之征不急之作所省殆盡義烏人德
之公歸田十年而爲德政錄又二十年祀公名宦卷八浙
江通志亦稱公初下車省利病皂捕肆毒痛懲之緝盜鋤
強不遺餘力奸猾戰栗庶務畢張尤垂意學校門堂廡垣
時加修飭鄉賢名宦二祠廢弛已久柏嘆曰諸君子生於
斯仕於斯固法施於民者也人方仰高風懷遺澤而獻奠
無所咎將安歸乃度地建祠稱知先務名宦傳按舊志載公
義烏政績殊簡略不足以傳公幸李氏墓志浙江通志具
載其循良之績異日重修縣志不患無所采擇已

歐陽柏被讒始末

歐陽公柏以治邑異等擢拜給事中屢上封事如調浙兵
禁私闖論漕運團營便宜娓娓數千言均斟酌國體民情
計畫久遠非苟發策者忽出參閻藩斥之邊遠舊志謂以
忤時宰意故疏而遠之不知其間有陰構之者明制給事
中體至亢倨雖後進與公孤抗禮某官纔侍郎欲公謁稱
晚生如弟子公執不可又時宰門人由吏部郎官九列其
門如市公第馬首一識面而已不往拜也兩人深銜之會
公以封王請兩人遂乘間讒構其出參閻藩以此其在閩
頗有政績可紀如條上兵政七事曰增浙兵調邊官恤軍
情儲饋餉備戰艘嚴斥堠選將領皆時政要且急者南海

潛江舊聞二

三

崇雅堂叢書

龐中丞亟稱之以爲石畫秦人李騏者商於閩其仇行干
金邑令誣以大辟柏廉得之庭叱令而釋騏令投劾去亦
可見其慎刑獄之一端矣未幾奉表入都時宰所暱庭實
纍纍公發幣獨薄憾者復陰擠之遂量移雲南按察副使
蜀人滇有二路西路曲靖向皆東川烏撒烏蒙諸土夷供
廩傳而東川夷與霑益夷關門不通曲靖疲於奔命公悉
赦夷舊惡不問招徠安輯之收事如故奏記中丞報可武
弁楊惟中故與東川有連坐事爲中丞所笞憤走東川給
其酋長曰歐陽公陽爲赦實欲殲爾曹夷恐事幾敗公密
授計禽惟中錮之獄惟中偵接滇御史將至重賄之御史
者楚人也及按部檄釋惟中眾唯唯獨公爭之強曰累歲

之功壞於一旦萬人之命拂於一言胡爲者御史曰是執政指也公曰執政誠明見萬里然惟中繫獄甫三月何得卽聞京師殆詐耳御史語塞已入棘闈公得宋中丞運昌卷奇之謂宜領解御史不善也公抗聲爭之是異日名位不凡何但成進士御史謂公嘲其非進士有慚色而奪於正議抑置朱公十八御史左右有嬖豎甚寵因緣注諸生籍入太學衣冠羞之一日公見御史置酒酒酣御史起言他鄉遇故鄉人情至親不啻兄弟如有所聞願相告無隱也公因歷數豎怙寵恃勢請不法狀御史強諾而銜公滋深矣會大計憾者授意陪京臺省劾公御史復陰搆之公遂罷歸在滇不二年也詳見大泌山房集卷八十

潛江舊聞二

四 崇雅堂叢書

李維楨祭歐陽憲副文

李本甯尙書祭憲副歐陽茂野文云蓋今之學者呻佔畢工帖括既博一第輒棄之如遺迹抑或工談說騁文辭質諸所行判若蒼素淄澠矣蓋今之仕者憑意氣獵聲華以爲尊顯之媒抑或追趨逐嗜實其橐中裝美盛服食以驕妻妾貽子孫耳先生之學以孝弟事父兄以仁愛睦姻戚以廉讓表鄉閭自六籍以迨百氏之書靡不該覽自若年以迨白首諷誦不懈尊所聞行所知非夫說鈴心口不相副陸沈知古不知今也先生之仕爲民父母則豈以強教弟以悅安爲侍從諫議則不曲學阿世又不以搏擊爲名高要歸於正直忠厚爲藩臬大僚斤斤奉三尺慎一介利

不能誘威不能屈遭謗不怒錮之山林而不怨黜席先人之故資無所加讀書談道貽子式穀晏然不知老之將至嗟乎求古人於今人如先生者真可謂學優而仕仕優而學始終合表裏符俯仰無忤矣方今道術決裂士習澆漓先生卽仕未竟業學未竟用而後進有所師承嚴憚田野細民望廬而返宦其鄉者式門致敬不敢播惡於下猶有賴焉而奈何一丘一壑不令先生長有也世喪道道喪世天不愁遺一老將所謂世棄君平君平棄世耶余附先生驥尾垂四十年於朝野必以先生爲典型今將安仰安倣哉大泌山房集按此文述憲副學術官績及其立身制行本末賅括無遺可當憲副傳贊讀矣

潛江舊聞二

五

崇雅堂叢書

費尙伊壽歐陽茂野詩

費國聘尙伊市隱園集有壽歐陽茂野憲伯詩云爲辭榮祿賦浮湘薜荔芙蓉幾度芳客到問奇揚子宅人題通德鄭公鄉當年封子層霄上此日行歌一水旁莫訝釣璜忘出處也應垂白侍君王象郡曾驅博望槎罷歸江海理煙霞閨門萬戶嚴朝典文史三冬擅國華繡陌黃雲初試稻綺筵青玉乍浮瓜桃源咫尺堪乘興幾逐漁郎問落花按縣志稱茂野自滇罷歸林下率妻子躬耕口不言時事構大業樓藏書耽心著述葢難進易退之君子也此詩可謂實錄矣

萬曆朝潛江三言官

萬歷間潛江在言路者三人曰歐陽柏曰袁國臣曰劉道隆柏以義烏令擢拜給事中屢上封事皆關國計爲僉王所構出參閩藩未能竟其用也國臣亦以給事中疏劾時宰出爲徽甯兵備僉事道隆處言路僅四閱月疏凡十數上補袞闕黜官邪強項壁立以嚴見憚卒以朝局屢變門戶紛紛直道不容拜疏竟去朝野惜之

劉垓歐陽東鳳以部郎言事

明代潛人以部郎言事者凡二人江陵奪情議起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等皆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艾穆沈思孝繼之被廷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候四人杖畢上疏諫廷杖八十禮部員外郎劉垓以爲五人者皆正人負一時有以嚴見憚之目東鳳亦潛江人也此兩事史沒其文故表而出之

郭主簿之藩政蹟

縣設主簿司水利舊矣能稱其職者不少概見何也豈以官微權輕展布爲難歟抑亦畱心民瘼奉公盡職者無其人歟考武進縣志載郭之藩以主簿祀名宦乃知縣倅有以自見者又未嘗無其人也蓋之藩在萬歷間爲武進主簿盡心隄防修芙蓉湖圩埝熟本邑田三萬畝並熟無錫田六萬畝迄今言縣佐之賢者必首之藩以爲視周文襄

物望亟具疏論救亦被杖闕下謫戍極邊

此萬歷五年事垓潛江

芙蓉湖遺跡有過之無不及也崇禎壬午無錫高世泰提督楚學稱之藩築濬之功徵其行實祀鄉賢以是知官無大小果能盡其職勤其事未有無功效可言者之藩字价卿號培岡隆慶庚午選貢潛江人

郭之藩遺文

郭培岡由武進主簿擢分水知縣調永安所至以清惠聞常州府志名宦有傳惟求其遺文不可得頃編湖北文徵閱書於北平圖書館見之藩所修永安縣志尙存有之藩兩序亟採入兼以補潛江文徵之闕云

郭之幹宦蹟

郭之幹字宗卿號恭岡培岡先生之弟也辛盧氏官刑曹

潛江舊聞二

七 崇雅堂叢書

守慶遠均著有政蹟縣志有傳而紀載殊略但云初任盧氏多惠政祀名宦而已至其爲部郎爲郡守凡所建白皆闕焉不載凡州縣志爲省志之所取材宜詳不宜略此義悔人先生豈不知之而未能詳者蓋未見其傳狀碑誌無可依據不能憑空臆造故也頃讀江夏郭文毅公正域黃離草有郭公墓志紀所歷宦績甚詳可以補縣志之闕節錄於此俾異日修縣志者有所考焉

志云公之初蒞盧氏也方苦旱卽遣人之家收麥數百斛濟盧氏盧僻在山谷多礦賊爲條數事請於當路盜以寧歲又大旱人食草木餓殍如邱歎曰天災流行四方之診氣與政事相類仰吾德其不堪乎於是省敲扑出滯囚賑

窮乏招流移疏河渠發錢穀民稍稍足食矣治廬五載其
注意在均田畝修水利盧文事稍不振公曰責在有司乃
聚知名士月試之建一奎樓以示風勵秩滿綸音褒美徵
入京據此則公之治廬氏殆所謂以實心行實政者視古
循吏蓋無多讓盧人請祀名宦有以也

志又載公爲刑部郎五年釋輕重罪囚六十餘人古所謂
省刑慎獄仁心爲質者庶幾近之然能執法不畏強禦不
爲利動志所載平反誣坐忤吏部二事尤爲人所稱內相
劉進忠毆人死鞠者誣坐他人公曰得之眾口殺人者進
忠也安得累他人竟抵劉死而餘輕貸時有爲吏部所惡
者欲以事坐死事下刑部許賂以美官公曰殺人而得官

潛江舊聞二

八 崇雅堂叢書

如天道神明何卒從輕比以此忤吏部出爲慶遠知府
志又云慶遠去京師萬里公曰萬里非遠顧所樹立耳已
亥入粵七邑之民千里相迎未朞月獍賊不敢犯民不忍
訟南丹土州私餉百金公曰爲郎而白爲守而墨耶吾祿
漸厚吾志乃下耶竟以白臺司臺司敬重之治郡凡十月
常自行縣有疑訟輒就路旁決之吏民愛慕忻忻如也比
入覲銓司以最聞慨然曰仕宦不止車生耳百年鼎鼎化
爲烏有安能以六十老翁奔走萬里外耶遂上疏乞休

鄉人爲郭公立碑

恭岡郭公慷慨好義性喜成人之美周人之急發於至誠
念宗族不乏貧窘者爲置義田百畝於黃漢坳坳在邑中

常稔不虞水旱從祖從伯叔從昆季從姪孫待而舉火者

甚眾郭正域撰公墓志銘又設立義學以教鄉里貧苦子弟潛江縣志其

郎比部也鄉人以事之京者輒倚辦公貧者公為僦室授

粲病者延醫療治不幸客死者公經紀其喪為積車以歸

迨公里居歲且大祲公下壺餐以哺飢者不足則捐倉庾

以賑陳陳之積幾為一空其婚葬不給者酌多寡以貸或

折券不問費尙伊撰公墓碑鄉人感其義交口頌公不衰及其卒

也相與哭公於墓計莫能起公九原乃謀立石公墓而乞

言於沔陽費大理尙伊費氏之言曰賢哉大夫聚而能散

斯仁心為質者乎賢哉諸父老沒而不忘斯慕義無窮者

乎又曰此一舉也可以永仁人之遐思可以垂縉紳之懿

潛江舊聞二

九 崇雅堂叢書

範可以矯晚近之薄俗此數言者蓋費公撰碑之本旨也

按漢碑多門生故吏所立或同舍生所立唐宋以來墓碑

率子孫所立他人為之者絕少恭岡郭公有德於鄉鄉人

為之立碑自是一時創舉所謂禮以義起者也潛江有此

故實不可聽其湮沒故表而出之

柴恪無錫政績

柴先生恪字慎庵萬曆中令無錫有善政大泌山房集有

墓碑市隱園集有墓志碑文記之尤詳云無錫於三吳號

最劇奸利猾奮蠢起公閱誠布公人不忍欺故事攤賦者

以實人隸役名若附庸而實一切倚辦無不立斃費志云

獨長賦最素封之家賄吏免役中人破家十室而九公下令家不千金田不百晦者

不入籍痛諸豪猾影漏官不得一楮寸筵取民省費無算
民大悅邑鈔課金上府府上雷都苦額外科求復以委邑
邑委之行頭公曰府且不勝而區區者何以堪之爲計便
宜釐正其法費志云法既具白於當道報可仍下旁郡邑著爲例其於刑獄尤慎當
大辟者十餘年前官嫌翻異公亟辨其誣所活二十餘人
有父訟子者跡之無他子則縱之歸曰必而父救若乃得
生父悔卒爲父子如初有弟訟兄者直在弟兄當坐公曰
是終身不復爲兄弟矣諄諄諭遣之釋憾爲歡矣民有忤
於溧陽溧陽誣以殺人公奏記中丞曰無錫見若此溧陽
聞若彼亦各爲其民耳自明公視之則一也試平心鞠之
中丞稱善民得無死費志云中丞朱公或鋤而得千金豪奪之不

潛江舊聞二

十 崇雅堂叢書

服則請沒爲官賞公判曰鋤者得金宜鋤者有某何故奪
令何故沒御諸僚掩過揚善有張安世寬郎淫官婢丙言
不去酬馭吏風諸僚德之相戒濯磨奉職懼有臧釁一時
三丞用高第擢爲令前此未有也宜興陳丞中蜚語公爭
之強朱郡幕以觸上官忌被逮力拯乃免卒不令兩人知
歲旱禱雨痛心變形金中丞公見之語人曰未有憂勤如
無錫令而不能動天者雨隨澍秋大風禾盡偃禳之風輒
反禾盡起吳人奇其事歌誦之邑故才藪簡其尤飲食教
誨之又爲繕文昌閣造清甯橋以輔學宮之勝旁邑若晉
陵荆溪負笈受經與邑等辛卯分校畿闈得士爲盛時昆
陵司理閔公長洲令江公與公俱楚人趙司馬歎曰惟楚

有材惟吳用之矣

按閱公者閱廷甲也朱公者朱一後先龍也長洲令江公者江盈科也

開府劉公李公朱公趙公直指甘公監司江公雄俊自多
恆引公為助故公被薦章自諸部使者若司徒司空之屬
凡二十有八再滿考擢職方郎邑士庶諫治行若是而無
特拜為善者解體矣公謹謝曰長吏日折腰督郵良苦幸
從省郎後委蛇退食猶未足耶邑人無萬數遮留不得而
伐石書其善政之大者以示後人更為祠生事之費志云公以實心行實政有古循良風邑人少宰柏潭孫公亦謂公折圭縮綬無以異人至行古之道則指不一再屈故公去而邑人相與祀公費志所敘事蹟亦大略相同潛江舊志載公
於錫山之陽無錫政績殊略宜據碑志補之

長洲王百穀

稗登

有送柴慎庵明府入計詩云仁風五載

潛江舊聞二

十一

崇雅堂叢書

徧梁溪陌上甘棠蔽芾齊馬首河山三晉北日邊宮殿五
陵西政分宓子琴中治名共田郎柱裏題二月春風歸及
早蒼生何限望雲霓讀此詩則公之為政可知矣

柴職方無辜被謫

柴公以無錫令考滿擢職方郎入省甫十日上以封侯使
辱命更遣科臣廷議多同異上怒詰宗伯司馬官屬及給
事中媿媿狀同時被斥者十九人公與焉同人將草疏申
理公不可曰是愈磯也遂除陝西延川尉久之告歸優遊
里巷以卒沔陽費尙伊銘其墓京山李維楨表其阡均深
致嘆惋之意費氏之言曰老氏有言損有餘補不足天之
道也公天才卓犖何難一第偃蹇棘闈逾壯而僥得之其

取數於造物非贏也爲邑七年而始博一京朝耶耶十日而謫謫而賁志以歿不及見賜環之期天之賢賢一至此耶李氏之言曰自世廟以來官守言責之臣得罪滋多不及待賜環以沒如司馬耶柴公甚無辜夫以公之被謫爲無辜誠無辜也以天爲賢賢誠賢賢也然而非公意也公於人世之禍福榮辱置之度外久矣觀其襍被僦柴車赴謫所處之怡然貌加豐間走榆林略延綏觀虜出沒處居然有鳴劍躍馬之思或乘興登太華坐蓮花諸峯與客尊酒賦詩陶然自樂若忘其爲逐臣遷客也者可以觀其概也李氏以爲公上不負國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人貌榮名甯以時代爲限或計及身後褒卹事固哉細人之識也

潛江舊聞二

三

崇雅堂叢書

費氏論公則引公之言曰士之仕止當折衷於孔子得時則駕不得則隱屈賈牢騷君子不取也夫公旣曉然出處之大義其他窮通顯晦甯復介於懷耶此論推見深隱不肯作不平之鳴可謂得公之心矣

柴職方旣罷官家居好施不倦祿入之餘且罄家人頗以爲言職方曰汝等不記乃公爲諸生時乎方清田時令君朱曾欲授余田以療余飢謝不敢當者懼以不義污吾躬也先王母先母之喪令君王欲令余居間以賑余乏謝不敢當者懼以不義污吾親也今雖踰踔於時乎賴主上恩貸猶竊升斗自潤卽善貧固愈於諸生時烏用嗷嗷爲也方其謫陝西延川尉也人皆以爲寃職方則中心怡然無

幾微不自得者間語人曰士之仕止當折衷於孔子故得時而駕則爲魯司寇攝相事不爲亢不得則乘田委吏不爲卑湘纍之辨長沙之怨豈無牢騷抑鬱之感爲臣而懟其主則罪之大者此兩事均見費副使尙伊撰墓志甘子曰不貪非義之財見其守身爲逐臣遷客處之泰然而不介於懷見其養真所謂臨財毋苟得居易以俟命者我輩當以爲法也

劉應鈞遺文

劉衡螺太守應鈞學宗洛閩與吉水鄒忠介公友善以進士官部曹出守太平以愷悌著聞闢青山書院與諸生講學士風丕變移守嘉興讞獄撤去刑具禁屬邑毋得用忌

潛江舊聞二

三

原雅堂叢書

者以此中之解組歸鄒忠介所謂勤於檢身疏於防人銳於幕古暗於涉世者也遺書散亡求不可得惟所修嘉興府志有序一篇特一鱗片甲耳

此序采入潛江文徵及湖北文徵

歐陽康州政績

歐陽參字先生東白萬曆三十二年守康州其政績舊志語焉不詳宜據費尙伊所撰墓志補之志云州在海一隅土沃民偷六博羣飲者相望於市多因緣爲姦公至條上興社學立保甲明婚禮禁博戲七事當路趨焉勤訪民瘼知閭閻所重困者莫若供億因下令更始自公賦外毫不以煩里甲墜石門屏著爲令故事每徵收編銀十贏其一計歲可博千金公愀然曰腹民之膏以自肥吾不忍爲也

禁主者毋得私一錢

市隱
圖集

公初令宜山其政績亦以費氏墓志所述爲詳志云宜山在西粵號爲荒僻民猺雜處故稱難治公與民休息一用寬和爲理地故宜稻而環境皆山難盡以耒耜舉也公乘籃輿周行遍視其曲阜層隈小堪布麥則載種分給教以樹藝迄今賴之歲大旱肥蠶竊權公齋沐步禱甘澍立降士女皆懽呼載道謂匪我侯吾儕幾無噍類矣簿書有暇時進諸生迪以經史有用之學宜人士多信從焉麥邑荔波令缺當路檄公兼治雙印纍纍口碑無異桂林司理連公行部廉得其治狀殊所嘆賞貽以儷語有四年清白有天知之句卽公之爲政可知矣

潛江舊聞二

西
崇雅堂叢書

歐陽先生教術

歐陽康州起家學官初爲清河諭繼爲江夏諭禔躬範士士林誦之熊襄愍賀文忠二公皆其門下士也其卒也熊表其墓賀爲之碑皆道其誠正之學孝友之行追憶三十年之德教不可忘然則先生作人之方亦可以窺見一斑矣

熊表略云潛江歐陽先生以丙寅署教余邑時賀子逢聖胡子之寧汪子之彥葛子大同呂子時煥皆在館下而余方宅禮亦謬以文字見器重明年予首楚書胡子葛子汪子與焉又明年同汪子成進士已賀子呂子以次捷賀子且廷對魁天下第二人一時稱善作人者必曰歐陽先生

也又云余竊窺先生之爲人恂恂慥慥有合於君子之道
爲可傳者蓋先生言動樸謹表裏洞徹在暗不偷處囂不
亂其學以誠敬爲主而出以簡易自起居食息服器之用
父子夫妻族戚僚友之間靡不質任自然以合於古人之
真率和厚而或意所不可輒凜凜然義訓不少貸余少故
骯髒任氣猶記先生正色箴予曰子爲諸生不可使人不
知有子子服官不可使人知有子至今誦之愧汗交下其
循循善誘中又嚴切有如此

賀碑略云先生在余庠時與諸弟子函丈講論不輟一日
偶教逢聖凡名下斷無虛士祇最難在有以自下某宿望
其爲文必欲人加圈卽夫子曰三字亦不可少竟坐弗成

潛江舊聞二

五 崇雅堂叢書

余服膺到今狀中稱誨世兄恆以自滿爲戒然則聞詩聞
禮果無異聞先生眞誦法吾孔子者猶記誠夫世兄弁冕
童子選實與逢聖共受特知於石門熊夫子一時熊生廷
弼葛生大同呂生時煥悉荷兩先生衡鑒不爽今去之且
三十三年追憶上下師生之際愛以德教以正成人小子
譽髦無數古之人歟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人材處
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先生生平大致忠信純
篤不負君父不負家邦腳踏實地雖司馬文正誠一之感
不能加毫末於此也

甘子錄茲文竟不禁有無窮之感喟也歐陽先生在明神
廟初年不過一學官耳因材而篤愛以德教以正隨性所

近俾底於成眞可謂無忝厥職者而門弟子畏其神服其教雖至數十年後猶追憶其教澤不能忘此等淳厚之風今豈可復見乎世變日新師道不立益令我發思古之幽情耳

歐陽東白誥勅

明李文莊公全集

李騰芳撰

有廣西慶遠府宜山縣知縣歐陽

東白勅其詞曰朕憂勞天下每念小民飢寒辛苦而澤不能給冤抑沈痛而情不能達故愼簡仁慈通敏之吏使之字之而褒嘉因以及焉庶幾賢者樂事勸功勉力以爲治耳爾廣西宜山縣知縣歐陽東白温心粹品博識宏才以知新温故而爲士師以學道愛人而爲民宰邈然宜山之遠自昔綏治之難而爾能口煦手靡扶養小弱寬徭薄斂削去煩苛會績來聞朕心嘉悅業擢爾往守德慶而仍授爾階云云夫德慶僻在海隅未可以內地治也而爾練達政術特以選往因事施宜或庶幾焉方今尺寸之遷雖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亦差慰於久勞爾益勉哉朕又將大用耳

潛江舊聞二

夫

崇雅堂叢書

歐陽東白父母勅詞亦李文莊撰擬其詞曰士之修身行義不顯於朝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在其身則在其後人謂天難忱於事可考爾歐陽模乃具官某之父隱而不試久乃自彰孝弟隆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是亦爲政人無間言由其教子之嚴爲我收人之助繡衣鼎養雖

不逮於平生蜜印寵書宜有加於泉壤特贈爾爲文林郎
庶揚巖穴之休以作鄉閭之範又曰凡予中外之臣家有
父母自公退食朝夕侍側以盡人子之願者將有幾人則
凡纏悲於風樹而感歎於棘薪者安可無以慰之也爾趙
氏乃具官某之母少長名家逮事君子烝嘗之薦宗祀克
虔膳服之宜嫺族咸喜仁厚見於麟趾正直發於羔羊宜
增副笄之榮用稱山河之象特贈爾爲孺人非徒擢秀於
閨門實以垂模於女史

王青垞曰明代誥勅略如宋人內制外制之例宋代知制
誥者咸以入集分內制外制等目明之誥勅均翰林官臨
時撰擬不用公共詞頭其收入集中與宋人同歐陽東白
誥勅殆已久逸不傳應錄入潛江舊聞以存先正歷官之
恩典

潛江舊聞二

七 崇雅堂叢書

鵬雲曰此三勅青垞由李文莊公集鈔示檢歐陽氏譜亦
無之詢諸歐陽氏後人祠墓亦無此碑非見李文莊公集
則隻字不可得矣因亟錄之歐公初爲江夏教諭訓迪多
士循循善誘有人師之稱熊襄愍賀文忠皆其弟子故勅
詞有知新溫故而爲士師之語其令宜山有善政勤政愛
民輕徭薄賦至勞璽書褒勉則歐公之政蹟可知矣

吳參政從誠別傳

幼時侍坐先通議公爲語形衷吳公事甚悉謂公有至性
事父母孺慕終其身不愧古孝子其居官以仁心爲質勤

政愛民所至有聲葢循吏也急流勇退比跡二疏置義田
惠族黨似范文正其居鄉務興教化厚風俗與父言慈與
子言孝嗜義若渴澤流閭里若欲求師乎盍以鄉先生爲
師矣予謹識之不敢忘嗣檢邑志載公事殊略後得鄭命
光請祀鄉賢公牘所述綦詳乃摭其事蹟別爲之傳

公名從誠字虛舟號形衷吳氏先世籍江西瑞州府新昌
縣有名奕者由舉人任潛江教諭罷職家於潛遂爲潛江
人奕生立成立成生公公幼岐嶷喜讀書才高而性樸有
古君子風以萬厯戊子舉人授陝州學正甲午應四川分
校聘兼兩房同考陞袁州府推官遷湖州府同知轉浙江
運同以卓異擢守處州府轉潯州歷鳳翔擢長蘆鹽運使

潛江舊聞二

六

崇雅堂叢書

遷雲南參政尋以不得行其志解組歸其振鐸陝庠也以
質學造士士望風景赴鄰邑學子均來受業士風爲之一
變經其指授爲文章均有法度可觀其分校川闈也得王
毓宗等十七人雋南宮躋清華者相望其司理袁州也聽
訟務得其情多所平反獄無繫囚有良士師之目其守處
州也處民諱於訛聚眾數千人幾禍地方公聞變單騎往
開諭曉以大義動以禍福倡亂者頓悟揮眾散地方幸免
於禍其歷守潯州鳳翔也率以文學飾吏治興學校察民
隱謀教養端士習所至以清惠聞兩省巡撫露章交薦推
爲治行第一遂有長蘆之命其居鹽司也處膏不潤惟務
剔弊鏟奸食鹽利者苦不便關說百端饋以鉅金峻卻之

法卒行人以爲難其參滇藩也侃侃持正議人不敢干以私同官怙權者憚公嚴重陽交驩陰散流言擠之公不爲動慨然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肯爲權勢屈耶倔强如故忌者扼之益力公遂浩然有歸志矣其歸也杜門謝客不妄見一人擇子弟之秀者課其業傾積俸置義田貽其族三黨多待而舉火者然自奉殊薄大布之衣粗糲之食甘之而不厭有譏其矯者公潛然曰吾少也貧吾母無身世一日之歡而伐之年吾服食何忍過腆守潯州時父卒於家蓬跣奔喪廬墓三年作石人象已署名鐫其背曰千秋遺恨長跼墓林跪塚墓中其篤孝如此墓廬左近紫荆冬華柴吉民作瑞荆篇以美之人咸以爲孝感所致云生平

潛江舊聞二

九

崇雅堂叢書

見義勇爲不啻飢渴之於食飲也故交黃履厚以貧故售產公受之旣而反其產焚其券以售價子之宗老吳仁卿犁公田公不與較仁卿愧負荆謝公卒讓之姻戚蕭明楚貧無以自活病欲死公養之終其身死則葬之邑人郭林宇罹橫禍久不白公白之田大德因水災欠官租甚鉅力不能償公代償之其厚德如此茲特細節耳略舉數事亦可概其生平矣其什伯於此者蓋不可勝紀也卒年六十九其將卒也遺命棺從薄恐後人以美好易之也自治之製銘於旁曰下而螻蟻上而烏鳶原以蔽醜豈以飾觀書其首曰雲南大參吳形衷之柩然則公殆學墨氏之學者歟抑悲深風木或以儉葬寄其孺慕之忱歟烏乎其深衷

可感矣崇禎十四年祀鄉賢

劉恭湖贈君逸事

先通議公三餘筆記古語有云積田宅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籍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惟有積陰德以貽子孫子孫必有食其報者此雖尋常勸善之詞然以觀邑中闕閔之家確有歷歷不爽者卽如西城劉氏爲吾潛方雅之族明清兩代簪纓不絕起南通政樹立尤偉人所知也豈知皆其先德恭湖贈君有以貽之乎相傳贈君少時值五顯廟街火延燒民居贈君適過之有店戶范姓以一笥授其室女令守視其女搶攘中誤認贈君爲姊丈也呼而授之贈君持置甯處謹守不去迨火息其人舉家團

潛江舊聞二

二

崇雅堂叢書

泣以爲資本罄矣贈君詰之曰若能言笥中物數乎其人具告之贈君出其笥封識宛然檢所藏數果符悉以授之其人一家拜且泣願析半以報贈君不顧而去次日具禮踵門謝贈君復峻卻之嘗晨起經縣衙後出攤字巷拾得包裹一束內料價銀批迴一紙銀三兩五錢贈君愕然曰銀雖無多批迴干係甚鉅苟失之恐不免傾家之禍坐待之其人入縣投批探袖中空無有徬徨縣門外哭不去至日中有人語之曰胡不從來路尋去其人從之遇贈君贈君佯爲不知也者而詰之曰若何所苦其人告以故贈君曰是矣遂畀之其人喜獲批不受銀曰吾命公所活也是區區者焉足酬贈君曰吾若利此從晨持歸已寧家半日

矣何必爲子守至日中耶急持去毋溷我道旁觀者莫不歎息以爲贈君之好義也一日持銀數兩還貸主行至田懷軒石坊下遇姻戚某甲醉臥石上贈君舉手拍之曰若臥當求靜僻處胡在此某甲揣知袖中有物也遽問曰子何往曰往還債耳曰本縣今日審戶不往觀耶贈君不虞其詐也隨之往而袖中物被某甲於人叢中盜剪以去贈君悵然歸語其妻以故妻曰胡不向伊索之贈君曰索之則露彼醜令彼終身不能做人矣切囑其毋告語兒輩恐漏言有傷厚道也贈君生平重義輕財憫窮周急鄉里稱善人隱行纍纍不勝書此三事鄉人豔稱之故筆而記之以爲砥世礪俗之一助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信不誣矣贈

潛江舊聞二

三

崇雅堂叢書

君名清字志揚恭湖其別號卽通政尊人也鵬雲案密湖劉氏族譜中有贈君隱行述一篇爲通政所撰所述與先公合乃知先公之言固有所本非徒得之傳聞也猶記鵬雲幼時先公時舉贈君隱行津津講說且時與鄉人言之又復載之筆記蓋意在勸善砥俗匪獨樂道古人之善而已

卻金三事

潛江士夫卻金事有三一爲袁大參國臣一爲朱太守之五一爲歐陽主簿柙國臣爲吏科給事中時奉使楚藩餽以兼金固辭之強之再三堅不受楚王高其介節爲建卻金亭於大別山事載漢陽舊志之玉初牧高唐州有商人

販金者舟覆囊篋盡沈鄉人爭網取之商不敢問之玉聞之單騎至河干盡逐網金者取最黠一二輩扑責之擇善泗五大人從水底探得囊篋盡以還商商跪泣曰微公至幾爲窮途餓殍得還鄉資斧足矣烏冀其他之玉曰吾恐市人爭奪故至此倘自取之何面目對吾赤子商固請曰篋中三千金願獻其半以報大德之玉笑曰不肯搜其全乃取其半耶遣人護送出境商人感泣爲立卻金亭於河干樹碑記其事載潛江舊志柎官德興主簿時有大盜漏網大吏懸賞購緝柎以計捕獲而卻獎金助賑民人頌其義爲立卻金亭事載一統志

縣令越職奏請豁浮糧

潛江舊聞二

三

崇雅堂叢刻

明嘉靖以前守令得上奏隆萬以後始禁守令越職言事然有爲民請命不避越職之嫌者其事不可沒也歐陽太僕東鳳初釋褐爲興化知縣多善政而奏請豁免浮糧一事尤爲興人所稱興化濱海歲大稔東鳳賑救之全活數萬人因請豁浮糧蠲積逋甦民困撫按懼非常不敢上東鳳歎曰民困如此不爲民請命父母斯民謂何疏上卽觸上怒不過落職耳吾盡吾責而已雖以越職獲罪不恤也遂抗疏自陳之朝廷予以減俸處分仍可其奏蠲浮糧二萬石免宿逋一萬有奇興人慶更生歌誦之一縣官耳關心民瘼如此撫按擁高位翹然居民上乃坐視民困不救獨何心歟湖南陶汝璲爲公傳其他治蹟皆不書獨載此

事以爲此事甚偉史必有書之者然明史本傳漏載此事是則史之疏也史既漏載縣志宜書之亦語焉不詳然則鄉先生軼事湮晦不傳者豈少哉吾讀陶傳爲之慨然故表而出之如此其疏稿縣志未載徧求之不可得後乃於揚州府志鈔得之編入湖北文徵真仁人之言也

歐陽常州政蹟

高攀龍毗陵歐陽守紀略云歐陽東鳳萬曆辛丑守常州故事新守到任五縣節供帳所值千金公至盡撤遣之自製布帷瓦器泊如也日費錢不滿百文積公用千金復龍城書院故址爲先賢祠祀一郡鄉賢自延陵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人著爲傳頒布士庶使知仰止每以春

潛江舊聞二

三 際雅堂叢書

秋集五邑紳衿於祠中講學問政凡農桑水利人才賦役無不咨究而於激濁揚清抑強扶弱尤惓惓焉每受訟詞數百紙非係風俗利害者不行其不行者必破所以如覓肺腑皆以崇朝發出民無伺候之苦不敢易詞再訟亦不敢至當道越訴訟以大簡地方大窩大猾悉擒錮囹圄積年大盜滅賊追罪官府不能詰皆延訪得實以他事致法夙害悉祛嘗以聽訟時下縣解官銀至吏秤座右公據案批牘自若秤畢卽日第幾包銀何得獨重銖許驗之果然立扶吏人以為神朝廷忽下罷稅之旨邸報以已刻到府公不白當路卽以已刻撤所部關稅當路來詰何以不俟明文公對曰大哉王言何明文如之救民水火寧緩須臾

耶後旨不果行而常郡之稅獨得浹月之惠公喜讀書選
食手不釋卷夜多不寐文移往來日至夕發不滯信宿接
縉紳士人藹藹而正氣凜然人無敢干以私高子遺書高忠憲
一代正人所述如此然則歐公守常政績雖古之龔黃召
杜殆無以過也江陰陳鼎康熙時人距歐公之歿已久其
爲東林列傳乃稱歐公爲有明三百年來循良第一亦見
公論自在人心也其事蹟明史僅附顧憲成傳於守常事
蹟紀載殊略則未免失之疏矣余意以爲明史應列入循
吏傳卽以東林論公爲首倡亦宜專傳不當附顧傳後也
潛江縣志湖北通志所爲歐公傳亦不詳其守常政績以
鄉里後進爲鄉先生立傳猶疏略如此則明史列傳之未
能詳盡又不足深責矣嗣後如續修縣乘當據此文補之

潛江舊聞二

二

崇雅堂叢刻

歐陽公名在東林黨籍

陳鼎東林列傳云歐陽東鳳字宜諸湖廣潛江人萬厯己
丑進士官戶部出爲常州太守政績懋著爲有明三百年
來循良第一下車卽倡學甲辰書院成爲文以記之其略
曰楊龜山先生者固程夫子所目爲道南者也晉陵之有
宋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云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
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爲第
一義而究其所以實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
窮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爲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
至今日始洩幾欲閤宋儒之統哉余爲此懼私心時時念

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宏遺緒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因是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綱維而不至於端引防潰之患其所補寧小小也故特著其說以俟後又建傳是堂於毗陵以講學建取斯堂於先賢祠之東與多士論學取魯多君子之義任滿擢頌上備兵勤勞稱職數載致政歸朝命再辟堅臥不起乃得佳壤於豹湖之濱而穴之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焉顏曰夕可杜門體道於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於高攀龍攀龍乃作夕可說應之又數年卒學者稱宜諸先生後逆璫毀書院見其碑記斥爲黨人削籍崇禎改元乃復外史氏曰先生

潛江舊聞二

三

潛江雅堂叢書

守常州以學爲教化而合郡漸之迄今猶有流風遺韻焉及見時之將晦遂歸林下再召不起可謂知幾之君子矣

卷二按歐公所爲東林書院碑記宗龜山人性上不可添十一一物之說以爲主敬主此窮理窮此非於率性外另爲一事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雖立說不同並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其說至精使主張新會姚江者無所容其喙可以知其學之所得矣惜所著素風居士集已亡其學說不可得聞賴有此記尙可窺其學說大略則不幸中之幸耳

東林諸公志同道合相與講學非立黨也魏璫亂政欲錮東林諸君子始誣以黨人之名爾時歐公卒已久矣及毀書院見其碑記斥爲黨人後之論者以列入黨籍爲榮小

人之所爲無往不福君子也以一碑記而列黨籍他書未載僅見此傳此亦吾鄉故實之不可不知者

傳稱得佳壤

湖在今永興鋪歸鶴洞左近但豹湖之名舊志未載耳築室曰夕可高攀龍爲作夕可說舊志亦未載

歐陽太僕講學對

萬厯中楊少宰復所許司馬敬庵講學金陵從者雲集如蓬之從風也於時鄉先正歐陽宜諸先生曾一再赴旋罷不復往或問之曰先生不願講學耶既往而中止何也先生曰吾非不願講學也但以公卿而坐擁皋比則期期以爲不可昔莊周氏比舜於卷婁蓋以舜德羶而人附之今少宰司馬之羶於勢甚矣其似卷婁也其徒各竊緒論以分門角勝猶可言也藉摳衣執經之名竊處囊彈鈇之實

潛江舊聞二

三

崇雅堂叢書

不可言也講學明道當由窮而在下者任之非公卿之責若公卿則蒐訪人材勤求民瘼以毗化贊理而已奚暇抗顏坐席爲人師耶昔漢孔光自爲尙書則止不教授陳寵自任樞機則謝遣生徒所以絕攀援之路也黃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顯穉不復交劉安世於司馬溫公義訂師友恩猶父子然平居問訊不絕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所以遠趨勢之嫌也竊願今之聞公先達寧爲孔光陳寵後進之士當爲徐孺子劉元成也

先通議公曰高顧講學毗陵歐陽先生爲修復東林書院以提倡之陳鼎爲東林列傳先生與焉則先生非不講學者然而楊許講學金陵不願附和何也蓋高顧講學於罷

官之後而楊許講學於在職之時也以公卿而號召徒黨則朋赴而曹趨固然其無足怪藉摳衣執經之名竊處囊彈鋏之實太僕蓋實有所見矣有明末造朋黨成風門戶之禍與國終始雖以高顧之負物望東林之多君子尙不免依草附木之徒屢雜其間而況其他然則太僕舜有瘴行之喻固磨世之鍼砭勵俗之藥石也

歐陽氏家法

歐陽憲副柏家居嘗以孝弟忠信樽節退讓訓誡子弟子弟化之彌留時三子請治命曰若曹守大父五字訓足矣先是公父綸事兄荷池公甚謹荷池嘗被潛令逮問而以身代受刑荷池義之榜家和福自生於堂所謂五字訓也

潛江舊聞二

三

崇雅堂叢書

子弟百許爲士馴謹爲吏廉平蓋所漸摩素矣大泌山宜房集諸太僕公之猶子也平居訓飭族人以孝弟力田爲本而深以逐末嬉遊充吏胥爲戒構一枝齋聚羣從子弟之秀者相與講明聖賢精義致用之學其愚魯者必誨以曲禮孝經嘗曰此兩書篇幅無多卒業不難子弟初入塾將此兩書講貫明白俾知作人道理縱讀書無成亦可以爲鄉里善人矣嘗撰儷語勒石祠堂云宵爲乞丐休充吏不會讀書便種田其貽謀之遠非後世矜門閥者所可及也

常人思歐公久而不忘

武進潘清挹翠樓詩話萬厯間潛江歐陽東鳳任吾郡太守時惠政多端循良爲三百年來第一創設龍城書院名

其堂曰取斯堂寓魯多君子之意又建先賢祠自吳季子
迄明給事中黃斗南先生止共六十九人人作一傳分爲
二卷刊成後題爲晉陵先哲傳後附以論義例謹嚴幾於
一字褒貶闡揚前哲嘉惠後學有功常州不小宜吾郡人
至今思之不忘也鵬雲按潘清常人也去公遠矣而其言
若此於數百年後津津樂道不啻若自其口出非實有功
德及民焉能至此由是知公之德教有以入人之深而三
代直道之公猶在斯民也

歐陽東鳳郭之藩配食陽湖周公祠

合江李超瓊石船居雜著賸稿陽湖東北芙蓉圩創自周
文襄重修諸公繼之文襄公祠在圩者二其一在無錫界
在陽湖界者凡兩進各三楹奉公像於第二進之中旁兩
楹以重修諸公配食前明則海公瑞夏公原吉歐陽東鳳
郭之藩夏海二公皆大吏歐陽爲常州守郭則武進丞也
按歐郭二公皆潛人以盡心民事爲陽湖人所尸祝俎豆
馨香歷久不忘真所謂功德在民所去民思也矣彼翹然
居民上專行厲民之政者獨何心哉

歐陽太僕所著書

歐陽太僕所著書有我乾篇說易之書飛霞閣社草素風居士
集自在居偶筆一枝齋腐談閩中漫鈔蝶軒漫書毗陵閩
話昭州暇筆見康熙潛江志湖北藝文志亦著錄有闡律
見明史藝文志有晉陵先賢傳見四庫存目有泰興縣志

見千頃堂書目有興化縣志見嘉慶湖北通志有常州府志見學部圖書館方志目都十四種十年前與張潛若盧慎之商刻湖北先正遺書徧求太僕遺著不可得後晤南中友人云晉陵先賢傳某藏書家有之許傳鈔以兵亂未果客歲鄉人徐行可有南潯之行託訪此書乃得之前有太僕自序原書不分卷四庫存目二卷非其實也予乃詳爲讐校付諸鈔胥釐爲四卷以備重刻求之十餘年始獲其難如此所著十四種至今存者僅此書及常州府志耳餘十二種均散亡殆盡可慨也素風居士集既亡四處蒐羅纔得遺文二十餘篇皆有用之文也擬題爲素風居士集摭遺付諸削氏藉存什一於千百云

潛江舊聞二

五

崇雅堂叢書



潛江舊聞卷之二終

孝感後學龍

驥校

潛江舊聞卷之三

崇雅堂叢書

潛江甘鵬雲纂述

劉道隆何薦可疏救熊廷弼

熊襄愍廷弼爲明代有數人物再起經略遼東巡撫王化貞駮而復不知兵與之牴牾務爲大言罔中朝兵部尙書張鶴鳴袒之所請無不允而力排廷弼使不得行其志徒有經略之名而已無經略之實守廣寧者王化貞廣寧之失王化貞之罪也主王化貞者張鶴鳴也疆事之壞張鶴鳴當任其咎不得專咎廷弼也乃廷臣多庇化貞欲甚廷弼罪門戶之見淆亂是非如此爾時主持公論者不過三五人周宗建見盈廷多歸咎廷弼大不平爲剖晰兩人罪

潛江舊聞三

崇雅堂叢書

案頗右廷弼周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戴罪守山海疏四上抑不行江秉謙兩疏劾張鶴鳴請如世宗朝戮丁汝夔故事實諸法御史何薦可亦嚴劾鶴鳴謂其以一人之喜怒愛憎貽誤疆事請置重典皆謫官通政使劉道隆疏救廷弼謂樞臣張鶴鳴左袒撫臣而掣經臣之肘貽誤封疆其罪難道又妄引一二不根語欲坐經略逆謀其心更可誅請罪鶴鳴以伸國法不報道隆嘆曰是非淆亂國失政刑紀綱替矣遂引疾致仕道隆薦可皆吾潛人也

劉廣國先通政諫草序光廟求舊先王父晉銀臺司薑桂之性垂老不易是時熊芝岡先生以遼事聽勘本兵張鶴鳴必欲置之辟先王父三上疏救之語侵本兵且曰鶴鳴

三日連上二疏語多不情必欲殺此一人以斷送其可用之才而使陛下他日有拊髀之思也芝岡於邸報中見之張目視天拊膺自呼曰廷弼當死平時不識劉麟原爲何如人今下獄且死舉朝皆投井下石麟原排眾議救我我今日方知有劉麟原廷弼當死久矣按廣國爲道隆之孫麟原道隆字也據此序道隆乃三上疏救廷弼又素無往來特爲國家愛惜人才爲朝廷主持公論故累疏救之耳以此知爾時主張公道未嘗無人無如當國者專徇一己之私不恤顛倒是非政刑失矣正人君子焉能覲顏立於朝廷之上乎此所以相率引去也明之不競以此也夫

熊襄愍獄中送劉起南還楚詩

潛江舊聞三

崇雅堂叢刻

熊襄愍公集有送劉起南請假還楚詩其序云余生也晚劉起南先生以名給事再出時值余行取爲時輩所阨起南爭之曰此吾楚材也不煩台省能自致青雲竟得臺選未及月遂以風厲爲九卿科道所推特遣勘遼東卽今東事也首尾四年改南學以勘家居七年會東事敗起經略年餘再以勘歸僅五閱月而東事又敗復蒙特召再起經略略而起南亦以忤時家居十餘年再起適余又有勘問事爲奸黨所陷再疏抗爭請正外樞欺君誤國罪遂與時不合而歸志決矣臨行三日前移書別余曰滿望翁必爲光天事業不圖所遇非人抱此奇冤當是夙孽社稷有靈決不使豪傑不盡其用幸就此中動心忍性益增修所未至

方輿論如沸吾雖暫脫藩籠未知稅駕然致命遂志各相
勉焉以無負此七尺則我輩所自盡者止此耳讀之不覺
感愴淚下嗟乎始終能振余於阨者必吾起南先生也余
與起南生平皆落落穆穆受之不任恩相援不任德一似
悠悠然途之人途之人者而緩急生死於患難中雖古虞
魏不能過夫起南豈有私於余不過曠覽一時望余猶能
爲國家出一臂力而他人設念卻不如此余既自傷而又
傷起南別書中一段勉余之意不能已已故含涕援毫作
一言以送之社稷有靈果如起南言此生尙有會期不然
則此詩竟成訣詞矣痛哉詩曰一別十五年云乖歲寒願
豈意聚首時值我在幽困嗟哉鴟鴞篇千古積忿恨讒人

潛江舊聞三

三

崇雅堂叢刻

構羅網白日翳塵空急難丈夫誰惟公抗危論霹靂自老
手兇鋒亦已頓翻恥與同朝超然思好遁掉頭那復顧獨
我是繾綣令我憂患人肝腸已裂寸達人淚不乾憤血復
盈噴海內一知己我死又何怨歸路首秋風願君加餐飯
上天方降亂舉國猶憲憲念此長苦愁前期安可券按所
云起南再疏抗爭請正外樞欺君誤國罪者謂疏參張鶴
鳴也因疏爭無效乃辭官南歸耳臨行時以書別襄愍勉
以致命遂志之義並勸其動心忍性益增修所未至皆古
君子相與警戒之意宜乎襄愍得書不覺潛焉出涕而有
知己之感也劉通政著述久經散亡通政諫草其孫廣國
曾付開雕覓之亦不可得幸存此書數行於襄愍集中正

古人所云觀鳳一毛知五色之備嘗水一滴知大海之味者矣

予編輯湖北文徵曾采得通政遺文八首今又得致襄愍書數行不可遺也亟採入

劉通政家訓

蜜湖劉氏族譜有通政家訓六則皆至言也略記於此一日祖宗祠堂朔望必躬親省視案塵庭草隨時掃除不惟先靈妥安且令典守者有所警惕不生慢易心二曰祖父墳墓每月展謁一次於先人遺蛻所在不用其誠嗚乎用其誠且牧豎樵子見我輩不時往來自不敢侵犯得免牛羊踐踏於子孫之心亦安三曰同宗伯叔兄弟來過必須相接念彼皆一體而分其過我也親我也親我而我疎之則屬毛離裏者已見睽隔何能處他人乎四曰門戶廳堂

潛江舊聞三

四

崇雅堂叢刻

須灑掃整潔常見歐宜老家主人捐館數年而庭樹依然几席無改於舊每入其室令人生歡喜心蓋主人翁平時整理故僮僕遵守遺風若此且門庭清淨福神所止觀李長源事可悟也五曰吾家貲產皆勤儉所置非仕宦苟得者比必躬親幹理除完租周急交際宴會外卽宜撙節勿得浪費須知福由勤儉而生方可保持永久若不事勞劬坐享安樂正恐無福消受耳六曰奴僕鄙愚者不解事慧黠者多生事凡生事健訟酗酒鬪很之徒此敗類也宜卽屏出至若佃戶店民依勢陵人亦不可聽信偏詞委曲庇護以結怨於鄉黨按省視祠墓尊祖也接待同宗睦族也整肅門庭崇尚勤儉守家之道也約束僕隸遠怨之道也

凡此數端皆仕宦之家所不措意者通政獨殷殷誥誡垂爲家訓其貽謀遠矣詩書之澤歷久弗替豈倖致與

六朋社

有明末造社事大興最著者曰東林次則復社幾社而潛江亦有六朋社所謂六朋者柴夢庵一真柴吉民一德李君美與李君義庚劉文谷道裕歐陽湘茹燿也縣志不載但見歐陽燿所爲劉文谷傳且云花晨月夕文酒之會殆無虛日蓋意在聯約同志砥礪問學非彼依草附木藉廣聲氣以獵取時名者所可同日語也數僅六人取義至狹又伏處窮鄉非有老師祭酒爲之提挈故聲名不甚顯著耳然老輩之流風餘韻亦可以窺見一斑矣六人中惟歐

潛江舊聞三

五

崇雅堂叢書

陽燿累官雲南兵備副使鎮姚安以功名顯李與仕無極知縣柴一德仕穎上知縣均有政聲李庚爲蘄水學官出奇計退賊潞水上不言功其人品至高劉道裕柴一德則以諸生終然一德博極羣書著作甚富曹能始李太虛盛稱之道裕與景陵譚友夏爲莫逆交儒而俠有肝膽其卒也劉雲密尙書哭之慟亦非碌碌者

東莊老農

明崇禎間天下大亂潛江頗多高隱之士東莊老農其一也老農初爲蘄水學官會賊犯蘄老農設伏潞水上退賊蘄人德之上其功撫楚使者老農曰吹劍者一映耳豈以是干進者遂拂衣歸蘄水官撫極有迓老農出山詩曰不

泝流光便擊空鳥紗時在釣船中東方大隱堪游戲何必
冥飛天外鴻又曰韎韐曾將儒服刪么魔泣遁笑談間而
今玉匣藏霜刃忍聽頭顱積滿山老農一笑置之竟不出
也隱居潛江東郭外自號東莊老農布衣蔬食力耕自給
不與世相聞潛令羅萬象良吏也時徒步訪之茗甌相對
清談而已羅去潛有別東莊老農詩云潛邑東莊有老農
老農出處殊從容桔槔不肯爭天巧蘄藜常教補歲功予
與君交五載許平居議論生風雨今日臨歧灑別時欲君
一語君無語赤血中原化土塵知君默默笑癡人東莊便
是桃源洞他日漁郎來問津可以想見老農之高致矣老
農蓋李庚筠城也

潛江舊聞三

六

崇雅堂叢書

縣志闕劉道裕傳

劉道裕字文谷篤行君子也縣志無傳歐陽燭有劉文谷
傳可以補之略言文谷生而雋異骨秀神清有夙慧年十
一卽補諸生高等其兄起南銀臺雅所器重嘗拊其臂曰
子吾家千里駒幸自愛在里中與柴夢庵吉民李君美君
義爲侶聯六朋社講學又與景陵譚鵠灣友善鵠灣寄夢
庵書云足下可攜珮娘於松風水月間待我當與文谷諸
素心人作數日盤桓則文谷之高懷逸韻可想也又云頃
者蜂蠆肆虐禍及清流入谷扶陽斡旋不遺餘力屹然爲
吾道金湯然則文谷蓋儒而俠者又云予友劉子雲密性
剛方少所許可獨於文谷嚴事之然則文谷之爲人可知

矣縣志無傳寧非闕典歟

劉諒國母子死亂

崇禎癸未劉諒國母子死亂亂事具載闖賊禍潛記蓋以
劉連俊所為傳為據連俊則得之劉南嶽朱悔人撰邑志
時無人頌說故未采入邑乘連俊為傳則在邑志成書之
後也連俊既為之傳又以詩弔之詩云蕭公殉節沈公死
園林烽火連天紫蟻賊略地下潛江寥寥死事名可指母
死水兮兒死兵劉家節可垂青史鄉人蚩蚩不知傳姓名
湮沒閱五紀搜討今幸得賢宗謂南嶽編之家乘閱遠邇綱
常大節本天性豈博名高後世侈地下白骨甯足譽儒者
聞幽理則爾憶往潢池鼎沸時海內忠義如櫛比於世無

潛江舊聞三

七

崇雅堂叢書

緣後人貧寂寞寒魄泣煙水我昔□□□□豐蕭公鬼餒
家中毀廉吏忠臣福祚薄天心蒼蒼固如此請看敗國馮
瀛王高爵厚祿蔭孫子李棠馥亦有詩弔之詩云沛國有
孝子天性秉母德母也遂令妻相夫成清職乾坤忽解紐
崩裂日孔棘赤眉陷潛城焚殺太慘刻母子遁湖濱游騎
突相值掠婦如驅羊殺人如刈穡母急舍其兒騰身赴清
澗子也至性人悲憤大罵賊賊怒縛其身至死聲乃絕嗟
此節與孝鬼神亦憫惻嗚乎有明時巖巖貴勛戚食祿三
百年一朝為賊役方此稚書生浩歎胡可極遑笑馬阮流
鬢眉著巾幘

劉雲密尚書軼事

劉雲密尙書若金初釋褐授福建古田縣知縣古田海墘瘠邑多盜嘯聚叢篁灌莽中劫行旅勢甚張人民苦之公下車嚴保甲禁賭窟戒游惰痛懲蠹胥通盜者盜遠遁不敢入古田境其爲政務與民休息民安之嘗曰安民無他術惟去其厲民者而已臺使者廉公勤明薦之上調補浦城古田如失慈父母臥轍遮甯者數萬人道爲之塞竟十數日不得行羣哭訴於建寧太守曰奪我好官去古田人民獨非朝廷赤子乎浦城亦爭訴不休也太守兩解之曰朝命也年滿再蒞古田可耳古田知終不可甯同聲噉然大哭曰自我公來四鄉無胥吏之迹縣庭無敲扑之聲征歛以時農功不擾人有餘力歲有餘贏公德厚矣公去誰

潛江舊聞三

八

崇雅堂叢書

拊育我者朝廷視古田何不浦城若也公亦潛然曰諸父老厚愛我我何忍遽舍諸父老去特朝命不可違耳重來或有日也灑淚而別公蒞浦城治績亦如古田一時輿論翕然稱公爲八閩循吏第一無異詞焉

公之任淮海兵備僉事也流寇方張而淮右當兵衝餉糈匱乏卒玩而驕朝夕虞兵變公則覈軍伍剔積弊汰老弱清冒領簡精壯勤訓練振風紀籌餉械尪者盡起士飽馬騰矣築堡設邏堅壁清野備豫不虞人心大固陰物色將才得勇而知兵者羅舉於伍立擢用之授以方略屢創賊賊奪氣率眾遠遁淮右得以晏然公之力也其爲政勤求民隱民所欲聚之如飢鳥之求食民所患除之如沈疴之

被體也淮苦水而河工因循成習民以爲病公則源委水道得其應疏應築之由濬淤河築長隄俾水暢流而無溢水患既息民德之名所開河爲劉公河所築隄爲劉兵憲隄云淮右多豪猾叢奸害政陵侮小民人莫敢誰何公則廉其尤桀黠者嚴治之豪右歛迹爲之語曰寧攫毒龍莫犯劉公其膽懾如此逾年淮大治奏績晉一級蒙白金文綺之賜會當事有忌之者多所齟齬公曰吾豈戀棧者哉遂投劾歸論者頗惜其直道不容而公則處之泰然也

二條見先通議
公三餘筆記

公之風節可以廉頑立懦人但知其政績而已公之由淮右告歸也杜門謝客不與世相聞惟日以方書自娛額其

潛江舊聞三

九

崇雅堂叢書

讀書之室曰喟然軒固不欲復出也會唐王立於閩中有上公治狀者起通政司右參議不數月擢刑部侍郎旋晉尙書時戰守機宜悉鄭氏爲政閣臣至三十餘人議論紛呶國是不定公所建白不果行遂請致仕歸日夕坐臥一小樓治方書如故自號蠡園逸叟雖平生親故罕見其面焉大清定鼎優禮勝國逸老府縣踵門造請無虛日公力拒之求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公終歲樓居足不下樓者垂三十年平生故交鮮通書問惟湘陰郭些庵衡陽王船山嘉魚熊蘂庵寧鄉陶密庵竟陵吳旣閑三五逸老時通尺素而已

萬穉雲
先生說

公性嚴正不可干以私爲秀才時喜分別倫類論者比之

許子將之月且評焉人有片善獎譽不容口或有過舉輒面折不貸以故列譽序者皆束身自愛不敢踰越繩軌恐爲劉公所短也其爲士類傾服如此聞之先通議公曰潛江在明初士夫居鄉持躬方正爲鄉里所矜式者有初司理進忠李府丞崇信重廉恥尙節義里人多就折是非氣類所感遂成風俗中葉以後劉北華肖華父子提倡講學士風益淳莫副貢汝嘉繼之專以敦品勵行訓迪多士士類化之迄於末世一黷之僞莫不圭璧其躬執持名節無敢爲傾破之行者則雲密劉先生提倡之力爲多

本草述爲雲密尙書晚年精詣之作

先通議公曰公丁海桑之變屏居荒江寂寞之濱閉戶著

書自遣而已黍離之痛故國之悲時時流露於語言文字之間所著本草述一書尤爲平生精詣之作有二子長曰洸次曰湜佳子弟也爭爲公錄副公語之曰詩文雜著雖我微尙所寄不可刊布人間恐觸世所忌也可存獨本草述耳及次公令淳安謀刻公遺書但及本草述不及其他遵公命也故今獨本草述行世其他著述皆不傳又曰鄉先生治本草學者明代凡二家一爲蘄州李東壁氏一則公也李氏本草綱目取材至博論者或議其未能精深公之本草述則竭三十年心力爲之又生李氏後殫精探索從其善而糾其違遂以成一家言則精之至矣四庫著錄醫家書有李而無公豈公書稍後出傳世較稀館臣未之

見耶見三餘筆記

明史無劉若金傳

萬穉雲先生嘗語先通議公曰雲密尙書以風節著聞明史應有傳而無之寧非闕典歟先公曰淵明晉人也宋書有傳而晉書無傳公明人也至康熙四年始正星辰之位明史無傳不足異也以淵明入宋書隱逸傳之例例之則公當入清史逸民傳如清史不爲公立傳則真不免闕漏之譏矣萬先生曰此說良允然予以臆測之清史恐無公傳也清史立傳大都資盛名者公致仕以後閉戶隱居不與世人通縞紵公子孫式微又無有氣力者爲之表章清史館纂修諸君且不知公姓字焉肯爲公立傳乎公所著本草述一書致爲精粹四庫且未及著錄況史館立傳乎且清史應有傳而未立傳者甚多不獨公也總之公之大節無論明史清史均應有傳此時雖未可遽議然無妨存此一說以待異日重修明清兩史者採而用之爾時予侍坐甚久詳聞其說故追記之如此

黃文煥保劉雲密

友人王青垞曰曩在長沙見王薑齋先生未刻筆記曰搔首問有一事云潛江劉雲密任江北監司閩中黃文煥爲所部通判恃才傲上吏雲密訴之朱漕督大典被參落職隆武中黃起擢諫垣雲密爲少司寇時潛沔陷沒劉家人間道來聞眾論蠶起謂其藏匿間諜黃獨抗疏言劉雲密

剛直素著臣爲其屬吏稔知之請以百口保其無他事乃寢葆心按薑齋書此事以見當時士氣之公爾忘私又類舉同時一事云印雪浪爲余言昔官南駕部時謝德州陞以南冢宰勅召掌北銓奉旨馳驛雪浪照勘合例給外不增匹馬一夫冢宰累重屢求益堅持不與遂並勘合夫馬發回自雇以行其北渡也南畿官旅送江干印獨不往冢宰顧笑曰印君何見怒之深也雪浪自揣必遭摧抑已而謝入綸扉印遷鎮江守與推官雷起劍忿爭張中丞四維左袒於雷參印解任聽勘印因叩闕訟張德州謂同官曰印守孤耿之士我夙知之張雷誣罔耳票旨褫起劍而張印皆落職閔住薑齋謂此二事相類崇禎末士風猶如此

潛江舊聞三

三

崇雅堂叢書

當時善用之豈至覆亡則前有溫周楊薛後有馬阮陳蔡衣鉢相傳牢不可破也此薑齋歎明亡時不乏善者而卒莫挽虞淵之沈因小人在位孔多之故吾觀光宣之朝中外亦何嘗無善者九列中博雅端方之士台諫中清直敢言之儔堪僂指數而莫救於亡者政樞歸於童騃之親貴兵樞落於詭詐之大奸而民風士氣羣奴隸於驕悍猾夏之敵人積此大原不徒以亡三百年之清廷並我四千年聖神陶鑄之中夏亦隨以併命其禍烈於明季者千萬天乎謂之何哉

鵬雲徵潛江遺事於青垞書此則示我錄之

縣志闕劉柱國傳

康熙朱志選舉表劉柱國崇禎三年庚午舉人四年辛未

進士注云歷任惠潮巡撫其見於縣志者如此而已劉氏宗譜亦語焉不詳何時爲惠潮巡撫不能知其審也其裔孫有名其珂者深病之以詢於予予曰柱國之爲惠潮巡撫當在唐藩監國時也據思文大紀載弘光元年六月禮部尙書黃道周靖虜伯鄭鴻逵等奉唐藩監國於閩省又載閏六月初二日福建布按都三司左布政司周汝璣參議傅雲龍張文輝副使僉事柴世珽陸懷玉李長倩羅萬爵張夬劉柱國張晉徵王芋都司陳績郭軻等具牋迎賀然則茲時劉柱國尙爲福建副使僉事也又載閏六月二十七日唐王卽皇帝位於南郊以是年爲隆武元年八月戊子惠州流賊袁王總殘破武平上杭二邑檄平夷侯標下將官黃延等領官兵二千八百名前往協剿仍勅撫臣劉柱國相機調度毋致蔓延然則是時柱國已爲惠潮巡撫矣又載隆武二年二月鎮海平和二縣亂民聚眾殺人下游巡撫劉柱國解散之然則爾時巡撫尙有上游下游之別也三月勅惠潮巡撫劉柱國加意綢繆二府以爲中興根本然則柱國之巡撫惠潮朝廷固倚以爲重也四月召劉柱國入行在爲添注右侍郎以道臣程珦代撫惠潮等處然則柱國會由惠潮巡撫召入爲添注右侍郎矣又載五月惠潮巡撫劉柱國擒獲潮陽賊首莊三權卽時正法疏聞行在敘功有差豈斯時仍以右侍郎巡撫惠潮耶至八月清兵入建寧九月至福州唐王被執柱國痛時事

不可爲憂憤而卒朱志修於康熙時柱國事蹟尙可考見
祇以仕於唐藩不無諱忌故紀載闕如耳此亦考古者之
遺憾也

默石子劄記

明高忠憲公攀龍默石劄記序云歲己酉潛江朱翁默石
來東林越七年乙卯再至其於學益孜孜焉曰吾老矣吾
求所爲吾之歸宿者印之四方庶不謬乎予聞而悚然曰
嗟世之人懵懵而生懵懵而死已爾孰有知其歸宿者易
有之曰原始反終夫其所爲始者是其終也夫其所爲終
者是其始也原則知始我之始生有何物乎反則知終一
念反觀何物爲我乎故原始反終者大明始終之要也夫

潛江舊聞三

十四 崇雅堂叢書

然後知人心之日增日益者皆逐流而忘其原日馳日騫
者皆一往而不知返如旅人畢世栖栖而莫知底止也悲
夫翁曰吾比者恍然見是焉吾由此而往庶不謬於所歸
乎於是出其所爲筆記示余曰吾又多乎哉今而往吾默
如石矣予曰翁知默乎言亦默也使夫世之懵懵者由翁
之言知翁之默而人得所歸也又豈多乎

高忠憲遺書卷二 按默

石子明永嘉侯朱亮祖八世孫名孔昭字晦之其先自鍾
陵徙潛江縣志列隱逸傳稱其精孫吳嫻將略諳天下形
勝能前知讀忠憲此序乃知默石子學道人也惜其書不
傳縣志稱其所著書有聖學正脈二卷太平略十卷獨不
言有劄記並著於此以待物色

李上林相

萬厯中潛江李相官上林苑良牧署既三年矣不謀於妻子不告於友朋投疏闕下告者以歸時令禁封事疏留月餘不報報則單車馳去不俟終日也鄉人同官京朝者怪而問之曰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非子享土於善國仲尼託迹於乘田百里起家於五穀博物君子侈談之先生當久於官參跡若人今急請告歸胡爲者也相答曰吾事君三年幸免大過又蒙封典王言如綸布衣之願足矣況量力就列我且老故乞骸骨耳楚人莫不歎其賢也曰知足者也知止者也相與饒之廣寧門外沔陽陳文燭爲之辭贈其行

見二西園文集仕宦不

潛江舊聞三

五

崇雅堂叢書

止而蹈車氏之譏者滔滔皆是也相急流勇退知止足之義不愧賢者邑志乃不載其人豈以其官甚微故略之耶

歐陽煌

明歐陽曙谷煌以選貢任羅田學官甲申之變思宗殉社稷煌衣冠痛哭於明倫堂掛冠歸里槁項黃馘着袈裟修淨業以終其大節卓然如此而舊志不載豈以其不甘爲異姓之臣而甘爲異姓之子遂少之耶豈知方志之例方外之有高行者亦得列傳而況忠節之士可遺之耶

陳經歷大田

陳大田初官衛經歷遭遇覃恩封贈父母大田上疏曰臣大田故文萃子也養於叔氏遭事陛下恩及所養幸矣如

所生何願移其命臣及臣婦者上報可大田感恩澈骨後冊立投書復封其妻孺人孺人者歐陽憲副柏之姊也憲副過語曰若薄功曹耶今兩父母沐恩逮於吾姊即儒家稽古此榮矣大田愈益感上恩德恐恐焉懼無以承之也沔陽陳文燭讀其疏深嘆許之贈之以言引十年種樹百年種德之語謂其先世必有所種矣卜其後之必昌也贈序見二酉大田孝友聞里中坐上客常滿倒屣諸貴游有太邱表正孟公投轄之風蓋慕義人也後官至瀘州同知惜舊志無一言及之耳

黃山人

沔陽陳文燭贈黃山人序云黃子裁者廬陵義城人也義

潛江舊聞三

六

崇雅堂叢書

城有黃聞於江右子裁生有異質少讀語孟諸書乃泛彭蠡過江漢卜居於潛潛之人多遣子弟從焉子裁爲之授書正字性嗜酒喜吟詩酒後耳熱輒仰天放歌呼筆滿紙醉墨淋漓卽無論工與不工往往令坐上客竦意而覽客遂呼爲二狂山人云山人貌最奇幼失一明壯乃病足買田作舍歲致饒裕里人有訟者山人片言輒解人人以爲親已爭以肩輿迎致之山人雖游於酒人第多計策重然諾有似乎古之節俠山人交余甚驩每談江湖之景如巖舟煙波間且喜且駭余偕計吏北上山人遣子謁余已而山人冒雪來沔謂余曰子行矣何以教我余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遂著兵法此因身而立其名者高漸

離善歌乃矐其目卞和獻玉至刖其足此因名而害及身者山人絕無窮愁之態又不以所長干人竭力於田逃名於酒師古人之貞隱足矣山人蹶然起坐唯唯否否余求山人教我者山人醉弗答也明日山人往潛陽去二酉按山人由江右遷潛亦潛人也迹其行誼解紛鬪重然諾有類古之節俠逃名於酒仰天放歌則又近乎酒狂竭力耕田以供饋粥不肯枉道干人殆人之有品者縣志如立獨行傳此人不可遺

楊珍

明方金湖宮保逢時大隱樓集有贈潛江楊珍詩云卓犖江皋士飄飄泗上游壯觀凌岱嶽長嘯俯瀛洲譽藉藩垣重才看幕府優風塵餘氣色冰葉見清修玩詩意則楊珍益潔清自好之士幕遊泗上者其負才卓犖特立獨行不肯俯隨流俗皆可於詩中得之鄉里乃不知有此人則知山澤之癯漚沒不彰者多矣

關外侯

沔陽費國聘副使尙伊市隱園集有贈關外侯詩序曰外侯潛人也以歲儉過訪客寓蕭寺風雨尼人不克煩造而沔人亦無知者行橐蕭然於其歸也詩以贈之詩曰有客詩無敵其如恨屢空愛而莫能助我亦爲詩窮世俗無青眼高才每見嗤知希則我貴雖貴亦何爲古寺僧寥落僧房偶借居由來齋禁肅莫怪食無魚送爾河梁別空囊苦

自矜猶餘詩草在字字勝瑤華讀此詩外侯蓋詩人而窮者也吾潛有此詩人而人不知縣志無其人可慨也費氏又有讀關外侯捫膝吟詩鄉里論同調於君見苦心美才沽比玉佳句擲如金已豎詞人幟還參作者林從今探妙曲端合慰楚音亦可謂傾倒之至矣惜乎其詩集不傳費氏又有送關外侯還里詩作客逢深夏還家及蚤秋匣中三尺劍江上一孤舟惜別看玄塵憐才感敝裘青雲當自致明月莫輕投外侯蓋窮愁潦倒之士玩詩意可見也不讀費氏之詩幾不知潛江有此文人賦命之窮蹙蓋至斯而極矣

潛江寓賢陶密庵縣志失載

潛江舊聞三

末

崇雅堂叢書

前明之亡湘中有三逸民曰王船山夫之曰郭些庵都賢曰陶密庵汝霖均與劉雲密交好而密庵客潛最久有客潛江夜雨被竊明晨逢雪詩自愛江潭客僧寮寄敝裘誰知窮鳥入更費盜狐謀風雨資肱篋煙霜隱釣舟十年貧已劇遭汝不無愁又有喜蒙聖功至潛連日集阮仙兼山嗣遠家因訂過三湖先寄兩郎詩幾年情似背鴻飛遯跡江皋笑未肥何處登堂成想國此中開閣矯同衣星晨厯落人方貴風雨論文古亦稀況有君家雙玉朮敢辭春及訪雲扉又有擬古二章奉別劉雲密先生其一云黃虞世已邈海若無安瀾靡然事伊周豈知仁義殘長謠懷古人高山月蒼寒潛水獨澹澹矯立雲中鸞孤鴻凌霜來相留

啄琅玕雖爲飢所驅食必瓊瑤盤從君飽仁義欲去心盤
相其二云楚嶽有奇峯獨爲雲所闕其上千尺松亭亭絕
附麗磊砢謝時英高談寄皇邃寂歷江上人情親覺嫵媚
春風披拂之坐蔭月三四仰視極精神亦悟彼蒼意兔絲
何垂垂琥珀曉乃出嶽雲無常升羲馭時緩轡願言南窗
薰珠隨夢松至友人王青垞曰此二詩爲密庵流寓潛江
時作時已入清初唐王事敗雲密歸隱里中詩乃臨歧時
所爲也鵬雲按舊志傳寓賢無密庵蓋闕典也異日修縣
志宜補之密庵有蒙聖功至潛詩是聖功亦當入潛志寓
賢傳矣

潛江舊聞卷之四

崇雅堂叢書

潛江甘鵬雲墓述

劉阮仙學士贖官人

南渡宮人徐氏淑秀工詩富文藻國變後流落都門劉阮仙學士肇國揮金贖之以贈友人邵某歸居泰州之枕村自號昭陽遺子爲詩多抑鬱哀憤之音鄧孝威舍人漢儀最愛其入畫無人知是我倚欄看蝶認爲花之句所刻詩觀選其詩極多其淮陰道中云昭陽遺子謫人間曾列龍樓第一班楊柳折來風雨夜芙蓉分得水雲顏不知世上無金屋猶說臺前賜玉環薄命今生遙集處傷心何地可容閒

詩載王豫江蘇詩徵一百六十二卷

其身世之淒涼亦可悲矣佳人薄

潛江舊聞四

崇雅堂叢書

命流落風塵憔悴推傷可爲歎嗚幸學士憐才爲之援手贖贈友人俾得所歸亦可謂吾鄉先正之佳話矣曹瞞贖文姬千古傳爲美談以學士較之無多讓也友人王青垞語予云學士此舉與王吳廬在白門贖難婦其事略同皆前輩風義之不可沒者屬予採入舊聞亟表而出之

嵇留山哭劉阮仙詩

劉阮仙學士以順治己亥年卒於廣陵石塔寺梁溪嵇留山永仁有石塔院哭潛江劉學士詩見抱犢山房集詩云著書期後世夫子竟先徂可歎黃花節傷心白社孤人間空手澤地下辨歸途蕭寺秋風裏門生泣向隅然則學士殆以九月卒留山蓋其門人也

歐陽忞名言

歐陽忞字憲文號繫庵華亭董文敏之門人也讀書有獨見不隨人言下轉嘗言生平作老蠹魚不肯乾死案頭之螢私憾千古少真讀書人從來儒者皆保闕守殘黨枯護朽以致成見不化持論多迂臚傳發冢則詩禮爲梯白晝攫金則科第首禍內寇外賊皆以我輩爲口實而讀書種子似絕矣

康熙潛江志

予每讀其言而悲之自漢唐宋明以迄

於今號讀書人者大率詩禮發冢者也其中豈無傑出之士然而寡矣上下二千年固可屈指數矣試觀王莽篡漢頌功德者四十二萬人何莫非以讀書人自命者耶唐宋以後設科取士其號稱讀書人者有一不爲科名仕宦者

潛江舊聞四

二 崇雅堂叢書

耶旣志在科名仕宦雖日日讀孔孟之書其於孔孟之道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也此非予之深文也試觀明清兩代以時文取士人人讀五經四書果真讀五經四書耶亦不過讀時文題目耳是故歐陽氏恨千古少真讀書人誠哉千古少真讀書人也慮讀書種子之將絕誠哉其將絕也吾願吾邑後學聞鄉先生之遺言而惕然以興也歐陽氏所著之書不傳幸有此數言載於邑志可爲後學砥行礪名之藥石予故表而出之

吾因歐氏之言又不禁爲今之學者發深慨也方今學校徧天下以物質文明輔助精神文明此亦論學者所不廢也然試問今之學者果專在昌明學術以裨世用耶抑猶

有幾微利已之心存其中耶卽以學者自問恐亦不能自信其必無是心也先有利已之心而後求學卽其學可知卽其人亦可知矣而謂讀書種子之不絕吾不信也天下滔滔狂瀾莫挽人心陷溺舉世一轍亭林之所謂亡天下今殆其時矣又豈徒學術之不競而已耶

歐陽烝吏才

歐陽員外烝在明崇禎間作令有聲初宰江都繼令滑縣大都以文學飾吏治與古循吏合符而邑志載公吏蹟殊畧但云令江都五載飭躬以廉馭民以靜理簿書斷訟獄發決如神而已其敘治滑政蹟但云推誠招徠滑民從賊者悉爲良善而已纂述方志固忌繁猥然因力求簡約而

潛江舊聞四

三
崇雅堂叢書

循良政績亦遂畧而不書毋乃太簡乎檢蘄州顧黃公白茅堂集有公墓志敘公吏蹟較詳可補邑志之闕最錄於此備異日續纂邑志之材料焉

志云公崇禎十年進士不事干謁初授江都知縣江都諸少年多家無儲益鮮衣衷革借身報讐長吏非嚴覈不稱而公以不擾治之約法小故不得訟訟令跪于庭不謝罪明日復跪久不自堪輒叩頭改悔至其發奸如神明大吏有不執法必爭如法羣少年亦斂手好士疾病喪葬昏嫁曲爲經營酬酢往來而竿牘絕上用副都御史史可法薦召見稱能曰燕魯多殘破可仍試知縣朝廷無此例朕試卿等故爾於是復知滑縣滑縣賊小袁衆數萬公身入降

之賊爲語曰卽忤爺娘莫忤歐陽

白茅堂集卷三十九

歐陽氏賢女

歐陽東暹年逾五十未有子妻張生一女頗慧然爲嗣續計忽忽不樂也或勸納貳室以張性嚴毅難爲言旣而娶妾張匿別館距暹居纔數武舂杵刀尺之聲相聞凡七八年張不知也暹五十九生子煥六十三生子焯兩兒孩提時數過其家張以爲鄰家兒撫慰飲食之歎曰此佳兒恨不生我家其女與僮僕皆竊笑然卒不以告也迨暹卒議立後族人故遲回無所屬而訂微以其事聞諸張張驚且喜曰此大事胡不早告我使我負不賢名遽起攜二子及其生母入而成禮焯時纔五齡耳張事嫡謹嫡辛苦節撫

潛江舊聞四

四 崇雅堂叢書

二孤子捍門戶課以成名宗黨賢之君子曰張氏賢矣乃其女亦賢女也能左右調護以全嫡母名成張節而庇歐陽氏宗祔不賢而能若是乎故吾嘗論此事張氏茹辛養晦勵節撫孤在古人中猶有倫比至若女之苦心將護皆在無形之中無事實可指無名可稱其所爲尤難也吾是以尤賢之

劉信國爲庶母持服

劉公允大令信國阮仙學士之弟官臨桂知縣少失怙恃依庶母郭以居及郭卒信國請於上引繼母例得終三年喪論者多之朱悔人先生曰昔宋皇祐間祝紳鞠於兄嫂嘗爲嫂持服又請解官持兄喪羣臣以爲言仁宗曰世有

匿親喪而于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亦不忘鞠育可勸也
信國此舉近之

康熙潛
江縣志

周夢漁平反疑獄

潛江周夢漁司理廷彬順治中爲鳳翔府推官持法平允
多所矜全有山東進士張六部者以劾陷於辟沈獄五載
檄廷彬覆勘廉得其寃狀力白於直指出其罪張六部獻
詩云黃雀投羅網展轉困螻蛄三公未顯時遇物生慈悲
捐羅驅蟻去養雀成羽儀乃知聖賢心仁愛理不移賤子
東魯士賦性狂且痴雖能讀父書不甚愛文詞存軀滄桑
後浪藉一無資顧盼笑平原意氣許臨淄執政偶憐材收
用及爨炊本不堪保障且復試繭絲連營百戰後貪吏那

潛江舊聞四

五

崇雅堂叢書

可爲苦心判涇渭良莠定剔釐燥弦更誤急無功禍卽隨
憲典方執法下吏漫蹙眉紙上傾人命吁嗟動天揆勅下
詳刑者非經術不宜藹藹周夫子清風灑鳳岐人傳今定
國爭說漢釋之本值上官令檄予來公塋公塋何所見綠
草自委蛇是日看夫子顧予淚交頤繼領直指符究詰予
情詞宿牘舊雲黑彤管初日曦虛明照幽隱甘露噓枯枝
五載案沉淪一朝得矜疑行將達司寇入告聖明知安得
天下獄司理盡如茲嗟予幼失怙十年無嚴師今者內咎
獲生我復是誰迫聞星輶發涕泗泣漣漣不如華陰鳥翩
翩傍車駭欲憑寸草心報答三春暉

莫釐峯爲師立祠

莫若玉字石伯號釐峯身丁國變棄帖括僦屋東郊外灌
花問竹怡情詩酒泊如也性落落寡諧然樂施無倦鄉里
稱善人幼以文詞受知邑宰陳侯夢琬終身不能忘晚年
破產爲立祠歲時率子弟供祭祀焉其風義不可及也三

原孫豹人枝蔚有題陳侯祠呈莫釐峯詩

陳侯祠舊在元
真觀左今廢陳

夢琬山東
序云莫翁釐峯名若玉年已七十矣以應試之

文受知於邑侯陳則童子時事也一日之知而終身不能
忘於心乃重新祠堂於郊居之左歲時率子弟拜跪供祭
祀又慮祠久而或毀也於祠內更建文昌閣庶幾邑人士
有敬神而因及侯者慮甚周以遠也且翁家固貧一瓦一
木破產而後成之有足感者矣陳諱夢琬字充孟壬戌進

潛江舊聞四

六
崇雅堂叢書

士癸亥筮仕潛江甲子分考楚闈所取皆知名士丁卯擢
南璽丞靖難間有陳尙書迪者成祖欲降之不屈斷舌喫
血罵不止以死卽公先世也壬戌闈中閱公卷者方躊躇
取舍夜夢偉人肅謁不能言但張吻而已似有求者數夜
皆然閱者某公疑之遂取公卷中式出闈徧詢諸門生公
言先世狀某公驚歎傳其事余獨以爲忠義之靈豈知富
貴爲何物不應如世所傳瑣瑣愛其後人乃自屈下如此
主司頭腦豈別有物焉憑之耶於次章專闡此指用抒景
仰當亦莫翁所樂聞也詩云壺飡惠亦微感激固難已鄙
哉越石父責備在知己陳侯有祠堂乃自莫翁始無以酬
知遇終身肅拜跪此意勝王商但厚嚴與李

商爲嚴君平
李弘立祠

嚴李雖鄉賢鄉賢寧止此子雲與文翁如何闕祭祀至於
知我者德與生我比誰能敦古道一使薄夫恥莫翁誼誠
篤陳公名亦美吾不慕陳公慕公門下士翁夙抱奇志腹
中富文史使其早登朝樹立見風軌蹉跎及暮景遭逢記
童子驥老最可傷士貧亦常耳其二云昔當成祖時靖難
事忍論矯矯陳尙書烈烈光星辰罵聲不絕口舌斷義乃
伸誰暇慮苗裔一死成吾仁皇天眷忠義食報在後人科
第尋常事公然勞鬼神未必公之靈區區私所親主司誠
冬烘得失云有因明日諸門生附會到傳聞疑惑張吻者
必是喫血臣正氣竊所依誕罔竊所嗔作詩掃雲霧庶用
表嶙峋

潛江舊聞四

七 崇雅堂叢書

宜莊花農

莫大岸進士與先宜莊花農傳宜莊距吾邑一舍而遙潛
水東南流之隈水樹明瑟大有佳勝處甲寅春石戶朱先
生避亂胥宇於此因其先世蕪田數十畝刈蓬蘽編槿篠
而卜築焉其言曰吾將以無用爲用經吾莊甚宜其經世
有用之用吾悉授之其人矣蓋謂長公予友悔人也由是
稱宜莊花農矣顧弗爲稼圃之學而花農自命者何先生
志潔行高以名位爲徽纒譽處爲遽廬雖涉末流之溫蠖
矚然弗滓于躬製芙作裳餐英當糗筮薰而猶不入誦橘
而枳不移其天性然也花農於書無所不讀嶽負川渟莫
闕崖畧而於物產理性特爲詣絕眎根撥而辨嫩惡管轄

蓄以決盛衰他人雖精心學之終莫能及凡種植家有好事往往請花農鑒別至則手自翦採澆壅不憚勞動經數日而萎漼者起孳蹙者舒主人歎服多掇所愛相遺者而吾友悔人雅遊所至必搜訪遠致以供晨夕歡中州牡丹之盛甲天下石固王氏園最著商邱宋相國文康公家園牡丹備五色又王氏所未有也悔人入成均爲四姓小侯師今大中丞宋牧仲先生尙居郎署與悔人忘年壇坫交一日謂之曰君能過吾梁苑者當割奇花代縞紵以資君孝若何悔人敬起謝未幾南旋迂道五六百里至商邱得奇花數種及牡丹黃綠數色不計任車僦直之費踰淮泗游江漢以歸花翁對之色洒然喜也亟招予輩二三逸老

潛江舊聞四

八

崇雅堂叢書

揚觶酌花神傍相與屬和中丞漫堂綠牡丹詩成帙蓋前此宜莊花品稠麗未能定甲乙自是遂以牡丹爲冠冕焉花農治花與稼師治稼等壤之剔之孳炳蘊崇之欲長其兄而去其弟也覘土膏疏穢壤被以牡鞠之煙滌以蘭氏之澆欲使耕不化蝶而柎不穴蠟也向背之方早晚之候燠宜敞軒沍宜複屋谷產者避曠澤產者防淫欲其概彊而氣遂也精微者可以養生博大者可以理世用志不分迺凝於神花農之沈冥於斯藝也而予以爲古之有道者非耶宜莊內別館數處皆因勢匠意不爲方幅而花之蒙茸敷豁若與之相資緣連蟠者繚移延蔓者被徑森而立者可幢縈而綴者可幄尺埒畚土皆花宅昔耶垣衣皆花

勝予時時從花農遊坐汲堂觀爽處前爲平臺方塘銜之
如玦凭欄下窺毛髮可鑑魚鳥游泳蒹蒲離披繞塘數百
武煙樾靡靡雲蘿藹青凝碧紫姹紅嫣泫露欲笑者
與目謀裊風如吟者與耳謀花發無虛日賞會無虛旬落
英藉席流觴在手詠言似綺吐屬成珠及出莊外則如從
白雲綠嶂間瞥爾墮地不知向所自入嘻亦異矣吾嘗疑
洞天之說之有無久矣緱山之桃邛都之橘所稱豪且樂
者當復有加焉否耶花農經營垂二十年讀書對客之暇
輒筆記花之所產所移種時之棄取喜忌色香之遷換異
同與夫榮瘁成毀之可喜可愕及今昔人題詠都爲一編
博而韻典而核脉草木狀虞衡志諸書蔑如也凡著書十

潛江舊聞四

九 崇雅堂叢書

餘種有遇鈔十卷異鈔十卷史畧八卷治平要錄五卷行
世編柳堂全集則商邱中丞所鑒定又鉤纂歷代大部書
有裨經濟實用者如歷律兵農屯漕醴鑄旁逮醫卜王遜
相馬種樹之書莫不審端竟委指掌析毫一一可見諸施
行也悔人手鈔其什二三公諸海內汲古深思之士常炳
然懸日月矣宜莊錄特緒論之一斑云花農名士尊字偉
臣號石戶順治甲午恩選高隱不仕宜莊其別號也

石戶著述

朱石戶先生著述甚富湖北通志藝文考著錄其編柳堂
詩文集則宋牧仲中丞所論定者河中吳天章雯有寄懷
石戶翁兼示悔人詩畧云石戶先生真好奇編柳作屋潛

江湄著書搜索四千載蟲篆鳥跡岫嶼碑傳此家學亦非
易東浦負荷千里姿竭來太學看石鼓慈明邂逅傾心期
淵源轉仰朗陵度高霞天半何能追其爲名流所傾服如
此同里莫進士與先稱翁所著書均有裨經濟實用惜乎
其書不傳

朱石泉篤師友之誼

朱石泉載震生有至性師友之誼最篤初以邵陽王黃湄
給事爲師事黃湄甚謹嗣師漁洋其事漁洋與黃湄無以
異也黃湄之沒也石泉既經紀其喪復致書黃湄所嘗往
來者請竹垞銘其墓西溟表其阡漁洋爲之傳又請於其
家蒐其遺文謀刻梓以傳而黃湄嶺海諸集遂得以次第
襮著於世石泉之力也故漁洋之於石泉亟稱其高義不
容口而爲東浦詩集序尤再三言之至以漢儒爲比以謂
漢儒事師顯榮之於生前朱君事師力圖其不朽於身後
蓋本其實而道之非溢詞也方今道德墮落禮教淪亡父
子兄弟且視同陌路何況師友吾邑先正有此義行亟應
表章以敦薄俗

吳朱交誼

朱悔人在京師朋輩往來倡和者有耦長吉人夏重德尹
山掄武曹山言孟穀秋史西厓赤抒天章諸人而氣類相
感尤稱莫逆者天章而已天章簡悔人詩云東浦先生明
止足騎驢輦下干微祿心慕廬山三疊泉身住京華半間

屋借問先生何刺促人生那有神仙福始信作佛願太奢
不如選官言可復我亦年來窮徹骨也在長安同鹿鹿月
食不盡四斗米無端久別王官谷只有清夜細思量可惜
年華如轉燭富貴神仙兩俱失阮生猶作窮途哭噫吁嘻
南岳夫人婦人身太華毛女秦宮人皆能超詣求其真男
兒何事甘風塵曲巷相逢還大笑何不急覓安期棗又有
過悔人詩云長安艱旅食望門足先歛惟有就君舍慷慨
屢呼飯得匪王陽術獲此數豐腆君家漢之渚種蘭聞九
畹梅花一百樹日日勞望眼苦被微名累德輝難一覽君
覽輝不須盟霜雪又有盟且與計飽暖從此簿領間日日
山房執手板方習士行勤難遂稽康懶我有文百軸零落失編

潛江舊聞四

十一

崇雅堂叢書

纂感君意良厚許與事雕鏟凡此懷抱真不同世情淺將
無宮商應氣味有潛感所嗟冰霜時別緒轉難遣明日海
門道悠悠自凌緬讀此詩可知兩人意氣相與之擊矣悔
人之於天章詩當不少惜東浦集已佚不可得而見也

朱悔人善畫

吳天章雲有過朱悔人詩注云時作匡廬圖又有題悔人
三疊泉圖詩莫大岸與先有題王黃湄擁書萬卷圖詩注
云是朱悔人得意筆然則悔人蓋精於六法矣悔人以詩
名人皆知之而不知其能畫以此知古人之逃名陳香泉
奕禧亦

有題悔人三疊泉圖詩見春靄堂集天章詩
見蓮洋集大岸詩見抄本康熙潛江志殘稿

東浦學耕圖

萬雲蓀丈際軒語我曾在友人處得見悔人先生東浦學
耕圖手卷卷首東浦學耕圖五字爲漁洋山人題卷後題
詩甚多不悉記僅記朱竹垞吳天章二人作朱云上書空
傲黑貂歸賣賦年來計漸非爭似爲農東浦畔醉吟獨速
舞蓑衣老我青綳懶束腰薄田枕水傍溪橋明年準擬全
家返也買烏犍種楚苗吳云雙鳩呼雨又呼晴東浦何人
正餉耕蟹舍遙連平楚白柴門俯見下江清燒畬侵曉驅
牛出飲社連朝荷鋤行莫訝逃名名轉盛未邊終有漢書
聲按東浦在潛城東南四十里其地風景最勝康熙甲寅
悔人先公石戶翁移居於此瀕河構園廬榜曰宜莊云悔
人雖客京師久然不無鄉土之思故寫東浦學耕圖以見
意此自是吾鄉故實見諸何所藏弄何人惜爾時未一問
及今不知尙在人間否也

潛江舊聞四

三

崇雅堂叢書

和山堂詩

朱悔人先生在康熙間以詩名所著東浦詩鈔王漁洋宋
牧仲朱竹垞爲之序人皆知之至所著和山堂詩則鮮知
之者東浦詩鈔今已散佚無存若和山堂詩則更無從蹤
跡矣蘄州顧黃公景星曾爲和山堂詩序畧謂潛江朱悔
人名下士也逸山先生數爲余言今夏始相見讀其和山
堂詩矜慎持擇如其人而滂薄瀟灑沛乎有餘古詩自三
謝以還近體則三羅而上皆能尋聲按節茹馥咀華朱子
可謂篤志斯道者矣按黃公此序作於康熙十六年丁巳

蓋悔人丁巳以前詩題和山堂東浦詩鈔則丁巳以後之作耳黃公又有和山堂詩選序畧謂悔人復哀錄其和山堂前後詩若干屬予論定爲選若干以謂和山精甲在是悔人學勤而意壯不事門戶故無變更之煩而有自得之趣此吾所以選悔人也

兩序均見白茅堂集卷三十四

惜此選本亦不傳

莫大岸有博癖

莫大岸之爲人人皆知其博學能文而不知其嗜博王黃涓戲簡大岸詩云野水滔滔波浪白壞我禾稼中不憚簿書盈案懶更開願得快士爲博奕莫子瑰異人不知就局中夜費刻畫千場縱博無一勝黃金已盡仍自適高才肯日走中原詩句常卑鮑謝格身跨蹇驢輸傭者襍被獨作

潛江舊聞四

三

崇雅堂叢書

薊門客丈夫忍辱當如此從此君名始通籍讀書最喜袁彥道脫帽呼盧衆辟易五月天氣殊清和芭蕉葉厚榴花赤聞君妙畫欲通靈何不攜來試一擲

大岸有黃鶴山樵畫最奇讀此詩寫大岸之性情活現紙上不減頰上三豪也

朱司理破漕艘匿尸案

朱顯公司理士達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初任常州府推官多善政而檢漕艘得匿尸一事常人尤艷稱之林二者漕猾也窺寓客陳有量妻海氏貌美艷之賺量出逼海海不從林大怒手刃之匿尸漕艘中又募人及量於途司理適監兌中夜恍聞嗚咽聲似出漕艘者驚起明炬入清米得海尸嚴鞫之具得林狀林窘極輦鉅金求遣揮之卒論林

如法常人大快時方盛暑逾十日乃殮色如生常人建海
烈婦祠有銀管集以張其事莫不重海之節烈而頌司理
之廉明也

朱恪舒

朱司理長公恪舒能詩隨侍毘陵有南遊詩一卷常州董
文友以寧序之見正誼堂文集推挹甚至而縣志乃無其人縣志有朱士達傳第附載其孫未附其子故恪舒何名終不知也問之邑人無一人知者幸有
董序存耳不然焉知吾邑詩人尙有朱恪舒其人哉

段天門丈人

康熙間潛江兩高士一為灌園叟劉連俊一則天門丈人
段陟雲也兩人生同時居同里同厲學行同甘肥遜同守

潛江舊聞四

西 崇雅堂叢書

固窮之節一時有雙高之目而丈人詩名尤著潛民排水
澤而居歲苦潦丈人有所感觸輒寓於詩以悲天憫人之
懷寫流離困踣之狀其言絕痛邑宰王黃湄見其屯營隄
歎嗟賞之以為仁人愷惻之言可當詩史三原孫豹人徵
君採風至潛見其詩歎為小雅詩人之遺贈以詩有樂府
古詩何奇嘔讀罷為爾聲暗吞之句丈人隱居東郭竹籬
茅舍敝席為門僅蔽風雨朱高安宰潛聞其高節屏騶從
往訪避不納再三往乃得見煮茗清談而已咨以一邑利
弊則曰潛人苦水復苦隄民力竭矣舒民力其先務也問
其次則曰興文教厚風俗亦治邑不可緩者高安則大嗟
歎之謂如此言豈徒治邑而已耶自後屢訪之月必再三

至丈人固終歲不一履縣宰之庭也高安憫其貧餽以薪米固不受曰吾豈以飢寒累縣宰耶高安以是益重之高安入相歲時致書存問二處士不絕二處士者灌園叟及丈人也丈人捐館舍高安尤惜之其寄灌園叟詩云與君偕隱者東郭段天門在昔貧尤甚而今命不存遺文誰與錄古道孰能敦慚愧交情在寸心秋雨翻亦可見其傾倒之至矣高安之禮賢下士丈人之執持高節論者兩賢之天門丈人以布衣老死北郭外大樂庵卽葬庵傍康熙五十一年縣宰吳元弼表其阡曰清處士段天門丈人之墓未幾縣河泛漲墓石俱沒矣嘉慶八年萬月峯先生更爲築墳立石甯雙梧孝廉熙朝有過丈人墓詩其詞曰窮年

潛江舊聞四

五

崇雅堂叢書

東郭任棲遲遊莫哀音續楚詞經得相公品題後始知處士老工詩丹楓環水冷孤魂死日聲名更勝存七尺新墳三尺碣後人知有段天門歸路匆匆暮靄澄蓬蒿指點賴山僧憐君憐我須前拜重望非徒下馬陵庚申冬予返里過其墓道無復遺迹但見荒草叢蘆而已尋萬公所立墓碣亦無有爲慨歎者久之有詩云欲訪城東處士村可憐遺冢沒苔痕詩念飄零何處覓祇今痛哭段天門余久欲重刻丈人詩集以徧覓舊本不獲願用爲恨遺冢滅沒久矣里中不乏好義之士當有踵月峯先生之後而表其墓者

潛江劉掌園連俊性孤介不肯隨俗俯仰長棄帖括肆力
經史百家之學朱文端公宰潛時雅所推重與結布衣交
嘗遊吳越燕趙周覽山水以寄其幽曠之懷倦游歸隱居
城南灌園自給布衣蔬食不與世相聞自號灌園老人好
事者爲寫灌園圖朱文端公有題灌園圖詩詩云硯田多
歉歲爲圃足生涯湘岸千頭橘秦城五色瓜雜繁紅膩鏤
浣葉綠沉沙時復荷鋤去移苗鄰叟家興會閒中適園林
日夕佳雨晴蛙吹急風暖鳥聲諧碍竹敲樓帽濡花濕笋
鞋往來誰是伴鹿豕與吾儕百里內無山胸中邱壑間泉
聲落戶牖藥氣上門關抱甕凌朝出攜筐薄暮還身勞心
自逸未覺鬢毛斑泉石帶幽壑高人歲月居鳥枝蟬叶韵

潛江舊聞四

夫 崇雅堂叢書

蟲葉蝕成書萬樹霜垂實連畦雨潤蔬有時耕鑿罷舉網
得溪魚蓬蒿三徑靜溪鳥啄庭苔時有仙人至乞將靈藥
栽鑿厓水道選石疊花臺此外非吾分柴荆不浪開第六
首已見前 王子名成晚李生家計貧 王觀錄孝廉李時純茂才與君居並里
惟我友三人郢樹江干暮燕雲日下春何時重聚首杯酒
話酸辛有客來漢上傳子致予言舊愛留紅雨 予宰潛於署中築紅
雨新詩負綠樽可能賣漿客重到信陵門聽說頻揮淚長
吟欲斷魂掌園有次韵荅可亭相國詩見潛江詩徵論者
謂掌園高隱有幽人貞吉之致文端念舊有緇衣好賢之
風均足千古也王霞九侍御贈芳曰朱文端公名臣大儒
所纂藏書十三種風行天下而未聞其能詩卽其家所刊

文集數卷內亦無詩今讀此八首深情遠韻何減當時詩家廣平賦梅花固不獨其人之不可及矣

莫大岸遺文

鍾祥縣元佑宮東南烏衣巷有張星伯先生墓碑記邑人莫大岸筆也其文云公諱大任字口當號星伯弱冠游郡庠從學李本寧先生之門於書無所不窺一目輒不忘兼通武畧以氣節自許高談濶論聞者咸歎服李先生深器之崇禎壬午賊陷城執之誘以官不屈脅以刃奮起罵賊死事見鍾祥縣志結銜題高邑縣知縣莫與先記按碣末原有立碑年月已剝蝕矣考與先爲順治十五年戊戌進士授高邑知縣踰年卽引疾歸見縣志此碑結銜題高邑知縣則立於歸田後無疑年月雖剝蝕然據此推之或立於順治末康熙初也大岸所著今是堂集已亡其文流傳絕鮮此記以刻石而存篇幅雖短固吉光片羽也李異予以打本示我錄之以備采入潛江文徵焉

舊志闕龔戴銓傳

王青垞曰潛江有以卑官而克樹名績於商城者爲龔戴銓字剡溪以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蒞商城縣丞任器識遠大留心政務時民苦里役戴銓佐令令各里糧戶公議應輸以除報充之弊二十七年武昌兵變督鄉勇防禦邑得寧謐及官兵凱旋經商城檄戴銓護之出境市集無驚田禾晏然縣之糧冊混淆賦役不均知縣談永祚詳

乞文勘戴銓搜訪舊案彙成定例請施行而豪強無隱占之弊愚弱省偏苦之累出自戴銓襄助之力居多縣人耐其主祀之談公祠並泐石紀其政績具載商城縣志名宦傳在丞任十二年擢四川成都知縣去任時歲貢王畧爲序送其行畧云吾商重大之事莫如田賦厯經衛談許諸公奉文區畫公於其間裁酌經營不遺餘力商之地畝弓口永爲畫一此則公之大有造於商也至將去商時汲汲告同人曰川中當加賦之日惟恐重則貽害其留心民瘼於成都也與留心民瘼於商無以異川首邑亦何幸得公以爲一方福星耶考畧爲明陝西巡按御史王倓孫卽當時盛稱義僕周元福所撫之孤也戴銓又有壽熊孝廉奕潛江舊聞四

潛江舊聞四

夫

崇雅堂叢書

久之母張夫人詩云苦節曾經五十年星霜磨老獨全天丸成百鍊丹心結荻繪千條夜雨前茹盡藥冰堅壺內培開蘭桂秀階前聖朝母德能如幾雙鳳行看紫誥宣又有游三教洞步知縣許全學韻一律鵬雲曰以上皆青坨寫示我者具錄之藉補舊志之闕吾邑有此人以卑官樹名績商人立祠祀商志入名宦豈倖致者吾邑乃不之知舊志之罅漏豈少少哉

潛江詩社

嘉慶初年無錫顧崧園錦春爲潛江傳經書院院長以詩學提倡後進故一時能詩之士輒結詩社相與講求聲病之學而方外之能詩者亦入焉如曹笨翁吳秦山吳東園

李濤岸蘇竹莊雪痕上人皆社中人也而甯雙梧爲之職志七年之間死亡相繼存者獨雙梧濤岸耳丙寅秋雙梧又與李香圃蔡霽園陳遠山袁菊圃萬琢庵朱也園胡石泉拂雲上人結冷醪詩社雙梧有新結冷醪詩社懷舊同社詩笨翁江陵人雪痕京山人香圃名大訓霽園名汝霖也園名繼智菊圃名濂桂素山名堂拂雲名尙衣俗姓鄧任持法雲社與王夢樓爲友皆潛人也其後霽園濤岸又與鄧遠山吳竹居葉舟上人結逃禪詩社葉舟者雙梧詩弟子也

甯雙梧

烏程范白舫錯漢口叢談潛江甯雙梧孝廉熙朝字柑堂少苦學工文尤溺於詩性樸實無華喜交游庚辰計偕缺資斧乃附舟東下臨覽吳越山水時有故交漢上劉硯夫

潛江舊聞四

九

崇雅堂叢書

邦彥官姚江以書招下榻署齋因哀途中詩題曰庚辰游草爲付梓人漢江解纜云臥聽鄰舟語起看江水生催颿挂初日夾岸應鳴鉦黃鶴回頭渺青山拱手迎年年吳越夢今喜遂南征又云同里蔣嗜山履泰余總角至交也與雙梧稱莫逆交辛巳冬雙梧來漢介嗜山尺素訪余客舍因留小住半月地近卑誼歲將殘暮塵市中兩人每夕篝鐙高論尊酒狂吟比鄰聞之咸爲駭怪雙梧題余詩稿云江漢三千里巴歛七八年諸侯爭掃榻餘子漫隨鞭此集凡三變成名豈偶然請從蘭畹譜並向國門懸原注君舊刻有蒼溪漁隱詞又云詹湘亭明府時宰漢陽挖雅揚風爲士林推重雙梧與之有舊投刺一謁外餘不屑往也鵬雲按雙梧

所著柑堂詩鈔十六卷稿本未付刻所刻庚辰游草僅一
年之作耳非其全也惟雙梧奇貧謀刻不易幸劉姚江篤
念故交爲付削人風義殊不可及其全集卒以無力付梓
寢就散亡鄉人又無有好義如劉姚江者文人不幸窮於
生前復厄於身後可慨也

萬榭香先生言行記

予少時喜就先公問鄉先生逸事先公曰道光間有萬榭
香先生至性人也學人也抑循吏也其處家庭以孝聞兄
第六人相率左右承歡惟恐不得其意其教子弟懇篤而
嚴肅課以經訓文詞必斤斤勉以務本之學嘗曰孝弟做
人之本也讀書作文必以至性爲根柢始可經世如根本

潛江舊聞四

三

崇雅堂叢書

之地有虧縱幸得科名又焉足取其居官不競名不喜功
勤政愛民廉而能平厯宰徐聞樂昌龍川等縣牧連平德
慶等州所至有循聲龍川人建祠繪象祀之連平顏魯愚
總制雲貴時至述其治行爲僚屬勸牧德慶時虎夜渡河
而去德慶父老傳爲美談梁編修國瑚爲作虎渡河記至
比之東漢宗均劉昆則其循良治績有以入人之深可知
矣傳聞其在職也每日鷄鳴起治事無一朝晏起者或問
故曰夜氣猶存也其門人嘗問爲政之要則曰不外乎得
民情恤民隱盡牧民之責而已匪惟言之實允蹈之所謂
言行相顧者也其學精於許氏說文通小篆爲漢隸至工
其鄉舉出張南山先生門所爲詩亦與聽松廬體格相近

予素喜談鄉先生遺事及聞先公言乃知萬先生學行政事均可爲後學師法故記之後又覓得虎渡河記知先公言信而有徵而先生政蹟亦可見其概矣附錄於此俾將來傳循吏者有考焉

梁國瑚虎渡河記云潛江萬榭香先生以楚北名解元出宰粵東歲丁未權德慶州篆爲政不煩民咸稱便暮年之間教化遂行州治依山素有虎患自先生蒞任虎夜渡河而去父老傳爲美談瑚聞而歎曰行何德政而至是乎抑事出偶然乎瑚已亥鄉試出先生門下時得晉謁知爲循吏先生嘗言爲政之要不外乎得民情恤民隱盡牧民之職而已瑚心識之今以傳聞軼事相證益信其言有徵謂

潛江舊聞四

三

崇雅堂叢書

事雖偶然亦常然可也昔漢宗均遷九江太守虎東遊渡江劉昆擢宏農太守虎負子渡河兩賢守治行爲東漢最在位無赫赫名而均退姦貪進良善昆以異政被徵帝稱爲長者是其安靜謹厚無愧循良與先生論治之言先後如出一轍故其治效同竊嘗論之虎猛獸也居山林無患於民其爲民患咎在殘吏吏以虐政害民是吏而虎也吏縱爪牙假威肆酷又虎而冠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殆謂是歟夫民不畏真虎畏吏虎真虎之害不及城市吏虎之害無地可逃爲民除害者審所輕重而捕治之其害庶可並除也先生操司牧之權惠政及民禁網疏濶猛獸不擾宜哉瑚備員史官忝司載筆樂聞其事思爲循吏勸於是

乎記

郭夢蓮學博

郭夢蓮學博美彥幼負清才喜爲詩歲科試輒冠其曹聲名藉甚然數奇屢不得志於布政司試僅於道光己酉拔貢成均而已先一年戊申歲試郢中赴友人漢神廟賞牡丹之約有句云花本無心誇富貴天教平地起樓臺蓋卽得拔之兆也庚戌入京爲人題畫墨菊有句云籬邊莫笑無顏色要與秋風戰一場此則因朝考報罷而寓意秋闈者卒無所遇乃就學官補安陸教諭未幾以母老乞假歸養不及數年遽以疾卒有行無年人皆惜之樊樊山時爲傳經書院院長挽以詩云三楚論耆舊嗟乎我夢蓮勁秋

潛江舊聞四

三

崇雅堂叢書

凋碩果流恨滿黃泉有母松筠節遺孤襁褓年和丸曾五夜最學亦三遷果入明經選應知晝莸賢劬勞償首藉冷宦奈烽烟言避鱸堂席歸吟獺渙篇靈慧欣健在寸草獨殷然甘滑供親舍窮奢食硯田長貧悲白髮故物剩青氈多難張平子依人王仲宣此才胡不第當世竟誰憐奇字爭來問新詩到處傳七言尤卓犖萬象入彫鐫與我忘年契因之步屨聯談經愧融帳識曲歎牙絃乍見蒙青眼重來亦宿緣每登孟公座預決祖生鞭直道孤生竹精心百鍊鉛琴樽良讌會杖履老神仙爲識獨居苦相過十日前期同佳節醉來賞月華圓鏡影妖蛇墮身官磨蝎纏嘔心原況瘁斯疾竟沈綿聞道求醫藥頻煩問粥饘連宵驚噩

夢一夕速雲駢命也嗟何及天平忍棄捐慈闈逾八十泉
路杳三千淚血枯難繼愁魂望不還東芻餘舊雨哀草滿
新阡宿榦今摧絕貧交感涕漣跡留塵榻畔腹痛酒爐邊
渺渺聞長笛悠悠歎逝川招魂成一慟愁霧罨江天時辛未秋
八月讀此詩則學博之學行可以得其大概矣

潛江烈士

咸豐四年髮逆餘黨竄潛沔士紳多練鄉團自保潛江西
鄙則廩生戴自培庠生唐廷鑑監生董燿國等主之分地
設防互爲聲援且守且戰以故逆黨不敢越長塹淵而西
蚌湖多寶灣李家洲乾河諸戰前後殲逆賊千三百餘人
賊膽落將遁矣會別股悍匪麇至連檣而進水陸交攻鄉

潛江舊聞四

崇雅堂叢書

團力不支遂潰自培創死燿國忿極投河死廷鑑被擄脅
以威不屈死時五月初一日也是役也力戰而死者千餘
人婦女老弱倍之事平奉旨優卹監利王子壽比部有潛
江烈士行記此事也其詞曰書生仰天背雙裂誓馘豺獮
飲其血潛江烈士有戴君慷慨大義日陳說懦夫攘袂盡
敵決六萬健兒起團結妖賊蠡屯潛沔間劫堡攻村往復
還火光宵熱仙桃市殺氣晨高多寶灣君聞赴難親躍馬
援旗大呼震屋瓦揮戈疾鬥賊不支髑髏藉藉敝原野仲
夏再戰氣彌厲孤軍陷伏後無繼水深浩浩蒲青青烈士
捐軀堪隕涕失我外援空號咷四千殘骨委蓬蒿凶徒高
歌血洗刀悲風捲地揚怒濤當時大帥高連營人言殺賊

惟書生書生何嘗有祿秩婦孺爭傳烈士名君不見湘鄉
羅羅山江陵林立甫並起書生奮材武威稜忠節照吾楚
戴君戴君亦其伍世無韋布出禦侮誰信儒林有貔虎

益田遺詩

兄益田縣學生少攻舉子業善詞賦屢踏棘闈不獲售遂
絕意進取爲童子師自給家屢空晏如也喜讀古人詩不
常作作輒工性孤介非所有不取嘗曰不自食其力而取
非所有君子恥之時抱甕灌園與田夫野老爲伍見者不
知其爲士人也生平不入官府遇達官貴人若將浼焉有
二子皆先卒詩文遺稿身後散失殆盡歲甲寅曾以感懷
二詩寄我今尙在篋衍存者僅此而已詩曰荒畦抱郭斜

潛江舊聞四

崇雅堂叢書

辛苦作人家揚子一區宅東陵五色瓜哦詩銷歲月學圃
足生涯富貴非吾願祇嗟兩鬢華城南灌園叟獨行是吾
師先輩去已遠高風猶可追不聞戶外事懶檢篋中詩把
錢劖黃獨苦心當告誰讀此詩可以想見其爲人矣其蘄
向乃在灌園老人故其行誼亦與之相近惜不得如高安
相國者表章之耳灌園老人者邑中高士劉遵俊也

潛江舊聞卷之五

崇雅堂叢書

潛江甘鵬雲墓述

潛江學人考

潛江澤國歲苦水患則謀生難自前清雍乾以來雋南宮者寥落如晨星則科名難既苦生計又鮮科名兼憚遠遊遂無奔走仕途者則仕宦難雖然科名仕宦難則難矣未若學人之難也以予考之明清兩代已逾五百年章縫如鯽子矜如林館師之所講授學子之所服習大都科舉之業耳求其抗希古人講求實學者固屈指可數也在明正嘉間爲正心誠意之學者僅初杲初且昆仲劉勳劉垓父子而袁國臣繼之杲在南雍從魯文恪講學且則以呂涇

潛江舊聞五

崇雅堂叢書

野爲師勳私淑陽明晚年與劉陽講學復真書院垓自督學雲南歸建同仁書院與邑子講學其講友則鄒元標劉元卿也國臣講湛甘泉之學會大書隨處體認天理六字刻石學宮卽其講學宗旨所在也萬厯間有劉應珂朱孔昭莫汝嘉歐陽東鳳何薦可朱宗望諸人應珂守太平關青山書院與邑士講朱子之學鄒忠介公盛稱其爲人孔昭早歲湛思經史講求天官輿地兵謀形勢政治之學著有太平畧十卷晚年與高景逸顧涇陽講學東林著有聖學正脈又有點石子劄記專求一己歸宿所在多所自得汝嘉講實踐躬行之學不欲以書傳東鳳守常州修復東林書院高顧講學東林實發軔於此又建傳是堂取斯堂

與多士講學陳鼎東林列傳敘之特詳初爲刑部郎究心法律之學著有闡律十卷

明史藝文志著錄一卷

又精詞章之學著

有飛霞閣社草素風居士集晚年歸田閉門讀易著有我乾篇薦可治經精二戴禮著有二戴訂注宗望在南雍究心詞章之學陶石簣郭明龍汪冀夔李本甯雅推重之著有鈞珩集天崇間有柴一德朱之瑚張承宇劉若金莫若智劉率國諸人一德博覽羣書遊名山大川友天下名士著作甚富惜遭兵燹散亡盡矣之瑚講宋儒之學以躬行爲主縣志稱其生平以聖賢自律言動不苟歷任公安南康學官視躬範士咸以人師目之迄於白首進修不懈非空談理學者比也承宇篤好經史詞章之學而於春秋三

潛江舊聞五

二

崇雅堂叢書

傳尤所究心有三傳合鈔二十一史疎爲詩古文詞下筆輒數千言至有名著有牆東樓集若金累官刑部尙書海桑之變歸隱潛陽坐臥一小樓足不下樓者三十年景陵吳驥贈詩所謂留得黃冠依故里占來白社託先民者也精研岐軒之學著有本草述三十二卷若智爲焦澹園門下士讀書不事章句惟究心輿地邊防屯田河漕政治經濟有用之學惜其書不傳耳率國喜讀人間未見書而所爲詞章憂憂獨造不肯傍人牆壁蓋所謂師心自得者著有夢予遺稿有清順康間有劉肇國歐陽烝莫與先劉廣國向大觀朱士尊方來段陟雲朱載震王最諸人肇國烝均博通經史百家之學以工詩古文詞名肇國著有芟涓

集齋著有舜問堂遺稿與先亦以文學名縣志稱其所爲
詩歌古文詞必己出輿博之聲誦服徧宇內非虛語也著
有南陔詩鈔邠笈讀史樂府今是堂集廣國窮極六經子
史博稽天官輿地律歷象緯諸書張京江相國推爲一時
偉儒著有後樂堂集大觀早歲沈酣六籍而周易詩禮致
力尤深著有周易體象禮記續朱詩經古序解兼治史鑑
百家之學有史論楚詞解漢魏樂府題解金剛經相解西
村詩說而經世之學尤所措意談鄉邦利弊表裏洞澈可
以見諸施行所著圃譚問答卽其緒論也詩古文詞亦工
著有適舫集望湄集士尊之學以明體達用爲務凡經世
大典如杜鄭馬邱諸家所紀而未備者蔑不窮其端委究

潛江舊聞五

三

崇雅堂叢書

其本末不愧致用之學著有治平要錄五卷史畧八卷遇
鈔十卷詩古文詞亦足頡頏古人著有編柳堂集宋牧仲
序而傳之來於甲乙四部均有論撰甲部有三經筆記乙
部有二十一史補刪諸子有叢書論文則有權言自著詩
文曰花悟堂集漁洋山人爲之序亦一時績學之士也陟
雲以布衣稱詩鄉曲時人無知者自孫豹人採風至潛見
其詩深許其得風人之旨贈以詩有樂府古詩何奇嘔讀
罷爲爾聲暗吞之句人始知其工詩王黃湄見其屯營隄
歎激賞之以爲寫人民困苦流離之狀不愧詩史朱文端
尤賞其沈災紀事詩以爲哀情苦狀爲鄭俠流民圖所不
及爲之刻梓以傳著有天門丈人詩集載震詩學至深遠

有師法湖北通志稱潛江自劉阮仙莫大岸後文學無過
載震者不虛也其詩初刻曰和山堂集蘄州顧黃公處士
序之後刻曰東浦詩鈔漁洋竹垞及金會公序之最講敦
本崇實之學著有下學淺言朱文端爲之序乾嘉以來可
稱述者僅有歐陽沂甯熙朝二人沂爲學以治心爲先造
次必於儒者嘗作自強錄以厲志講學之尙躬行者也熙
朝喜稱詩詩格不必高而性命以之倡立詩社與一時學
子互相倡和提倡風雅幾成爲一鄉風氣亦功之不可沒
者著有柑堂詩鈔庚辰游草柑堂詩話碧湘齋文集統上
所述前後五百年吾潛學人之可稱道者纔二十七八人
耳其難如此就中以詞章之學爲最多而功力較深可列

潛江舊聞五

四

崇雅堂叢書

於古之作者而無愧者特茨湄大岸石戶天門東浦數人
耳次以義理之學爲最多而六經史鑑經世有用之學爲
之者較少不過五六人至若醫學爲之者僅蠡園一人則
尤少矣大率潛之學人在明以正嘉隆萬啓禎六朝爲盛
在清以順康兩朝爲盛成弘以前風氣質朴紀載闕如無
可稱者雍乾以後競趨舉業治根柢之學者寥寥無幾人
此亦吾邑學風盛衰升降之可考者也光宣以來廢科舉
設學堂舉國學子又羣趨學堂果能於科學精益求精以
輔儒學所不及未嘗不可致用無如徒視科學爲敲門磚
冀達其干進梯榮之目的亦不過與往日科舉等耳人才
烏得而盛學術烏得而興也乎

潛人師友淵源

潛俗淳實不事表襮所有著述又皆放軼不傳故邑中先輩雖有學行可稱而知者絕少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考其師友淵源則其學可知其人亦可知矣是亦微顯闡幽之一助也如初大參杲以竟陵魯文恪爲師以呂涇野童內方爲友魯氏稱之曰昌言顯彰不愧言官呂氏稱之則曰初公孝友人也童氏以爲名賢取善必有所徵殆有以窺其微矣杲弟大竹旦則及涇野之門講求窮理實踐之學故其學遠有師法又請魯文恪爲之字說以自策勵其出宰也又請童內方告以臨民宰物之方其親師取友之誠豈可及耶劉北華勲私淑王文成講求致良知之學海

潛江舊聞五

五

崇雅堂叢書

內稱同志者必曰北華先生安成鄒守益劉陽其講友也勲子督學垓旣濡染家學又與鄒元標劉元卿爲友以學相助故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自滇歸惟以明道爲事而其講學大旨惟以求仁爲歸觀其闢書院集同志講學顏曰同仁卽可知其宗旨所在矣袁大參國臣則服膺湛甘泉之學郭太守之幹以學行重於時歷州郡有惠政居鄉鄉人化其德頌其義其所友者則郭公正域其所師事者則吳公時來顏公鯨胡公直也柴職方恪以郭少岡黃門余幼峯趙定宇兩司成爲師而友張澤癯太史孫震南參知任心原侍御相與講求經世有用之學故其宰無錫以實心行實政有古循良風履任五載大吏交荐孫柏潭少宰

謂公折圭縮綬無以異人至行古之道則指不一再屈可
以想見其爲人矣格子知縣一真持身清介有內行與江
夏黃正色爲友其卒也正色誌其墓一真弟文學一德博
極羣書與曹能始李太虛爲莫逆交所學亦與相近著作
甚富蓋吾邑博聞君子也朱江安宗望初受知於陳壽巖
金子魯兩學使而師海剛峯李霖寰與陶石簣郭明龍李
本甯爲友皆人望也其吏績亦嘖嘖人口江安人士爲立
去思碑劉太守應珂究心紫陽之學刻有朱子語錄與吉
水鄒元標爲講學友元標亟稱其行誼所謂粹乎穆乎如
金未鑛如玉未鑿者也歐陽太僕東鳳生平服膺宋儒雖
一行作吏不廢講學其守常州則與顧憲成允成高攀龍

潛江舊聞五

六

崇雅堂叢書

錢一本薛敷教爲友默石子朱處士孔昭亦與高顧講學
東林與歐陽常州爲友晚歲悟危言之難自號默石子有
默石子劄記專記其學之所得而深咎逐流忘源之非高
忠憲爲之序而傳之劉通政道隆則與高邑趙南星德清
葛寅亮爲友以聖賢相砥礪不徒稱莫逆而已趙葛之起
用道隆之所荐也莫楚江若智究心世務不遠數千里走
秣陵問學焦澹園之門而歐陽康州東白則抗顏爲師講
論道義娓娓不勸以故英偉之士時出其門焉如熊經畧
廷弼賀尙書逢聖皆其弟子也其卒也賀公銘其墓熊公
表其阡皆道其誠正之學孝友之行追憶三十年之德教
不可忘則流風所被遠矣劉學士肇國與胡石莊陳百史

莫大岸爲友精鑒別能知人故其門下士賢才特多如熊
學士伯龍以文學顯梁提督化鳳以勛業著稽留山永仁
以節義見稱於世皆殊絕人物也歐陽別駕壻喜談詩社
集秦淮則與孫子雙周伯孔陶仲調杜于皇王子雲劉阮
仙爲友唱和無虛日而沈朗倩宋比玉方密之汪遺民尤
稱莫逆交皆海內名士也朱石泉載震夙以能詩聞初師
黃涓再師漁洋而詩益昌其所友者則趙秋谷查夏重汪
武曹湯西崖王孟穀梅耦長王秋史諸人而宋牧仲朱竹
垞吳天章尤稱莫逆皆文章宗匠也段天門處士陟雲泉
石膏育幽人貞吉而王黃涓朱高安友之劉處士遠俊初
以悔人爲師後又師朱文端文端雅推重之文端入相以
詩招之謝不往也王觀錄孝廉景講求身心性命之學亦
以文端爲師甯雙梧孝廉熙朝在嘉道間以詩名師錫山
顧崧圃錦春而監利王子壽天門劉莘農其友也潛人著
述大半淪亡文獻無徵師友淵源多不可考茲但就所知
者畧記於此亦可以得其學行之大概矣

潛江初氏袁氏以清廉世其家

潛江多廉吏然以清介世其家者則推初氏袁氏初氏自
進忠始洪武中以懷材抱德舉授衛輝推官直公能斷不
邇權利數規守不法事守中傷之調福建沙縣知縣卒官
僅足具棺殮妻子幾不能歸進忠子灝宣德中以賢良方
正舉授清河主簿冰蘖之操初終不渝時人比之孤松傲

雪瀨子孝廉珍雖不仕然安貧守道臨財毋苟時有不悅
孝廉之譽珍子大參杲大竹知縣且均篤守清白家風故
所至皆以清惠見稱杲猶子芳令靈壁有善政垂橐而歸
不名一錢芳子孝廉言至負薪自給真不愧廉吏之後矣
言子學易爲邠州守有德於邠其致仕也輕車就道歸裝
惟書數篋耳邠人攀送莫不歎息泣下且相謂曰使君清
苦乃至於此學易曰吾門素風敢失墜乎邠人祠祀之其
卒也鄉人私謚爲廉孝先生云袁氏自允行始允行登正
統丁卯賢書爲鉛山知縣察吏安民清操彌勵九載乞歸
舟過鄱陽湖運大石壓風濤次九江樅關者見其載重以
爲皆宦橐也使人啟視惟大石數十片而已無長物也漸
氏真可謂以清白世其家者矣

潛人多以清廉聞

潛江在明初風俗淳樸士人皆知重名節厲廉恥故入仕
途者皆以清廉聞不僅初袁二氏也李按察宗信初守保
甯清介之操上徹天聽會銓司大計上出特旨曰朕知李
宗信廉能不在考列嚴侍御賓令南城清介自守人莫敢
犯居官布衣蔬食每餐祇具一盂南城人有嚴豆腐之稱

擢南京廣西道御史以抗疏忤旨左遷盱眙知縣調太平卒官俸餘不能具殮葬歐陽東白令宜山民戴如天政廉若洗司理連公得其治狀貽以聯語有四年清白有天知之句遷守德慶州清撝彌厲引疾乞休橐中無鬱林片石彭鳳翀厯守廣東肇慶雲南旬尋致仕歸囊橐蕭然不能備資斧歐陽燿牧乾州初下車攜孫瑛誓於眾曰有不潔己自愛以一錢累乾民者殃及此孫劉璿令德興有積逋五百大府追之急與人羣哭曰令君廉吏也能任此耶代償之潛人以清廉著聲者不僅此此但畧舉數人以見其概而已明清兩代潛人從無以貪墨敗者蓋苟賤不廉之行君子恥之鄉里笑之承學之士旣濡染先輩流風又恐

潛江舊聞五

九 崇雅堂叢書

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故黷貨之事輒引爲深恥而不肯爲

潛江袁氏譜

潛江袁氏譜袁大參國臣所纂而新都汪道昆氏序之其書今亡欲求其義例不可得然汪序頗紀其世次及其書法可以考見其義例今畧載於此袁使君爲家譜壹秉舊章務在傳信尊德清公爲別祖至安斌安珍分東西兩枝自別祖至使君凡十一世東西支分上下卷各先以總圖重本始也繼以各圖明親疏也繼以世次序長幼也其宗法則秉周禮其世次則仿歐蘇顧歐譜不書生沒今不一書蓋原始要終人道竭矣有夫婦而後有父子相內不書一何畧也姓氏生歿今不一書蓋借老之義存焉繼室則

附之後改適者削無書妾有子則旁書之無子則否丈夫
無子則書止無子而夭則書殤有子而夭則書早逝蓋寓
臧否於筆削較若懸衡楚書於是乎有袁氏譜矣太函集卷二十
六

潛江讀書舊家

潛江讀書舊家以明代為最盛洪武以後則初氏自進忠始正

統以後則袁氏自允行始正德以後則李氏自鑾始嘉靖以後則

安成劉氏自勳始郭氏自世朝始歐陽氏自柏始隆慶以後則莫氏

自汝始荷湖劉氏自應同始萬曆以後則朱氏自宗望始密湖劉氏自

隆始其世澤之久長者迄於清代順康以來或相承而未絕

乾嘉以後則推城中萬氏而為之先河者則月峯先生也

潛江舊聞五

十 崇雅堂叢書

憶幼時侍坐先公述先生行誼甚詳謂先生立身直方寡
交遊終日端坐如塑教子弟嚴而有法於童幼尤為盡心
嘗謂人之成敗關乎蒙養不徒課文藝獵科名而已必先
使知作人之道自立之方不可以弱小而忽之也識者以
為名言邑宰唐園陳公煥世循吏也雅重先生為人時時
徒步訪之但談學問不及他事久之歎曰此今之澹臺子
羽也或接見士子必曰汝往謁見萬先生乎親其道範圍
其警款可以消人鄙吝之心邑中有老成典刑不可覲面
失之其推崇如此因述潛江舊家憶及先公之言故追記
之以見讀書種子之說確有可信非偶然也先生名鏡字
劍光月峯其別號

頃閱錫山顧崧圃

錦春

菰蘆吟有贈萬劍光詩云劍光先

生七十五落落喬松瘦而古與我測交今七年兩意融如水投乳先生之誼我所佩先生之概我能數不喜韓彥道呼盧任麤鹵不悅高季式括飲恣轟聚不聽淫翹歌不觀沐猴舞不學者闍之佛瀛洲仙不作秦陽之農邯鄲賈世人逐臭如蒼蠅先生身不接錢虜世人吸餌若陽鱈先生足不蹶公府閉門課兒孫書聲澈屋宇五經註三傳疏韓歐文幾編遷固史兩部卷卷加丹鉛字字拗魚魯有時藻思撐胸腸灑灑千言一傾吐詞瀾尙抵滄溟翻筆勢猶同黃鵠舉所惜鬱湮名不伸歲歲槐黃負辛苦至今頭鬢絲飄蕭一沐朝廷恩始甫

劍光溺苦於學累試不售至丁卯始以年老恩賜副榜先生

潛江舊聞五

十一

崇雅堂叢書

見我輒低面自恥微名非自取我初亦爲先生傷今則幡然轉一語君不見唐朝才士羅江東金榜一生名厄沮又不見方干之輩十三人身後登科竟何補可喜而今雙鑠翁居然人健猶如虎此詩寫先生生平摹繪畢肖不啻頰上三毫可以知先生之爲人矣

潛江二藏書家

潛江在明代有二藏書家一歐陽氏大業樓一柏台朱氏擁萬閣大業樓茂野給事柏所建儲書甚富惜身後寢就散亡并樓亦燬矣擁萬閣則創自渭瞻比部宗望其子止園文學之珮繼之經史百家儲藏賅備傳至石戶梅人父子遂得以恣其涉獵爲時聞人藏而能讀識者趨之自悔

人卽世繼起無人加以陽侯肆虐藏籍遂不可問矣書既無存又無目錄流傳以故人無知者

崇禎末潛江六忠節

明崇禎十六年闖賊破承天長驅陷潛江爾時潛人以罵賊不屈死者凡五人曰朱士完曰歐陽燧曰楊自騰曰柴孕參曰劉諒國士完字符禺崇禎丙子舉人揭榜之夕夢黑幟墮其墓門粉書亂世忠臣四字及賊至被執知爲孝廉欲官之完不屈械送襄陽闖營道經泗港嚙指洒血題其壁曰柏台朱舉人死處遂自經賊所過焚燬村里爲墟惟完題壁巋然獨存見明史盧燧字見日號响嘯崇禎中爲盱眙令廉明有聲致仕歸盱眙之民立祠祀之迨癸未

潛江舊聞五

三

崇雅堂叢書

賊陷潛燧被執欲降之燧曰我大明臣子豈肯俯首汝賊

求生耶與妻廖氏同日殉節見一統志及勝朝諸臣殉節錄自騰字孟昇

以儒生工騎射癸未六月賊將陳良保同僞令趙國珍率

兵巡潛自騰率鄉勇迎戰於京山之喬旺口以深入無援

被執箕踞罵賊賊支解之見康熙潛江志同時柴孕參亦募鄉勇

拒賊不勝被執使降參曰爲首起義者我也肯覘然從賊

乎遂遇害見湖北通志賊旣陷潛城劉諒國奉母蔣避亂湖濱

游騎突至蔣氏投水死諒國悲憤罵賊賊怒亂刃之至死

罵不絕見光緒潛江志自闖逆搆亂衣冠士族汗僞職者相望守

土官吏或望風稽顙乞憐馬首冀幸苟全夫孰敢櫻其鋒

者潛叢爾邑乃有若而人見危授命視死如歸豈徒一邑

之光間里之榮而已蓋天地正氣所繫也彼臨難苟免者
獨何心哉其先一年有死於左良玉手者一人曰游鵝潛
南鄉人也生有至性聞良玉爲賊所敗繼兵大掠甚憤及
良玉至潛鵝被執抗言曰將軍誓纓世族朝廷倚若長城
不戮力勤王殄滅逆賊乃長寇流毒殘及赤子將軍何面
目見先帝乎良玉大怒縛鵝并其子文琪殺之見康熙此
潛江志
崇禎十五年事是年良玉駐兵朱仙鎮爲闖賊所敗驅襄
陽一郡人以實軍闖賊乘勝攻良玉良玉不能敵宵遁從
楚王乞二十萬人餉不應良玉縱兵大掠士民死者無算
自十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十六年正月中兵始去居人
登蛇山以望叫呼更生曰左兵過矣良玉既東闖賊遂陷

潛江舊聞五

三 崇雅堂叢書

承天旁掠諸州縣明史左
良玉傳然則長寇流毒殘及赤子自是
良玉罪案後代史官不過據實論定而已而游鵝以一鄉
里細民不畏刀鋸斧鉞之誅面數其罪則尤難也此六君
子者僅朱士完見於明史忠義傳其餘五人明史均不載
世人無知者予故表而出之

潛江二閩秀

潛江二閩秀一爲王生柏室張氏邑高士張承宇之姊幼
慧工詩有所作輒焚之不以示人謂非婦女所宜也常有
句云懶將脂粉同兒女恨不鬚眉學聖賢其識解之超志
趣之正恐非近世文人所及又讀詩絕句云病廢機絲老
廢蠶牙籤細帙性偏耽唐詩漢賦都收捲日向明窗誦二

南不讀唐詩漢賦而讀二南則其胸次可想此詩沈歸愚
選入國朝詩別裁集以爲棄辭藻而重修齊閨中知本之
學蓋篤論也著有閨中雜咏二卷一爲朱萬榕室劉之琪
號竟凡生而識字能記前生事八歲卽能詩任筆所之遇
境成詠不必締章繪句而自然中節又善爲功令文而論
文尤精此更非尋常女子所能矣其子邦彥嘗赴郢應學
使者試屬熟讀老泉管仲論且示以詩曰三歸奇蹟有高
臺仲父當年實霸才諸葛隆中曾自比老泉論裏莫相猜
輕浮骨相原非福腐爛詩文不是才此去郢中歌白雪倚
閨望汝及時回及入場試題乃管仲儉乎二節邦彥文極
推許管仲如母指爲初頤園學使所激賞拔第一人皆謂

潛江舊聞五

西 崇雅堂叢書

竟凡殆有夙根云著有藜閣吟二卷雙清閣詩二卷李少
邨孝廉前芳爲之序

閩秀余芳瑤縣志漏載

往黃蘊山先生語余潛江閩秀張氏劉之琪二人外尙有
余芳瑤能詩與劉之琪唱和後嫁江陵陳氏聞有詩集刊
行未之見也余隨檢康熙潛江縣志漏未及載嗣檢乾隆
江陵縣志載有余芳瑤湖居四景廻文詩四首並附識語
云芳瑤本邑陳氏婦潛江舊家女也隨父孝廉天山宦蜀
題詠最夥後歸陳號三湖詩史與奇女劉之琪唱和有集
乃知蘊山先生所談信而有徵再檢潛江縣志選舉表順
治辛卯舉人有余增遠注云任通州學正不云宦蜀亦不

云號天山天山是否增透疑不能明也但芳瑤之爲潛江
舊家女則無可疑矣如續修潛江縣志余芳瑤不可遺廻
文詩四首以琴棋書畫爲韻附錄於此春湖一碧帶林陰
秘閣間開帙走蟬新笋出籬疎插影古泉流澗冷藏音勻
勻柳綠垂絲嫩艷艷桃紅著露深鱗躍藻間波上下塵心
滌處枕囊琴一夏深清枕一風幃窗向書聲水遶籬架擁
飛花香積案欄遮幽竹翠橫墀嗶嗶蟬聲藏綠密翩翩蝶
夢入紅迷謝珠荷葉清凝露夜靜閒敲一局棋二秋湖滿
岸野林舒渺渺飛鴻列陣如道節老松霜染密淡香叢菊
雨披疎愁眉鎖盡荒山遠曲徑穿來寒谷虛樓倚暮天南
極杳幽窗淨几暗堆書三冬寒欲售書囊債爛漫梅窗清
潛江舊聞五

五 崇雅堂叢書

興快松掃半天霜月斜雪堆瑤島石山怪萼萼夜鼓漏聲
殘淅淅驚風嚴律解容歛湖光澹碧虛峯高聳對南樓畫
四 四詩組織工巧如天衣無縫文人學士且難之何況閨
閣女子潛江有此才女縣志可聽其遺漏乎惜其集不可
得耳

朱劉二家詩合刻

清初潛江多詩人而劉阮仙朱悔人兩先生爲最著劉著
有菱湄集彭禹峯學使序之朱著有東浦集漁洋牧仲竹
垞諸先生序之遺稿散佚不傳道光中劉迪庵學博用賚
搜索遺草以爲朱劉二家詩選而以悔人之父士尊阮仙
之叔祖道隆兄弟率國信國廣國暨族人連俊曾孫女竟

凡之詩附之王霞九熊兩溟爲之序菱湄東浦二集已亡
賴此選本存什一於千百耳

潛江縣志

創修潛江縣志者爲明教諭豐城崔峯其書成於弘治壬戌紀成化以前事次則明知縣婺源潘之祥任編著者邑人歐陽副使柏劉侍御寅李西鄉鳴也成於萬曆庚子凡十五卷紀萬曆以前事繼則清知縣邵陽王又且任編著者邑人朱拔貢士尊向懷遠大觀也紀康熙庚戌以前事編次未竟邵陽以內擢去書迄無成繼邵陽後而修潛志者爲知縣清澗劉煥編著者爲邑人朱石泉載震其書成於康熙甲戌凡二十卷紀康熙癸酉以前事崔潘二志佚

潛江舊聞五

夫
崇雅堂叢書

不可得見王志久不傳惟京師圖書館尙有鈔本九卷

卷至七卷又藝文二卷

殘缺不少完全至今存者獨劉志耳光緒中

知縣陽湖史致謨復爲續志二十卷紀光緒己卯以前事初本延劉叔俛恭冕任纂修中道謝去繼之者苦不得人未爲善本也自己卯迄遜國之末又閱數十年大有文獻無徵之懼則開局重修之舉爲不可緩矣

項閱沔陽童內方集有答顧東橋論修承天志書稱司徒孫公志安陸荆門司成魯公志景陵大參初公志潛江而敘亦志沔陽欲求承天之事大抵具矣云云乃知邑人初臬亦曾爲潛江志也臬在世宗時以議大禮受廷杖直聲動朝右累官至雲南參政所至均有功績惜其書不傳朱

梅人修志時亦祇稱見崔潘二志不云見初志蓋初志亡佚久矣

又閱明朱睦㮮萬卷堂書目收有金臯所纂潛江志四卷其書不知成於何時亦不知金臯何許人也

康熙潛江縣志之失

康熙潛江縣志二十卷分十三門一縣紀二天官志三輿地志四建置志五學校志六饗祀志七風土志八賦役志九河防志十秩官志十一選舉志十二人物志十三藝文志爲邑先正朱梅人先生載震所纂文筆頗稱馴雅然其中不無可議先通議公三餘筆記有一條專論此書得失持議甚精雖起朱先生於九原而質之當亦首肯也畧云

潛江舊聞五

崇雅堂叢書

凡著書篇名與書名有別如史記百三十篇之子目以紀表書傳世家名而不以記名漢書百篇之子目以紀表志傳名而不以書名避重複也朱志十三門除縣紀外餘如天官輿地之類均以志名則不免與書名重複矣可議者一方志不可無圖地圖尤要如現勢地圖沿革地圖以及水道隄防鄉區村鎮均於一縣政治有關非有精密之圖不可朱志無之但有城池縣署儒學等圖於政治何益可議者二最無理者天官一志也子目二一日分野一日災祥楚地爲翼軫之分野楚地大矣非潛江一邑所得專列入縣志何所取義至於災祥乃班志五行之屬非遷史天官之類混稱天官殊非其實可議者三文廟啟聖祠以及

名宦鄉賢二祠既列入學校志矣又列入饗祀志不嫌重複乎可議者四點綴風景如瀟湘八景之類最爲方志陋習朱志所載潛江八景雖云沿襲舊志未免失於別擇列入古蹟究嫌未安可議者五風土一志列風俗物產可矣至若墟墓別墅之類應列古蹟乃並古蹟列入風土豈非實不稱名可議者六忠節傳首明安達爾乃元至正中潛江達魯花赤也雖以禦寇力戰死應列秩官志宦蹟傳鄭文暹後列忠節傳非也可議者七人物志闕漏尤多袁珣初芳初且廉吏也隗邦衡循吏也亦義士也張懋仁周光祚篤實行崇正學端人也李曉關維甸朱恪舒詩人也而列傳無之何暉祚王海雲張文蔚郭劍孝子也而孝友傳

潛江舊聞五

夫

崇雅堂叢書

無之張邦彥以善畫名而技術傳無之歐陽東暹之女賢女也歐陽焯生母張氏何翰妻方氏賢婦人也而列女傳無之非疏漏而何李之皞傳稱皞篆儒學碑記見金石記然志實無金石記非矛盾而何初言有列傳矣又列孝友傳一人兩傳不幾於疊床架屋乎可議者八藝文志應踵劉班成規專載書目乃沿俗例專載文詞與詩文選本何異可議者九方志網羅文獻應有金石一門潛江設縣雖晚碑刻不少聽其佚亡不加蒐集寧免闕畧之譏可議者十統觀全書惟賦役河防兩志最爲精確雖河防志未闌入康熙以後事乃光緒重刻時爲無識者所彘入非朱志本然也朱先生在康熙間負盛名所著之書大半軼亡存

者獨此志耳後來承學之士固應兢兢保持然偶有失違又豈可隨聲附和故畧加辨正以附諍臣之義非敢指前人之瑕疵也

光緒潛江續志之失

先公三餘筆記又有一條論光緒潛江續志之失畧云邑宰史幹甫明府刻潛江續志成以一部示我粗閱一過令人愀然不樂無義法無體例不待言矣其敘事乃至無倫次其記載乃至無別擇雜亂抄撮不成片段徒取充卷帙而已如學校志之歷代學校表典禮志之禮器圖舞佾圖均自他書抄入於潛江無絲毫關切也而兵防志尤爲冗濫咸同間髮捻之亂潛江當兵衝鄉團之戰死者婦女之

潛江舊聞五

九 崇雅堂叢書

被兵死者約計四五百人按名列入不幾同點鬼簿乎女貞一志其中頗有不理人口者君子存心忠厚不忍明言也以此推之則採訪之猥濫可知而載筆者之不免曲筆亦可知矣統觀全書雖有二十卷之繁而寒儉特甚舊聞軼事漏載殊多頻年遭水旣苦文獻無徵又無人負網羅之責以故寒儉如此不特寒儉而已蕪雜荒率鄙陋諸弊均所難免蓋總纂初本屬之劉叔俛先生先生經學湛深果出其手當有可觀不料到局日淺去不復回分纂諸公七手八腳罔識著述體裁明府但知好名毫無學識既無人總其成又急欲成書遂至成此笑柄湖北通志局方徵集各府縣志以備編纂通志材料此志若上之省局豈不

令有識齒冷亟應敦請夙儒重加編纂免至貽笑士林聞
萬九華先生於史志有所改定未見其稿本不知已成否
蓋萬先生亦大不滿意於史志也

潛江舊聞卷之六

崇雅堂叢書

潛江甘鵬雲纂述

潛江名宦

潛江名宦祠祀名宦九人一史純一一史華一教鉞一周延一周洪範一朱熙洽一徐熙一韓國璽皆知縣一任良幹則儒學教諭也又奉檄入祀者二人一蔣永修督學副使也一楊素蘊湖北巡撫也蔣楊二公其功德不獨在潛非一邑所專至若教周之開河請蠲朱公之清田繕城皆潛百世利也二史之勸農興學徐韓之勤政愛民亦潛人所不能忘者其永食於有廟宜矣然而未盡也卽如王公又且承貪殘顛頽之後丁軍役水患之餘潔已甯人均田

潛江舊聞六

崇雅堂叢書

賦興學校禁協夫實綏我邦民稱到今其功德不後於諸公也又如劉公煥滌前令之煩苛問潛民之疾苦革羨餘急隄防抵虛租清逃畝薄罰緩詳鞠讞修邑乘彌盜源其所設施皆大有造於潛以視諸公無多讓也律以捍災禦患之說王劉二公均應俎豆馨香永之百世顧祠祀未舉旣無以順輿情亦且失崇德報功之義甯非闕典歟

宋代潛令可考者

趙宋一代年逾三百潛江令丞簿尉舊志乃闕無一人蓋文獻無徵故記載不免闕略耳然尙有可考者據宣統諸暨縣志卷二十七列傳宋張定紫草塢人從軍建康時清流縣有寇寇使定攝清流令入洞降寇五十餘人轉潛江

令

原注浙
江通志

端平閣定從孟珙守鄧州改湖北制置司計議

官

原注吳
淵類集

據此是張定在南宋理宗時曾任潛江縣令也

惜乎其治潛政績不傳友人王青培曰依此推尋之知宋代潛之令丞簿尉必多可考當不止此一人也安得畱心文獻者徧搜索之

鄭侯德政碑

朱志頗有法然其失也簡簡則於前人事跡不免多所闕略如有他書可考尙可據以補其闕否則無從措手矣宦蹟傳有鄭文暹元循吏也傳僅寥寥數語但云侯宰潛能導揚風化撫字黎元公正廉明獄無畱滯而已其傳末有既去民立碑頌之一語亟思覓得碑記讀之然石久亡求

潛江舊聞六

一

崇雅堂叢書

之不可得幸其記文尙存耳其文爲元耆儒安惟懷所撰記侯德政凡四事一平訟獄一防水患一籌荒政一清盜源較傳爲詳可以補朱志之闕今錄其要於此侯之蒞潛也敦四民之業崇五事之利審察冤抑勞形案牘明慎用刑剖決如流務使歸於無訟而後已又云潛當江漢二水之衝歲苦水侯則視民之溺如己之溺築隄防濬溝渠竭盡心力處公如家民不勞而工成克免水患又云甲申大旱年穀不登民皆缺食老羸仆壯者四散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備述人民流離轉徙飢寒困踣之狀上聞朝省發倉廩賑貧乏全活無算又云歲荒多盜人民苦之侯運籌決策廣布耳目尋襲追捕多所擒獲盜賊屏迹

民得安枕花村月明夜無犬吠此四者皆人民切身之利害侯以熱心毅力處之真不愧親民之官矣考侯之宰潛在元至正年間四年任七年去由至正迄今已六百餘年設非此碑文僅存焉能得侯政績之詳如此哉傳不著侯籍貫據碑文則知侯爲荊州人潛本荊屬邑以荆人而宰潛則知爾時尚無迴避本籍之例在宋亦然畢漸以潛人知荊州府事是也

潛江宦蹟傳元闕明安達爾

潛江設縣始宋初時罹水患紀載闕如以故宋時知縣纔得一人餘無可考元時代較近年纔數十潛令可考者亦不過三人而已一阮伯顏延祐間任以興學造士著名有李惟中所撰儒學碑記可據一鄭文暹至正間任平訟獄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防水患籌荒賑濟盜源其政績也有安惟懷所撰德政碑記可據一明安達爾元統元年進士至正間由宿州判官遷潛江達魯花赤十二年賊蜂起由沔陽逼潛城明安達爾倡勇敢出擊賊擒僞將劉萬戶進營蘆泆賊衆奄至以無援力戰死闔家殲焉僅一子名桂山海牙者以懷印綬去得免見舊志忠節傳按三人皆潛令邑志應同列宦績傳俾歸一律乃宦績傳僅有阮鄭而列明安達爾忠節傳則未免爲例不純蓋宦績一傳皆守土之官明安達爾既係守土之官烏可漏也將來如重修邑乘明安達爾仍以列入阮鄭之次爲是

嘉靖初潛江兩循吏

明世廟初年潛江有循吏二人一曰敖鉞一曰周延鉞字秉之高安人嘉靖元年以舉人任潛江果敢任事甫下車會大水爲災疏請減免錢糧以惠災黎得請免民租之半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三年以進士知潛江守嚴而吏畏會大水賦逋特疏於朝請減租恤民困得旨蠲免向例錢糧平餘率充牧令私橐故地方官到任率以催科爲先務雖有奇荒大災目睹小民困苦顛連不以上聞匿災謀私古今一轍二公獨肯爲民請命非撫字心勞而能若是乎真不愧親民之官矣嘉靖到今年逾四百循良政績漸就湮晦潛人無能言其事者故特表而出之並將二公疏稿略載於此以備後人談名宦政績者有所考焉敖疏略云

潛江舊聞六

四 崇雅堂叢書

潛江地方實居襄水下流最爲低窪襄江水發於八月初五日衝決柘林堤岸灌入鄭浦沱埠崔家等垸泛濫橫流初六日夜衝倒西門城脚灌入縣市頃刻之間高屋封簷矮屋封脊倉廩公廨吏舍半房大半傾倒城市之中蕩漾若湖鄉村之外瀾茫似海滄死老幼男女九十六人漂流民房三百餘間通縣四十八垸田地全被滄沒飢民徧野哀鴻嗷嗷亦可謂奇災矣頃奉布政司糧儲道會徵劄付到縣派收本年秋糧臣竊伏思之秋水爲災慘於春夏蓋肅殺之氣已嚴發生之意不敷水落之後無可種藝止種二麥熟在來年本縣庫藏旣空倉儲又竭無可賑濟秋冬及春存活尙難應完秋糧何從辦納況本縣自正德十一

年以來連年遭水前該縣官未曾申奏因是錢糧併累小民逃亡至今未歸田土荒蕪至今未闢今此非常重災陛下若不寬宥之則催徵之令一出荒殘之民舉逃非惟臣不能爲陛下催科臣亦無所於催科也事至於此則縣雖設而無其民虛名而已於國家何益糧雖徵而無其實虛文而已於國計何補伏望陛下憫憐民瘼特賜恩恤將應徵秋糧盡數蠲免甦救荒殘仍乞勅撫巡衙門設法賑濟潛民庶幾得生臣非敢負國欺天干譽百姓實不忍此遺黎再罹逃亡之苦伏望俯察臣愚不勝幸甚周疏略云臣待罪茲邑因見連年災傷極力撫卹詎意四月內陰雨連旬河水暴漲將各圩垸盡行衝倒水退之後臣亟行檢踏

潛江舊聞六

五 崇雅堂叢書

照得潛江地勢有如鍋形一缺其口不能復出必俟其自乾而後已今已月餘水退未盡其間地勢高者淤泥盈尺苗失其顛低者蓄水成湖殆不有其根矣百里之內顆粒無收該年秋糧將何所出又況連年水災雖不得苗尙已收麥今年之水至自四月苗旣不有麥且無成較之往歲災加數倍今雖欲復種旣失其時又乏其資潛民之命不過寄生於柳皮茭葉之末而已臣亦何所庸其力哉臣又照得水自夜至倉卒無備有升屋逃命連屋漂流而死者有住居曠野無舟救渡而死者有舟小人多載至水中而死者啼哭之聲入耳寒心困苦之狀觸目奪魄事至於此民不但逃而已也逃必至於盡而後已不但死而已也死

必至於盡而後已臣不忍太平之民至於逃移死亡之盡
遂竭力撫卹以培植國本然臣但能撫之不能以無徵之
田而爲有徵之糧且又各年拖欠派辦一時併徵其何以
聊生哉伏望陛下察臣言之不妄憫民困之益深勅行戶
工等部將本年秋糧毋拘兌運盡行蠲免其各年未繳未
完額辦歲辦等料暫且停徵仍乞發給內帑前來賑濟庶
幾垂斃之民尙有更生之望讀此二疏則知二公之用心
全在撫恤民生以培植國本今之爲宰者但知搜括以飽
私橐而已小民之困苦顛連充耳若不聞以視二公之所
爲幾若景星慶雲之不可復見不禁令人有世道升降之
感焉

潛江舊聞六

六 崇雅堂叢書

崑山朱公治潛政略

潛江自元明以來不無循良之吏其尤嘖嘖人口者莫如
崑山朱公蓋公宰潛以實心行實政而清田修城兩事爲
潛創百世之利有以深入民心故潛人迄今思之不能忘
耳公名熙洽字鴻甫號明山崑山人萬曆三年由進士令
潛江甫下車召父老問民疾苦父老曰歲苦水又苦田之
無貯糧漁冒亂豪強猾吏因緣爲奸民多逃亡公曰審若
此則清田宜亟矣時又有以築城之議進者公曰欲築城
先清田田清則糧無贖糧無贖則人不逃乃可驅而役耳
於是奏記大府曰本縣之弊莫甚於錢糧不清歲稞之虧
實由於田地相混豪強乘利便連阡陌而賦無升合之輸

貧民以賠賦無立錐而歲受誅求之苦每逾限期則瑣尾
充庭而推究其原多甲逃而乙代按稽冊籍則產業開載
而夷考其實皆產去而額存甚至戶口仍洪武之舊數人
其頂一戶得驟閃以遂其奸謀淤田冒漁糧之名沃土接
畛連坵工避就而不輸租賦良民無計可免則以逃竄爲
良圖奸民有隙可乘則以投獻爲上策全楚之弊未有若
茲邑之甚者也欲民有定居須賦有定額欲賦有定額須
田有定形則非清丈不可矣顧積弊已久更新爲難清丈
一舉小民之所深欲大姓之所不便流言易動怨讟朋興
事未發而釁已滋功未成而任已改所以志節之士欲自
奮以圖功而遷代之餘鮮克終而奏績也伏望主持在上

潛江舊聞六

七

崇雅堂叢書

斷然必行使信令不阻於奸豪規畫不撓於羣議則職得
效尺寸之勞而潛民永沐生成之賜矣書上得報可下令
閭閻環潛土疆而度之遴公正劉爾宇肩其任公則斤斤
焉持三尺法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雖炎暑暴行赤日中
無勸也亡何豪強流鑠金之口道途騰沸意在撓其成公
則曰吾信吾無他腸已耳安能快彼羣鯨魚肉我民哉堅
持初議不之恤也其清丈之法先理隣邑界次理邑中界
家各爲丈文畢則受成於里里各爲丈文畢則受成於公
正懼公正之或蔽於里也捲簾總丈丈有餘田者罰懼公
正之或私所好也履畝抽丈丈有餘畝者罰又懼田之不
能以一則齊也沃壤水澤糧各有差而藉僞以亂真者罰

釐然秩然規制井井頃之公正以籍上公乃親總潛賦而均之俾與畝稱田無餘於糧者時且奉詔建城垣公曰清田所以築城也田既清無慮築城矣乃舉田之兼於豪猾者悉輸官令得入錢以世其土而因以所入之錢購城之需蓋於清畝中寓繕城法焉法具令行意周事舉故不期年而城工完又不踰時而田事竣也自是而後獄訟斬然熄兩稅應輸者至擁公庭不得遣境內喁喁誦說平治焉公治潛專務利民善政纍纍不具書清田修城二者非常之原利賴百世故備書之以諭後之爲司牧者

甘鵬雲曰公之清田也鄭京山舉袁大參國臣劉僉事垓均爲之碑記而僉事之說尤詳其言曰田均則賦平賦平

潛江舊聞六

八

崇雅堂叢書

而人爭輸焉裕國計基化理利一里各爲戶戶各有籍豪強不得逞兼併恣影射民生安爭端熄矣利二鬻人者計田爲糧計畝爲值不得損糧不得增彼奇貨乎富民者雖欲爲增益糧價之說安施乎是富民得免他日患也利三鬻於人者田去則糧去糧去則役去無田利亦無田害是貧民得免今日患也利四公之利潛如此潛民之不忘有以也公之去潛也潛人如失慈父母孳留不可得則相與立祠像公以致慕思及其卒也則又崇祀名宦祠康熙乙巳公沒百餘年矣潛人之思公如其在時舊立公生祠中毀於水復爲公建祠忠義廟左以永厥祀非公功德入人之深胡能令潛人尸祝無替若此信乎三代之直猶在

斯民而廉吏未嘗不可爲也

聞之萬穉雲先生縣門舊有清田碑記四通一爲朱公自撰一爲知京山縣事鄭皋撰一爲山東參政袁國臣撰一爲雲南提學僉事劉垓撰又有修城碑記一通亦朱公自撰經紅羊之亂燬矣無復存者朱公祠碑記凡二通一爲山東濟南府知府隗邦衡撰一爲刑部尙書徐乾學撰今均亡獨其文尙流傳縉紳閱耳可幸也今附錄於此以備談循良政績者有所考焉

朱熙洽自撰清田碑記云或問田必有畛制也惡用清曰爲畛之不明故清耳曰畛何以不明曰楚故多水患而潛於楚撮土也襄漢會流決口數四已而渾沙漸積

潛江舊聞六

九

崇雅堂叢書

湮沒界址民惟視強弱藝治而田額紊矣且漁湖徙入民田漁穉輕富者利糧之輕非漁田不收而鬻者急於求收則以糧田假漁田以售卽存糧不顧也是以有田者無糧糧多者勢田而糧額又紊矣又有王府太府官莊之田顯承等衛籽粒之田且邑之中十居三四以蕞爾之地供朝廷宗廟陵寢與夫山川社稷百神之祀餉邊養士班俸給驛之需咸取足於田而田復不清民何以瘳余用是傷之也請於當道而當道亦憐而從之於是窮二年之力冒煥寒之禁涉履詢計規復原額而豪強者惡其害已也謗議百出幾成貝錦余喟然曰此非余事民事也彼讒者直病余耳如罷民何天若愛民必

濟此事今果幸而告成以復原額之舊甚哉天之愛民深也余何力之有焉

鄭皋撰清田碑記云明興稽古定制詔天下有司墾田以聞大司徒則壤等其賦載在尺籍藏之天府以其副下所司風誥天下布信黔首至彰明較著矣然承平日久民殷富規田常累鉅萬賦每失額尺籍漫漶卽良吏抱策莫能覈始慨然發憤慕古均田之議思畫一以維之而楚爲急楚之屬潛尤急蓋潛地卑衍當漢水建瓴之勢歲墊輒齧田廬紊經界民或徙而避役以故嘗損歲輸爲司牧憂居亡何吳郡明山朱侯來主是邦邦之父老咸舉手加額曰吾聞朱大夫天才綺練以文名今

潛江舊聞六

十 崇雅堂叢書

來知吾潛將以學盡究於政潛眈其永有賴乎潛故環堵而城無樓櫓堅壁之固邑人常患之謂潛雖最壤實金陵上游阨塞則荆郢襄鄧可以無事欲奠金陵莫若安荆郢襄鄧欲安荆郢襄鄧宜莫如城潛一日父老相扶攜以城請侯驥然曰勤哉諸君之軫念於桑梓也顧政有要焉不可以無審昔孟子譚仁政先經界而謂城郭不完非國之害此豈緩自衛耶蓋經界正則分定分定則役均役均則民力裕力裕則有其衛矣雖不城郭庸何病卽欲修而城郭徐而舉之未晚也父老唯唯退明日以清丈事白當路當路允其議始下令閭閻環潛之疆土而度之遴公正劉爾宇肩其任各受戒以往計

畝分步行沃埤壚悉入版圖之數無敢欺謾者頃之以籍上侯頗慮其贗也時復出不意履畝抽丈咸如籍乃親總潛賦而均之俾與畝稱其田之兼於豪猾而輸官者民咸願出貲以佐城役而世其土侯許之遂布爲令令出吏民罔不懾神明歌來暮謂數百年之蠹賴明侯一旦釐之矣而所輸益饒於是始庀工爲城守計且視糧額上下其役民乃私相戒曰曩者大夫履畝勞在足民今舉城役勞在衛民大夫職勞以遺吾逸奈何復自愛無少長踴躍赴工惟恐不亟甫四閱月工具竣當路益賢侯政踔躒獨惜其用之小爾假令侯秉軸主事以均潛者均四海以城潛者城九關豈有異理哉夫孟子

潛江舊聞六

十一

崇雅堂叢書

不獲正經界於滕漢儒董仲舒師丹輩屢肇限田議亦不竟其施越六百年而李安世始僅僅行於魏又四百年而宋倣之爲方田均稅法當時稱便今去宋五百年而我明山公傑然自建試於潛輒效甚得黔首歡心明興一百禩稱均平吏材一見朱侯耳詎不焜耀史冊哉余與侯謬連通籍又幸偕吏茲土樂二政之告成而欣邦人之塗詠也於是敘其緣起勒諸貞石以告來者若侯之善政矚然爲世程余不容言二者最著甚故特表而出之餘俱類此矣

袁國臣撰清田碑記云高皇帝郡縣天下授民常業田與稅埒焉率土皆然吾潛地方百里稅僅僅以萬計然

而糧額冒亂何也蓋潛之爲邑當漢下流自嘉靖以來漢水數漲漲則田沒而民徙田沒則經界淆民徙則故業失猾里豪右往往乘此蠶食又漁田屯田與民田犬牙錯如而民田之稅較漁屯所輸不啻十之七八小民欲紓目前之急率影射以售以故阡陌其田者無升合之稅稅至數十石者地鮮立錐做也久矣前令歲更代易比至邑故不悉又不有籍可稽咸承訛襲舛濫觴獄訟而國計之逋民用之訕日甚焉且潛爲興邸湯沐故無城當路移文督繕城甚亟而疲瘵之餘公私罄懸相視莫敢發猶然據賦稅額數而坐派焉意謂親於吾身可幸免夫緇及矣其如民何頃明山朱侯蒞止甫視事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諸司築城之檄又至侯召見父老問財力所出狀父老具告前議且刺刺稱不便侯曰公家一切緩急何者不倚辦田稅乃潛之民田者不稅稅者不田若此竊慮溝中瘠罔所蘇息復執此爲勿亟之役是猶囊人枵腹粹責以肩重鮮不仆矣顧成案已具勿庸議城且議田稅於是決策當路請清之旣得請乃屬部下民令曰爾惟彼疆土之正毋爾越吾有罰又令曰爾惟自報之悉毋爾隱吾有罰又令曰爾惟互察之詳毋爾縱吾有罰侯則斤斤焉持三尺法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雖時炎暑暴行赤日中未始有厭勸意亡何恣睢者流鑠金之口道塗騰沸益撓之也侯曰吾信吾無他腸已耳安能快

彼羣鷲以魚肉我民哉晝夜吃吃手持田稅大較而裒益其間他如陂池林莽稍從寬等漁課籽粒不失舊額以萬厯丁丑十月而計籍成按其籍行之匪直財力適均城成不日而獄訟斬然息兩稅應輸者至擁公庭不得遣境內喁喁頌說平治若重覩高皇時也嗟乎如侯者難哉難哉今之人抵掌而計天下無難爲者及當事變紛綸首尾牽制靡不逡巡卻步爲自全計乃侯破百年積弊與民更始羣射四至一不爲動如砥柱然要之守以見定才與誠合爾不然幾何而不爲所中格哉夫率舊無過循故違非一恆人能辦矣侯豈好爲多事以趨赫赫者耶弊則掃而更之且爲來者張本所願後之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君子朝夕修之以保有終則召父杜母後先焜耀豈惟潛民之休不佞幸矣

劉垓撰清田碑記云潛爲興都重地當江漢上流頻年洪水爲害田是用圯疆湮井沒戶移賦易有無田而糧者有無糧而田者有田與糧不若者且也豪民鬻田不鬻糧豪民利貧民病矣橫民藉田以增糧橫民利平民病矣其或民則隱田以負賦也而敢於負上上則計賦不計田概民而征之而敢於負下上下交相病矣嗟嗟仁政始經界經界不正仁政謂何然潛民病潛民安之有創爲畫一之說者卽民用駭何以故樂因循而便私圖也今上加意舊邸慎選守令乃以明山朱侯來令潛

侯下車首詢民利病謂清田均賦爲吾潛第一務始謀之左右左右難之告之齊民民猶有譁者侯曰吾不能爲吾潛長子孫願獨不能爲潛子孫謀乎且與御時之好以矯民譽孰若建百年之利以貽民安哉彼民何知安與慮始乃毅然行之上其事於監司於御史及御史大夫咸報可於是選於眾得公正劉爾宇者總其事先理邑隣界彼我疆理犁然森然不得滑吾境也次理邑中界曰府田軍田因其舊勿籍制也曰漁田清其奪吾民者以歸民而存其爲漁者法也家各爲丈丈畢則受成於里里各爲丈丈畢則受成於公正懼公正之或蔽於里也捲簾總丈丈有餘田者罰懼公正之或私所好

潛江舊聞六

西 崇雅堂叢書

也履畝抽丈丈有餘畝者罰又懼田之不能以一則齊也沃壤水澤糧各有差而藉僞以亂真者罰時且奉詔建城垣民力告匱乃舉田之兼於豪猾者悉輸官令得入錢抵業以爲建城費蓋於清畝中寓繕城法焉法具令行意周事舉故不葺年而城工完又不踰時而田事竣向之難而譁者咸欣然悅翕然誦舉手加額慶千百年之美利而歌樂土焉經始於萬曆丙子之夏成功於次年丁丑之秋功成礮碑間記於余余始不難侯今亦豈能誦侯雖然侯以利吾民也侯利在吾民功在國家豈侯余誦願民利而民忘之而吾不以播告如後事者何因謂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故曰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藉令侯唯民是悅優游日月而無所事事豈
不足以獵聲華取上秩願如吾民何侯懼不傳舍吾潛
而父母潛也故以身任事以事抵怨而事之成也眾利
興矣何也田均則賦平賦平而人爭輸焉上以裕國計
而基化理利一里各爲戶戶各爲籍卽勢猾奸宄不得
逞竊併恣影射於以安民生而杜爭端利二鬻人者計
田爲糧計畝爲價值不得損糧不得增彼奇貨乎富民
者雖欲爲增益糧價之說安施乎而世無子孫憂矣是
富民得免他日患也利三鬻於人者田去則糧去糧去
則役去無田利亦無田害舉懸罄之民皆安堵焉而貧
民得免今日患矣利四昔限田均田之法不行久矣有

潛江舊聞六

五 崇雅堂叢書

能憫昏墊之民懲放析之弊而與民更始卽古循良吏
奚過焉偉哉侯之是舉可與古人均茵伏矣或曰賦清
宜損何家文而家益之此不睹其全而見其偏也夫賦
不患多患不均也昔偏多者七八少者二三是害眾而
利獨也今一洗而平之眾舉輕矣不亦可乎或曰田清
宜增何家文而未必家益之此舉其偏以病其全也夫
田不患寡患不清昔也擅利者七八輸國者二三是私
多而公寡也今舉而歸之官矣脫漏者誰將焉逃乎余
獨念國多事在處爲然潛其小者也微歛有絲絹之爭
徐海有沒徒之苦三晉有地折之虞沿邊有清屯之議
安得侯而人者以張主廟謨而利厥民乎噫上方嚮意

吏治旌任事臣侯當往膺之且天旣以侯畀吾潛未必不以侯畀天下願侯非吾潛之可私而潛則先利之彼不習吏治視已成事今日之事可視哉乃書諸石以諭畱心民事者侯善政縷縷茲以清田記不他悉

朱熙洽潛江修城碑記云余始謁選得潛潛有宦京師者謂余曰潛政無他二事急耳曰築城曰清田余駭然曰此非易事也豈一令可辦乎抑豈一令可竟乎旣而至潛則築城之議頗急而城之具無一有也不得已而徵諸糧民曰糧故多虛數卽正供且不給矧額外之徵耶余因是而究其原糧之不實由田之不清也田清則糧無屬糧無屬則人不逃迺可驅而役耳余於是決清

潛江舊聞六

六

崇雅堂叢書

田之議說者曰二役並舉可乎余曰清田所以築城也彼以爲謬而余持之益堅履闔境之籍勾校其畝而又覈出逃絕戶田昔爲里排隱占者民爭願出直於官以世其土而因以民之直購城之需鳩木石發甄甃蓋經略者一年而城之用裕如也已乃率其民以事畚築閱四月而工始竣樓櫓雉堞翼然可觀而門柝啟閉足備暴客潛至是始有保障之固而議者亦始信二事之果合而爲一也城成矣尙有羨金復請於當道以抵宿逋以充內帑藩祿之用此一舉也吾民有三利焉而彼謂余有所私於內者則出入之籍在天地之監明也

隗邦衡撰朱侯祠碑記云明山朱侯令吾潛六年被擢

命下父老子弟不忍去侯侯亦不忍去潛俾父老子弟
悲也無何竟解履以行越明年父老子弟思之而不能
忘僉謀立石用記厥思而龍山趙侯以言屬不佞或曰
侯何得民之易哉噫侯之得民易正侯之所以難也侯
性果毅剛直凡事所當爲與情所欲爲卽風雨跋涉弗
顧或有憾其不能遂己之私者一切置之弗問縣治舊
無城侯始下車曰清田修城誠邑首務哉然有兼濟之
道焉狀其事請於撫按藩臬諸大夫以田之有餘給民
之無田者估其值用佐城費不踰年二者各就繼以條
編例請飭爲定式而田而丁而賦役大約視戶口阨塞
以己意裁之下吏不與焉數苦襄漢沮洳弗克有秋侯

潛江舊聞六

七 崇雅堂叢書

曰噫吾安忍魚籠我百姓哉亟修緝河防時或親至其
所所至未有不如今者夫侯以嚴明清白之操治衝繁
疲弊之邑當其時呼呵敲扑安能必民皆我諒哉迄去
之日乃父老子弟若有一日不能真諸懷者其故何居
蓋侯以己之艱苦勞瘁繫民之悲歌感慨是故今之去
而思皆昔時之敲扑而呼呵者所致也譬若父母之於
子漸以歲月繕以箠楚不能保其子不號且泣也爲之
子者至立身成名則曰欲報之恩昊天罔極是父母之
勞其子貽其子以可思也古之論守令者曰君子爲政
不靳訶責而感恩懷德終不以訶責而遂已於情其侯
之謂與侯不飾名譽不著聲華卽夙夜不遑蓋曰吾行

所宜然固不意民有今日之思亦不意民之被其恩者至垂之不朽也嗟乎侯以其可思責諸己而不以有思者望諸人此侯之去所以無愧於思也維時趙侯代侯爲令聿觀厥成而佐貳而博士皆後先共濟者例得勒諸石因併及之以置侯祠之左云

徐乾學崑山朱公祠碑記云古之君子其爲政也非沾沾取悅於一時之耳目必將規畫設施大爲興革以經其永久而弘其利賴是以其民始有所不便而其後遂以大服至於身沒而誣思不衰歷歲久而廟祀不絕豈非其入民者深而惠民者遠歟昔者子產爲鄭辨章服伍田疇鄭人咸怨且謗其後乃歌曰子產而死誰其嗣

潛江舊聞六

大標雅堂叢書

之夫生而憂其誰嗣則死而不忘其德可知也使子產沾沾爲取悅一時之計雖其始無所謗怨然當世而忘其德者衆矣又安望其身後哉潛江故邑侯朱公在明萬曆初令於潛距今百餘年矣潛民之思公如其在時舊立公生祠中毀於水康熙五年潛民請之官願復爲公建祠以永厥祀維時給諫王君又且方宰潛邑因民所欲改建公祠於縣南正街之忠義廟左民趨事者雲集恐後未葺歲而祠成於是潛民以公崑山人實予同里先達因介其邑之賢者朱君載震來請余記余按公之令潛多善政其大者清田築城二事潛當漢水之委累土爲城垣數崩潰居民常患昏墊公至欲改築難其

費潛之田有王莊有軍屯有漁課有民田勢不可理豪
右乘民急多占膏腴遺重租賦爲貧民累民以逃匿公
熟計久之慨然曰吾知所以築城矣遂請於臺使者行
清丈之法履畝畫界始令民自丈已抽丈已履丈若藩
若屯若漁各歸其籍於是民田盡出令民得入貲自占
積鏹萬餘乃築城易土以贖凡四閱月竣厥工又以其
餘代貧民完逋賦民始譁以爲非便至是具帖服羣感
悅謳頌雖其姦豪亦以爲朱公實愛我也公旣改官去
邑民攀留不獲乃立祠像公以致慕思世異代遷而遺
愛在人廟食勿替甚矣公之爲政合於古君子之道非
因循小補希效旦夕者所可方比也余祖父與公爲世

潛江舊聞六

九 崇雅堂叢書

戚聞公才識明練精神強固常語人曰吾三日不視事
則神不凝日課數十事則手足矜奮腰膂有力故服官
任事幹辦有方凡他人所難公皆優爲之公諱熙治字
鴻甫號明山萬曆甲戌科進士後歷官刑部郎貴州按
察司副使孫日燦前壬子舉人仕至參政元孫而錡壬
戌科進士今爲臨淄令附書之以見循吏之必有後也

曹珩守官箴

曹珩字佩廷石阡舉人萬曆十八年任潛江知縣初下車
作守官箴自勵其詞曰循朝廷之公法不徇左右之私情
畏君子之清議不畏小人之橫謗恤良善之冤抑不恤豪
強之怨恨懼鬼神之監察不懼刁囂之誣玷求百姓之利

益不求一己之便安積無窮之陰德不積有限之凡財論
人品之高下不論官爵之崇卑爲上古之循良不爲今時
之俗吏刻石於迎賓館之廣益堂邑志宦蹟傳稱珩賦役
有法聽斷精敏士民信而安之則其爲政可知矣讀其守
官箴所謂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者也

武進王公治潛政略

明萬厯間潛江邑宰有一意爲民而受過者一人曰武進
王公公名念祖字孝先初提南宮同輩咸有清華之想公
曰余志在縣宰耳人問故曰爲官可以種德有如縣令者
哉萬厯三十九年任潛令凡有利於民者必竭力以圖之
潛大患在水歲歲議隄防公曰此所謂止兒啼而塞其口

潛江舊聞六

二

崇雅堂叢書

也上古之時不聞有隄水至則均受之極淺淺耳自有隄
而水勢反居上田反居下一決而害不可勝言矣河形若
之水勢如瀉數百里內積歲月之久能無蟻穴乎寸瑕而
萬丈爲墟當水至之時東救而西已崩上圯而下乃緩概
潛之地歲築而歲浸亦可歎也稽之典籍自郢以下至於
內方以達漢口有大別諸山爲門戶之鍵入江必不能提
設有支流以分之有湖堰以滯之如小河口泗港黑流渡
諸口夜汊湖諸窪皆以通漢水之脈而使之不波也近皆
一切塞之惟弊弊焉以隄爲事余自壬子冬至楚迄於丙
辰未見有能自全者今之治水當一疏而一塞不當專務
畚鍤蓋公之政策如此一日有道尹問公築隄何法乃得

長保公曰保隄無法今當議疏道尹咋舌曰此非吾所敢聞蓋各口與湖地均爲豪富腴產必不肯復爲水道而上官多北方人未能親履其地又未熟籌百姓利害但知苟安目前故聞公言齟齬不相入耳爾時惟譚京山歐陽太僕劉通政二三人以公言爲然餘無不掩口笑者

公恫瘼民隱爲潛人所極不忘者在極力請開泗港一事而其受過亦以此泗港本漢水支流自萬厯三十年以後近港市豪緣闖宦爲奸堵塞之而楊林等垸遂不免沈墊之禍蓋自泗港塞而永鎮之淤漸高楊林等垸爲之壑但有水之入而無水之出以故昔之膏腴淪爲窪地但長蘆葦無可播種乃致災民徧野流亡載塗哀鴻嗷嗷慘不忍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聞公勘災至此目覩人民困苦狀惻然憫之自念爲民父母不能救此一方民何賴有此民父母也於是毅然建議開泗港其言曰楊林等垸被災若此則泗港宜開不宜塞彰彰明矣然宜開而不開不宜塞而塞其故何也一由府總之營私一由經紀之專利以逐末之賈而妨務本之農以一人之私而戕萬民之命不太毒乎必使之開而後楊林諸垸之水可出也且楊林之田可淤也此猶以一方言之也蕩蕩漢水承天以下無二道焉築而不疏勢不能驟下則必決自永鎮議築而予已憂之計凡水之故道皆當宜洩洩之必自泗港始今永鎮將告成而下邑益爲凜凜試開泗港以殺其勢而潛之南北諸垸無不受其利潛之

城池倉庫無不受其利可不再計而決也且萬曆二年劉給諫趙撫臺均請疏濬穴口矣嗣後二十一年曹知縣開之三十一年潘知縣開之此數公者皆正人君子也使開之不便則當時胡不聞有水患也正人君子甫至而卽議開甫去而卽議塞其開也以旨以明文其塞也僅奸人一丸泥耳曾不聞有正大之議主持其間而後塞之也其議塞者大率以景陵受害爲辭夫以鄰爲壑余必不若是但漢水自承天而下泗港之河通竟陵夜汊之河通監利蘆洲之河通潛沔如謂景陵塞泗港則監利何不塞夜汊潛沔何不塞蘆洲潛沔在潛而潛不塞泗港不在景而景不塞潛乃代爲之塞以自貽害也耶且景陵護城隄較潛隄更爲高厚景陵之河之巨倍於潛之蘆洲卽開之何害於景陵又況景陵之病水也自有永鎮青山諸水豈在泗港之一縷乎天下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開之利曰殺襄水之勢曰通災垸之水開之害曰費熟垸加幫之功曰減居民壟斷之利相提而論輕重不較然也哉余今隱下民剝膚之痛體上司愛民之心據一己耳目之所及意在必開雖有後禍吾不畏之矣會直指使者錢公椿謁陵抵潛災民訴請開泗港而公亦以築塞之害反覆申明且謂欲救潛民減水患非開不可直指爲之動容允所請工旣興矣而景陵周尙書嘉謨馳書直指止之且屬勿聽潛令王生一偏之言直指覆書引咎不遑也歐陽太僕東鳳聞之大

憤亟馳書承天府知府及兩院論泗港開塞利害甚具兩院深以爲然然業許周尙書未便再主開濬卒堵塞之而公恫瘼民隱之一片苦心遂不免徒託空言未能見諸實事矣迨丙辰大計爲含沙所中公竟去職所列公罪案卽以開泗港居首因盡心民事而受過濬人無少長莫不寃之

弭盜以安良善亦公宰濬善政之一潛地窪下歲苦水失業者多聚而爲盜而沈希望爲之魁時出沒湖汊荏葦間白晝劫行旅人民苦之公慨然曰此長吏之責也計禽沈希望置之獄沈以萬金賄豪紳求緩頰公不爲動卒論如法餘黨遠去潛境無盜蹤潛民莫不頌公之仁明也而大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計乃以寃盜爲罪其是非之顛倒乃至如此

永鎮決太府欲修築徵役於濬公不可乃揭之曰潛江之於永鎮不當築也不必築也不能築也亦不暇築也奚以明其然也漢之廣矣不可遏也上流下塞不決不行決永鎮而水出京景其勢旁殺潛之隄尋常能禦之矣是永鎮之災乃潛之利也若築永鎮則漢水建瓴而趨潛潛將不可保豈有興工築隄以自速其害者乎故曰不當築永鎮決而潛之受害者豈曰無之然東北一衣帶水耳於潛之西南無害也若永鎮築而東北一隅可免西南則已巨地矣拒虎進狼何利焉況以一方而疲一縣之力又何異以一指而失肩背故曰不必築潛民築潛不出門庭極急而

亦極易若赴役於二百里外將派之於田乎而民不堪命
將雇之自官乎而公廩皆虛故曰不能築潛有七十二垵
無一隄不增加無一人不戮力若爲永鎮助將兼而舉之
無此力也將舍而就之無此情也且永鎮築而水勢將倍
於昔緣江者靡不有戒心而工亦將倍之故曰不暇築又
曰自古以來無有與水爭地者障之不若疏之今不議疏
而議障障之永鎮能不決之京景障之京景能不決之潛
沔蓋自太府言之永鎮多太監府地則保永鎮而已利合
荆西而言則有一方受決卽非生民之利烏在其爲全策
也況永鎮之役旋築旋潰亦無必固之方若聽其缺陷以
殺水勢而於決口兩岸築隄以防爲壑之田築隄之費亦

潛江舊聞六

四

崇雅堂叢書

足相當然而永鎮安潛江亦利矣此則本縣所願協力者
也意者地勢人情有所不可乎又曰永鎮工成本縣急自
爲計築隄之外更當潛沔嘉靖間知縣敖鉞奏請於縣河
東岸掘恩江河隆慶間知縣梁棟開新河一道於梁家嘴
以洩夜汊水萬厯初年知縣李之珍開泗港金河今皆淤
塞故道猶存夫使江水汎濫自爲衝決不若先爲之地以
洩之方揭之未上也太府徵役意甚堅及揭上上以爲然
乃止

太府議築趙林責潛民任之公堅持不可上議曰趙林之
役全以爲景太府之於潛有分土無分民也安得舍景而
全責之吾民乎且此役費力多而成功寡成則景受其利

敗則潛當其害不若姑待之太府以爲然止不築
萬曆四十三年總口歲苦決沔委役於潛公力持不可上
議曰隄實潛之地也潛之隄固不能令沔人代築然旣爲
潛之隄沔人何能強潛之必築乎如以爲不相關則於沔
無與如以爲相關則止論利害何分彼我沔人自貽伊戚
於本縣何尤議上上以沔害實甚責沔全役築之

甘鵬雲曰迹公爲政一意爲民而已矣設計禽盜魁安良
善也永鎮趙林總口諸役公力爭之弛民負擔也建議開
泗港豈特恤民隱抑治水方略也卒以忤豪紳意望吏議
以功爲罪賞罰俱矣一人進退不足惜如國失政刑何縣
令可種德公素志可知也未能竟其施奪我好官去所可
惜者在此不在彼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邑人張徵君承宇有送王孝先明府左遷還毗陵詩云擬
向君門借寇恂胡然頓起庾公塵躬還吳下名還楚罪在
官中功在民一郡淚隨千里水三年恩贖百花春浮雲籠
辱何堪問可奈蒼生屬望身讀此詩可見公之德政有以
入人之深而爾時之輿論亦可得其大略矣

郟陽王公治潛政略

潛江自元明以來縣令之能任法以康我潛人者莫善於
崑山朱公之清田均賦旣述之矣後八十五年繼之者又
有郟陽王公公名又且字幼華號黃湄順治戊戌進士康
熙戊申任潛令甫下車察民間疾苦廉得賦徭徧累狀慨

然曰踵而行之弊將安極求上安下全之道舍清田均徭殆難爲力矣而又恐蠹胥之售奸也乃自誓於隍祠曰方南郡全盛潛久矣爲汙澤水草之所滋魚鼈之所宅也西山之役死徙者半而陽侯之虐乘之則此地之不爲邱墟幸矣人民轉徙田疇淆亂有人去田存者有田已沈場無可究詰者有貧弱之田爲豪右欺占者有貧弱鬻田遺租存戶者有以田轉售勒己之別租與人而自存無賦之田者有以本戶不毛之土推入他人逃戶者有以他人已逃之腴產踞爲己有者有以本戶之田妄指僕丁詭名以爲逃田者有父子兄弟互推不認者有以本戶腴產詭名尾糧以避差徭者於乎殆哉奸人之利貧弱之害也田畝之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恩國賦之憂也此天子所不知執政所不聞院司道府已知已聞勢難屈尊爲下邑清釐是長吏之責也夫是長吏之責也夫夫田畝清則多寡自出歸併明則隱匿自除照畝受糧則偏累自消秉公執法則賄託自遠如是已矣嗚乎且自束髮受書於古賢豪者流私淑頗久今受朝廷一命之榮竊欲自附於委吏乘田之義豈能以七尺之軀希鞫鞠吞奉豪右之悅乎自今以往如有快己之私洩己之憤受人之託畏人之勢編僉不公乘亂取利伏願明神立加誅殛以爲作吏徇私之戒如有奸胥舞文增減任意或猜里詭寄多端冀望巧卸願神卽行發覺使得立寘于理開百年之樂利崇奕世之馨香當在是也誓神旣畢乃申

做六役區畫疆里檢定戶籍土著者必核其人逃亡者必詳其地凡漏弓匿畝改形減等析名詭戶諸弊莫不摘發如響人頌神明事既竣手據冊籍躬自編校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里準於田長準於賦凡爲鄉者六曰長樂曰長安曰太平曰太和曰道隆曰畢公六鄉之中爲里二十有三里以十甲爲率冊既定榜於四門里長之窮無告者甲首之欲鬻妻子田宅者皆落其名籍如脫桎梏如解倒懸於是逃亡漸復民困以紓沔陽者儒黃里爲撰清田碑記勒石縣門謂公爲治悉本經術而體之以誠周之以識行之以敏達之以強故事成而民不擾論者以爲實錄云

潛江舊聞六

毛崇雅堂叢書

向懷遠大觀曰官之有役也自糧始也糧之有石斗也自田之有畝尺始也止清糧而糧有詭寄雖無翼能飛惟丈田則田有尺寸非他幅可頂詭糧之弊自可不嚴而清王侯苦人民轉徙田疇淆亂賦役不清毅然申請清丈計畝授石計石授里多寡均攤各戶易於通曉侵漁之端絕偏累之害消矣

見向氏所著
圖譚答問

先通議公三餘筆記有一條述公治潛政績略備今錄於此順治十六年知縣葉臣遇行甲糧法糧七石五斗編提甲首一名增置甲首三千餘人潛民大困豪紳胥吏皆避役之人鄉里愚氓偏受毒累一經里長當年夫馬解運無名外派誅求無寧日不至蕩產破家不止火熱水深未有

甚於此時者直至康熙八年邵陽王公任潛令銳意文地
畝清尾糧編戶籍平里賦而民困始紓潛人推爲萬家生
佛無愧也當田疇淆亂之時自應以清田均賦爲急務然
猾吏或苦其難而不肯爲有明三百年僅崑山朱侯一爲
之崑山而後又八十五年纔一見邵陽耳循吏之不數數
觀如此潛之大患在水公則亟亟謀隄防終歲事版築雖
衝寒觸暑不以爲苦也每值大水公必冒雨行隄籌抵禦
之方卽憂勞成疾弗悔倥偬之餘呻呶不廢其惜民力憫
民窮之意時時流露於語言文字之間如前後屯營隄歎
決可塞歎鄭浦塞白湖民居今已壞五月憩於堂等篇可
以微窺其用心之所在也抑公之治潛也不徒清田均賦

潛江舊聞六

天

崇雅堂叢書

招集流亡捍災禦患以軫潛民而已又殷殷以造士爲亟
以爲士者四民之表率也士不知學而欲風俗之淳厚人
才之衆多其道無由於是議建傳經書院於孔衢以時招
集諸生講說經書而申之以七約一課期約二講期約三
先志約四辨非士約五明戒約六治詩約七習樂約而其
大要則在尙實行紕詐僞其先志約曰官先事士先志昔
賢懿行簡策不乏當各就質分擬一二古人以爲程如其
志雖葛帔練裙有所不棄非其志雖聯騎鳴鐘有所不取
其辨非士約曰服儒者服粗知文字不察其行未可便命
曰士與人相疾誓相質首東郊之鷄也誦訾奇詆捷捷便
便秀言蠹政江中之短狐也干求無厭俛首帖耳分一葉

之影冀數滴之泉山莊之餘態也粗習聲律撥拾遺藻託
言風雅以造公庭市門之駟儉也有一於此者非士非士
者毋入吾門其明戒約曰茲堂之興以行不以言以實不
以名以靜不以躁以公不以私以言者如無當之卮雖寶
非用以名者如秋林之槁葉行將實之以躁者如駕無纏
牽不能致遠立見其覆以私者如投步羽淵欲觀日月而
觀青天故申明昔人學規之九損示士之有志於學者所
九損者何也曰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
賊也或評有司長短或議鄉井曲直或詆自己不平浮也
或談曖昧及鎖屑怪誕妄也文過飾非不思速改怙也揚
人之惡悻也問答之間或阻抑或執辨滿也人是人非道
聽塗說畧不及求
莽也是謂九損既欲多士以立志為先矣而又嚴非士
之辨申九損之戒則公以立身制行之學訓迪多士可知

潛江舊聞六

完 崇雅堂叢書

不徒課文藝獵科名而已此公善政之不可沒者

先通議公又曰邑先正朱石戶先生撰傳經書院碑記有
云院之以傳經名也崇聖道重專經敦實行也由是後生
小子始知有聖賢薪傳而於帖括之文無取也是知立書
院之本意不專在課科舉之文乃後來之主講席者專課
科舉文字則未免失邵陽創設書院之初意矣

先通議公又曰公在潛又有嚴禁胥役採辦北瓜一事亦
其實惠及民之一不可不知也潛多沙壓曠土貧民間種
北瓜曩曾有以充中秋餽遺者後竟著為成例始猶價買
於市鎮既則派取於各垵胥役恣意需索以飽其私囊而
民之受害不可勝言公深知其害嚴禁沿村採辦之役其

弊始革民咸德之見朱悔人潛江風土志

以上兩條均見三餘筆記

先公三餘筆記又有一條述公請禁協濟隄工事其略曰公令潛七年擢吏科給事中以去潛人不忍舍公建祠祀之而公亦不忘潛人念漢東交協屬潛爲甚旣爲言官乃上疏痛陳湖北隄工協濟之害略謂湖北荆安諸郡負漢水以居百姓以隄爲命一經潰決各官照黃河例革職立法亦綦嚴矣然黃河隄工歲支國帑而湖北隄工則皆問之百姓水利諸臣派夫議價遂得任意輕重百姓旣竭其力復竭其財本境旣勞胼胝他邑又復告協嚴檄之下分身無術其屬民爲最甚者也臣查安陸府自鐵牛關以下皆鍾祥汎地扳潛江景陵矣自長老洲以下皆潛江汎地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扳江陵監利沔陽矣關廟乃荆門州汎地又扳潛沔江監諸州縣矣臣以爲扳協之害有五天氣寒凝沓築斯興百姓裹糧數百里之外多有凍餓而死者一害也夫役上隄到工完工不得不假於胥吏之手包折需索勢所不免二害也舍己芸人致使本院之隄一概廢弛三害也協夫不便因議協銀水利各官未必清白自矢苞苴旣入私橐上司無從稽查四害也文牒紛紜彼此爭辨動需時日致誤修築之期五害也而水利諸臣不肯毅然去之者爲其利在於己耳臣七年楚吏備悉此情誠有見荆安百姓之苦大半由此臣請皇上勅部永禁協濟之例使州縣各築汎地不得彼此扳扯一有潰決照例處分庶免推諉其於兩

郡之國賦民命不無小補也疏上得報可協濟之例勒爲明禁由是潛之民安而通郡各屬之民舉安矣河陽耆儒黃里曾敘其始末鐫諸貞石且謂公痼疾在念必欲一夫無不獲而後已非真能任天下之重者烏能若是昔之循吏以通溝洫障陂澤修隄防正經界爲首務然時過則已耳未有惓惓厯事後之思爲將來立善後經久之計如公者也以斯列於循吏又出召杜之選矣予感公愛百姓除患害之心雖去職而不忘故記之以告後之爲司牧者

清澗劉公治潛政略

先公三餘筆記云清澗劉公煥康熙間宰潛政蹟炳然而續志都未敘及但云興學校修邑乘加意隄防地方賴以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無患而已詞旨簡略遂令賢侯治蹟湮晦不彰後人雖欲徵考而無從表彰文獻之謂何矣以予所知侯有抵補虛租清搭逃畝兩事皆善政之大且久者而續志並未齒及何其疏也邑人莫進士與先所爲文昌祠碑記敘侯政蹟略備而論次此二事尤詳爲續志者不一尋檢何耶其言曰劉公蒞潛悉民痛苦革羨餘修倉廩薄罰緩詳鞠讞急隄防則禁攀協彌盜源則嚴保甲崇忠節則修邑乘惇民風則講鄉約士民驛其聲而吟之召杜之政洋溢洞庭南北矣然未足以殫公也公之異政則有抵虛租清逃畝二者之利被最溥且大虛租者何有地畝則有賦役制也今歲輸惟正之供而不得違顛之士厝足焉告之上則曰籍

久定也奈何有田者田售而賦徙彼虛租誰則售之其爲
屬也未可以歲月計也公傷之而故額又不可闕也則句
稽瀕河淤洲泊地之脫漏版冊者抵之補之此去其籍而
彼任其租請於上報可不葺年而潛邑相沿之稅政窮簷
無告之劇患一旦冰解霧散矣逃田者何人徙而田荒者
是已前政給民墾種以辦租庸而桀鶩者調誣影射詭冒
橋捐腴在民而瘠在官於是隨田議起舉凡領逃畝者悉
以未盡之荒逃攤而隨之蓋本周禮一易再易之法亦政
之無病於民者無如高下轉移權由胥吏有領甲隨乙者
有領一隨十者有領熟隨熟者有領荒隨荒者宿猾益利
貧民重困矣公廉得要領手實逃徙土田而鱗次之籍爲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三等較多寡均美惡而後授之不任隨者鑄骨銘恩卽任
隨者亦帖耳頌神明矣文昌祠卽公之生祠也以格於律令故以文昌祠名此一事也

更有數事可補續志之闕朱載震潛江賦役志云里排爲
潛江弊政康熙二十四年經邑人彭峻齡痛陳其害而有
禁革里排之令康熙二十六年知縣林晉臣治尙綜覈雖
無里排之名而有徵輸之擾道路重足側目康熙二十九
年劉侯煥來務爲寬大與民休息確遵功令糧餉官解夫
馬官養糧分紳矜民三戶按田歸院按院歸鄉徵收不設
稱書令花戶自封投櫃截給印票又於楊林外九院低荒
不毛之地邊河兩岸外灘崩淤不常之新畝盡入疲荒輸

正供免雜徭潛民乃有更生之樂

又朱載震潛江河防志云潛城東西北三面皆瀕河周圍一隄表延十餘里爲城障護邑治低下每值漢水泛漲高與隄平偶失防守城堞浮洪濤巨浪中肆屢傾圮漂流殆盡曩徵役於市半勢紳豪胥要免者十七赴工者皆編戶羸稚不習版築但挾畚土應故事而已欲不屢潰其何可得康熙二十九年劉侯煥來力除要免之弊而定全縣鄉區合力捍城之法計各院地畝多寡差等受工增築高厚數年來始無潰決之虞又云修隄攀協之例最爲人民大害工房蠶胥藉口公協夫輒派至數十萬人以恣行其買院脫院到工完工賣夫簽賣夫票之弊不必利害相及也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更有亟應修築之處令其姑置以從公協水漲則顧此失彼同歸於潰人民病之久矣至劉侯煥始立分區之法凡有修築區分各院惟令受害地方嚴汛隄修築之責其隔河隔隄利害無涉者永禁攀協於各區內計畝出役概除免例以杜諉卸給冊各院因時核工俾各自爲急而民忘力役之苦矣又朱載震潛江風土志云采辦北瓜之例曾經王侯又且痛爲懲革嗣守土者復爲胥役所惑民之害也滋甚劉侯煥力除陋規嚴禁沿村採買之役民咸德之以上數事皆劉公良好政蹟而續志不言故具列之

朱文端公遺事

朱巨川航錦江脞記朱文端公宰潛江一日下鄉回過楊

林湖忽一猿攀輿若有所訴公令役夫尾之至一蘆林得被殺夙屍猿撫而泣役帶猿還報公知被殺者必飼猿人遂密帶猿回署出示於三日後審大堂階石預置猿於屋梁一時喧傳往觀殺人者亦隨眾至猿一見卽跳下拉其衣裙一鞠而伏甘鵬雲曰一無名男子被殺於田野之間罪人逃無可取證殆所謂無頭案也矣雖有良吏誰復厝意者公獨不動聲色自運機智必欲窮竟其獄何也蓋謂爲民父母決不可令境內有一夫枉死而俾有罪漏網若因無可著手而翹置之豈特失心亦且瀆職公之不肯因難自沮者以此也論者不察謂公以機智取濟而侈談之非公意矣公事固可傳乃此猿者亦義猿也戀其主之恩悲其死又訴之官破其獄以償其命有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形獸而心則人晚近士大夫擁高位食厚祿背主事仇者比比也人乃不如獸視此猿愧矣愧矣頽泚矣記之以俟續聖師錄者

張榮倫治績

衡山聶燾雲南永北府同知張公墓志清泉張榮倫號魯齋雍正十一年進士乾隆九年由長陽調潛江潛江事繁劇而君之爲政規模已定於長陽從而引伸恢恢游刃惟是地爲澤國夏秋汎漲衝壞圩田官莊縣城沙窩諸隄水勢尤急君自捐俸堅築隄塍並建石磯永保無虞不惟本邑受恩鄰封亦咸享其利益君之治潛教養四載美不勝

書而其利澤之久遠不磨者莫大於此此潛民所以尸祝而於其調東湖之日遮道泣送名其隄曰張公隄名其磯曰張公磯也環溪草堂文集卷四環溪燾字也据此是張榮倫令潛尙有政績而縣志不贊一詞非闕典歟節錄於此俟續修縣志者補之

潛江舊聞六

三

崇雅堂叢書

潛江舊聞卷之七

崇雅堂叢書

潛江甘鵬雲纂述

潛江設縣改隸緣起

潛江為漢南郡江陵江夏郡竟陵二縣地胡渭禹貢錐指唐大中十一年以人戶輸納不便置征科巡院於白泚鎮見寰宇記白泚今縣西五代改曰安遠鎮縣志宋初因之至乾德三年始升安遠鎮為潛江縣屬荆湖北路江陵府元至元十三年改江陵府為上路總管府天歷二年改為中興路領潛江如故隸河南行省荆湖北道明初改中興路為荊州府潛江仍隸焉至嘉靖十年以安陸州為世廟龍興舊邸升安陸州為承天府潛江始改隸承天清順治二年改承天府為安陸府潛江隸屬仍舊至民國成立取銷府制直隸鄂北道尹自後裁道尹則直隸湖北省政府矣

潛江舊聞七

崇雅堂叢書

潛江水道

朱載震潛江縣志云漢水自蟠冢達襄郢經內方今馬良山至縣北三十里播為三汊河入于江三汊河一名三江口其一汊東逕張截港接車墩交景陵境景陵今景陵縣過漢川至大別入江此水入江之正流也其一汊西南逕夜汊河過雙雁直逕其南流過直路河至新口為江陵境下達監利境自雙雁下西折一支為菱芭河歷周家磯直逕其西流至要口分南北汊汊南至枏角交江陵境汊北交荆門境自要口北折一支逕荆門先自枏角上三里東折一支為柴家河稍下為楊家界

河又先自周家磯直逕其南流為浩口楊家河匯浩口直逕其下流為江陵境監利境又先至周家磯上一里東折一支為龔家渠下渠折一支東南逕流深口熊家口二十里為監利境又折一支西南流過紅碧剝交江陵境監利境此漢水入荆江之支流也其一汊為蘆洲河自蘆洲入楊林直逕其南流為排沙渡又直逕其南流為縣河縣城郭廬舍濱磯岸歲苦河水撼盪過縣河為班家灣又直逕其南流為總口又直逕其南流為許家口下出楊林口為監利境自此下至新潭出口先自許家口東西折一支十五里為監利境稍入武昌江又先自總口西折一下至柏口為沔陽境自此下匯新潭口入武昌江又先自總口西折一支為馬丹河十里出直路河河狹斜尋闕又先自縣河東

潛江舊聞七

崇雅堂叢書

折一支為洛江河其排沙渡先為西河逕巴家套過龍淵入馬市潭南會於蠡子口一入荊州一入沔陽尋闕此漢水由潛東南入江之別流也鵬雲按朱志所云漢水至縣北三汊河分為三汊者其一為正流其二為支津正流迄今雖畧有移徙而經流如故無大變更至分流之夜汊蘆洲兩河自康熙迄今已二百餘年不特河流變更無常即名目亦多改易故就朱志所載以求今日水道頗多不合茲特具述現在水道詳其脈絡著其變遷一疏證朱志之異同俾異日談潛江水道者有所考焉

朱志所云一汊西南逕夜汊河者即澤口河也自咸豐年

間澤口上五里吳灘潰決而澤口遂淤於是漢水分流之
入夜漢河者不自澤口而自吳灘潰口矣今名吳家改口
夜漢河由吳家改口而南傍黃家場過陶朱鋪經田關所
謂陶朱鋪田關者即朱志所謂雙雁也今無雙雁之名自
田關而下東折一支爲梅家嘴又東爲楊家場稍南爲蓮
花寺又東爲胡家場南流逕直路河至新口入江陵境下
交監利境即朱志所謂由雙雁過直路河至新口者也自
田關而下西折一支爲西荆河即朱志所謂茭芭河也歷
周家磯過高家場西至張公嘴分二支一支南折爲浩口
一支北折而西至要口又分二漢由漢而北逕王東港至
鯽魚口入荆門界由漢而南五里許又分二支一支北折
西行由彭家河出蝴蝶嘴入荆門州之長湖一支南行爲
文昌河逕至枏角廟爲江陵界即朱志所謂要口分南北
漢漢南至枏角交江陵境漢北交荆門境也自枏角上三
里東折一支爲柴家河稍下爲楊家河楊家河之水滙浩
口經江陵監利兩縣境達江自周家磯而下地形地名均
與康熙時無異惟朱志所謂自周家磯上一里東折一支
爲龔家渠者今已淤成高壤其河流則改由渠南之沙河
子至劉申口朱志作流深口分爲二支一支東南折至熊口朱志作熊
家入江陵縣境一支西南折逕新楊場馬家場與鄉林湖
紅碧到水滙流至何家嘴入江陵縣境

朱志所云一漢爲蘆泐河者即潛水也蘆泐本爲漢水分

流順治十六年潛河人塞之下流雖通上源絕矣所云自蘆泆河入楊林者即今沙窩竹根灘河也自竹根灘南流爲排沙渡自排沙渡南流爲縣河一名東河朱志云縣城濱磯岸今已距城較遠非舊迹矣由縣河南流爲班家灣逕劉家場出池家灣過沔陽境入于江此今蘆泆河之經流也朱志所云由班家灣南流爲總口又南爲許家口下出楊林口者乃康熙時水道與今日水道不同蓋自黃漢下耳破塊成河之後河遂改道耳至其支流約分三支一支由排沙渡下三里折而東流爲通順河康熙五年所開經泗合場深江站過天門縣毛家嘴沔陽州仙桃鎮達江一支由縣河分支東流爲洛江河逕莫老潭抵深江站南流至範

潛江舊聞七

四 崇雅堂叢書

子壩又東流至天門石碑埠經沔陽州境達江今湮一支由縣河南下二里分支東流爲恩江河明嘉靖二年知縣教鉞所開經官皇莊地東流逕左家場過謝家場入沔陽州境達江今湮至朱志所謂自許家口東西折一支十五里經監利至柏口之水今已不與縣河同流所謂自總口西折一支之馬丹河以及經巴家套過龍洲入馬市潭之西河今已莫知其處蓋由康熙迄今地名改易故舊迹不可尋耳

書敖侯開河事

先人敝廬在潛江北關外與縣儒學密邇鵬雲童幼時先通議公指示曰此地有明正嘉時乃縣河耳東北護壩隄塔圯塌垂盡水沒城脚若非敖侯建開河之議引水東行

潛城沈沒久矣我甘氏焉能累世宅居於此潛人受賢侯之賜無窮年且湮誰復知者小子識之爾時雲稚齒未能得侯政績之詳然固心知侯爲循吏也比稍長得讀侯疏奏懇至而悱惻道民情甚哀爲之感歎咨嗟不能自己繼而讀竟陵魯文恪公集記侯開河始末甚具益信侯治蹟卓然乳哺我潛人用意殷勤甚厚今河雖湮沒而遺愛仍留爰書其事以誌後之爲民牧者侯名鉞字秉之高安人也嘉靖初元以舉人除潛江知縣到官纔三日水大至四境橫舟縣衙愬災市人騎屋以居官廨民廬盡圯男婦吞納水口無算侯急發庾粟賑民又疏於朝請減免錢糧憑高望淤洲激水曰此不河之乃河我縣治乎父老曰洲屬

潛江舊聞七

五 崇雅堂叢書

皇莊奈何曰吾爲若請之乃上疏曰題爲懇乞天恩開挖皇莊淤洲消除水患圖存縣治急救生靈事本縣建治直襄漢下流地勢最低建置之初潛水從排沙口經縣治北西流而南會於罈子口一入荊州一入沔陽天順年間排沙口淤塞而高家腦決流經縣東亦會於罈子口而分新河沖開之時去縣約里許後因高家腦淤洲歲漸高起突出江中激水西射縣治東北隄岸橫被齧割以次崩塌僅餘城脚尙又折裂勢甚難支隄內先因取土築隄窪下成塘江水平隄時水面高於城中地面凡一二丈許東隄一決水卽內灌一川之瀉勢若天來虛腹受侵豈能吞納學舍公署迎浪而倒居民室廬悉不能存而一邑生靈皆將

爲魚鼈矣方今冬水消涸暫保目前延至明春江漲何堪
設想臣目覩心憂不遑安處往復相視惟有將高家腦淤
洲挖開取河流順下方可以殺水勢舍此不爲萬難圖存
但沿江淤洲盡屬皇莊豈敢擅便臣伏思之陛下龍飛當
天四海一家尺地莫非其有何少此洲且一洲之子粒視
一邑之生靈孰重愛子粒而存一洲視愛生靈而存一邑
孰大伏望准臣所言許臣於冬水涸時併工開挖則水勢
可殺縣治可存生靈可保此蓋數十年積患以遺於臣萬
分迫切不敢緘默臣敢欺誑臣甘萬死疏奏允所請於是
集民夫開皇莊河通人聞之歸者相望於途爭持畚鍤而
至侯則源委水道得爲淤爲齧之餘乃傍洲剗黃漢之礙

潛江舊聞七

六

崇雅堂叢書

爲河七百丈直亘排沙又循河左右岸因土而隄之肇工
於嘉靖二年二月以四月訖工水乃帖然安流近治無復
崩齧民安厥居乃相與歌曰轉危爲安兮教公有江公如
可借兮我終無殃蓋欲以教名江也侯聞而諭之曰不可
恩潛人者朝廷也宜名恩江以誌不諼我何力之有焉未
幾侯以艱去潛人攀臥不能留乃立碑恩江河上以旌侯
功德而丐竟陵魯文恪公鐸文其碑文恪之言曰儒之爲
貴貴其學有用也學誠有用則獲上治民大至裁輔贊參
皆此在也今教侯之救敝興理其敷奏中務當宁矜從獲
上也窮迫舒甦亡通親附得民也水從其道邑固人恬裁
輔贊參之功也非有用之學能至是哉記侯政績而稱其

學之有用可謂知本之論矣然吾以爲侯學有用固已而實基於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然後能獲乎上而信於民而學之有用乃益見如教侯者殆其人歟殆其人歟

潛沔水患爲明季閩人之遺禍

潛沔介江漢之間歲歲苦水而苦漢水尤甚顧漢水之禍潛沔人知之而其爲明季閩人之遺禍人或有未知在明正嘉以前漢水支流特多其上游有鐵牛關獅子口凹口操家口小河口丁家河自是而下有泗港張截港再下則有黑流渡漁泛澤牛蹄支河此皆在漢水北岸者其南岸則有夜汊河蘆汊河南北兩岸有十三支流以殺漢水

潛江舊聞七

七 崇雅堂叢書

之勢故水勢寬緩而無患迨隆慶年間守陵太監首創護陵之議修築長隄橫阻鐵牛關水口而獅子口凹口操家口小河口丁家河泗港亦均次第堵塞其說曰此數口不築恐漢水衝刷陵寢危言聳聽故朝廷從之不知出於太府之私圖也蓋興邸皇莊租稞皆太監管理但知私圖己利不慮與水爭地將遺害無窮而富人之侵佔湖地者復倚閩人爲援次第堵塞張截港黑流渡漁泛澤牛蹄口而漢水北岸之支流無一存者矣其藉以洩漢水之勢者僅南岸夜汊河蘆汊河兩支流耳以襄水綿延數千里而來但恃一二支流受眾水之委其逆流衝決固無足怪曲防病民民深苦之以故萬曆二年景陵縣民鄧紳等有開濬

支河故道之請而巡撫趙賢有請開穴口復故道之疏既得請而操家口小河口泗港舊河始次第開濬疏載濬江縣志水勢既分水患漸減民稍蘇息自後潛江知縣曹珩潘之祥於萬曆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先後開濬泗港河以防壅塞然非景人所願以故萬曆四十二年潛江知縣王念祖太僕少卿歐陽東鳳復請開泗港河而景陵周尙書嘉謨阻之中官丁朝用則仍假護陵爲名主張堵塞嘉謨奏上遂報可外廷內朝如響斯應而泗港無開疏之望矣自是而後水患皆在漢南潛沔天監民苦之於順治十六年會請築蘆沱河以斷絕上源而漢水南岸之支河又去其一矣僅夜汊河一口洩漢水之洪流寔不能容豈待問哉稍有

潛江舊聞七

八 崇雅堂叢書

識知皆洞悉曲防之厲民莫不主張疏濬者康熙五十九年御史劉政奏請廢鍾隄開古河乾隆九年御史張漢奏請開河口操家口泗港通順諸支河陳中丞議亦同道光十三年鍾祥縣民樊清元等請開富民河十九年鍾祥縣民李泰齊等請開鐵牛關支河均見荆楚修疏指要可見疏濬支河爲士夫之公議人民之心理不特爲治漢之良策而已且李泰齊之言曰曲防禍鄰爲明季之遺弊閹宦之私圖因循已二百餘年易轍改絃正在今日其欲鏟除流毒用意甚盛無如富豪侵占以自私習俗積重而難返開濬故道或徒存此一說而不果行而人民之頻罹水災乃至相尋而未有已推原禍始未嘗不太息痛恨於閹人之作俑也昔吾師

龐綱堂先生語余曰前明雖有宦官之禍然明社既墟宦官之禍亦止獨襄水下游至今猶罹前明宦官之禍歷數百年而不止真所謂禍及後世者予每誦其言而悲之予潛人也親罹昏墊之慘爰略考漢水支流及築塞本末一證成龐先生之說俾鄉人談漢水利害者有所考焉

泗港開塞始末

泗港在潛江城西北原為漢水支流經竟陵入三台龍骨大松諸湖隆慶年間守陵太監欲盡塞漢北諸支流以護顯陵為名奏上報可而上游鐵牛關白口操家口諸支河遂塞而泗港亦塞支流少水無所容隄屢決民大病萬歷二年巡撫都御史趙賢疏請開穴口復故道上允所請檄

潛江舊聞七

九 崇雅堂叢書

潛江知縣李之珍濬開泗港舊河濶五丈左右岸築順水隄各延三千五百丈二十六年二十八年知縣曹珩潘之祥先後濬修泗港水道近港市豪緣闖豎為奸塞之四十年知縣王念祖軫念民艱復建議疏泗港河請於直指使者錢公椿許之工既興矣而竟陵周尙書嘉謨馳書直指止之書云不佞非公正不發憤者也泗港一隄原奉聖旨修築而足下誤聽潛令王生言妄為開掘勿論不佞田產宅第盡受其害即先人遺骸亦遭其沒做縣若陳君所學徐君成位素以名義為重昨迫切相告皆出于萬不得已而足下乃以公字為名痛加喝叱此皆潛令王生一偏之言所致也近聞兌軍之改永鎮觀之作不佞亦望風承惠矣但泗港一隄還望再加築塞倘其堅執不佞他有舉動豈不更煩台慮乎直指覆書深自引咎覆書畧云椿以勿沖之年當茲巡方重任故行爲全不以一字相聞又父老祇赴都院告理故加開掘惟取其有利于潛而豈知有害于景一至此極也昨奉華翰愧

賴無地永鎮觀之作捐俸三千餘兩又椿之將功贖罪也
惟俟永鎮觀功成後即加築塞泗港不煩台臺過慮也
時潛江太僕少卿歐陽公東鳳在告馳書承天府知府論
泗港開塞之利害甚具略謂潛江江漢間一澤國也上流
澎湃下口壅塞水一入潛永無出路而泗港一河原爲宣
洩故道方在勸議而景陵士民遽加撓阻大都謂泗港淤
塞多年一旦議開則永鎮之害未杜泗港之水又來走請
就其言爲竟陵謀之夫景陵之害莫大於永鎮然必下流
疏通吞納有地而後永鎮可築築亦可保若水口壅塞則
萬里奔流之水束于一縷之河恐永鎮之害終無了期矣
景陵士民知永鎮之害而怯于夫力之費遂置永鎮而專
議泗港若曰永鎮之費旣省而泗港之水不來則計莫便
於此夫水必有所歸不來于景必往于潛矣景陵亦當平
心設處我阻其來誰肯獨當其往乎況其來也不過以景
陵應洩之上流還洩於原有之故道非潛江之水而以景
爲壑也亦非先本無河而創議自今也又不過假道景陵
以達於江非如潛江之入而不能出也來而有所洩卽來
何害開而於永鎮有濟則開反爲利不講人已兩利經久
可行之完策而謬執損人自便苟安目前之頗論其於利
害之際抑何恣恣也泗港自萬曆初年奉旨疏濬屢塞屢
開河身依然船買通行而詭稱淤塞多年以抹殺明旨此
其咎不專在景陵蓋近港居民豪有力者以港塞而後京
景穀船緣隄住泊賴以致富恐開則船隻徑行無由得利

故璫焰方熾則倚太府爲崇璫勢稍衰則藉景陵爲援景陵士紳居處遙逝不知利害關係初不在此故墮其術中而莫悟耳伏乞轉行勘議疏排與曲防孰公孰私泗港距景與潛孰遠孰近潛北沿河街市有無崩塌而土田與城市孰輕孰重開故道以自救與壅水口以病鄰孰是孰非潛江四面皆汙池與景陵半壁皆沃壤者孰苦孰樂從公分割以息畧爭幸甚又馳書兩院略云水無全利亦無全害通之則利壅之則害分受則利獨衝則害去而有所洩則利來而不能出則害故神禹先疏淪而霸主禁曲防此利害得失之大較也潛江泗港離縣治纔二十餘里有古河一道分洩上流以達於江蓋水必由地中行而後勢無

潛江舊聞七

七

崇雅堂叢書

橫溢民免昏墊所從來久矣曩者潛景之議常出於一故趙大中丞題請疏濬亦據景人鄧紳等之條陳原任兵科給事中劉鉉之疏議非專爲潛江而開也其後附港市豪有利于築口以停商船而私壟斷者資緣太府持議堵塞無何而曹尹開之已復塞而潘令更開其塞也實藉太府司校爲崇其開也亦由敝縣官民主持未聞景陵出一言阻之也三四年間豪民見太府虐斂稍衰遂改而倚景陵爲重景陵士民墮其術中潛景之議始歧而爲二矣然亦自知病鄰甘言俛求未嘗顯詆潛江之爲非也至今日是非愈淆羣競益甚潛江以塞爲病潛而景陵以開爲病景夫使水而果由潛江以入景也則潛江何敢損人以自利

然而水之經行自有故道也由承天而下一支從泗港通景陵一支從夜汊通縣西以達監利一支從蘆汊徑通潛江今潛江既已受蘆汊夜汊之水矣而應通景陵之水必欲障之以注於潛不知潛以景爲壑乎抑景以潛爲壑乎不知疏故道者爲病鄰乎抑曲防者爲病鄰乎何其不自反也又使果有利於景無損於潛也潛江何苦過分畛域浪費脣舌然而今之潛江非昔之潛江也十年以前宣洩有路猶可代景受水今監利沔陽豬水諸湖俱已淤塞一入于潛永無消除之期夫假道景陵以達大江景陵猶不肯受乃驅其來而有所洩之水以注於入而不能出之潛豈景陵土地有稅糧而潛江獨無稅糧乎景陵士紳有廬

潛江舊聞七

三 崇雅堂叢書

舍墳墓而潛江獨無廬舍墳墓乎何其不恕也泗港密邇縣治一隄橫巨水流迅直每逢夏秋水漲由蘆汊直衝城北迤東一帶逐年崩塌迫近城脚相去纔十餘丈耳年復一年不知將來作何景象田土爲輕城郭爲重故潛江士民憂在眉睫乃景陵遠在百餘里外以由泗港迂迴達江亦藉口衝城冀以聳聽何其不情也十年之內曹尹潘令目擊潛民困苦兩次既開河身如故而曰淤塞年久何其誕而無稽也景人言景潛人言潛令景者爲景令潛者爲潛此人情所必至無足爲怪若景人既越境以防川又先人以防口居已於利而嫁禍於人則義之所不出也鳳自忘葑菲粗陳梗概伏乞台憲委官查勘同一澤國也水自

承天而來景陵何以不當分洩而潛江何以獨當并注同一赤子也景陵何以防水病鄰而潛江何以代鄰受病同一水也兩縣均有近港田土涓滴入景陵既曰莫大之害而潛江何以有淤田之利相去百餘里之景陵既恐衝城而二十餘里之潛江何以獨無隔戶之憂如一語無驗鳳當與父老子弟同受斧鉞之誅兩院得書知其詞直無以難之然業許周尙書未便再主疏濬卒塞之後遂無議開者

潛江未設縣以前之兵事

清一統志云揚口壘在潛江縣西北按潛江未設縣以前揚口壘隸荊州東晉初築城於此防賊衝蓋衝要地也通

潛江舊聞七

三

崇雅堂叢書

鑑晉建武元年王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杜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不聽遂西行曾等果遣趨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降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乃就王廙於甌山病創而卒卷九此事雖在潛江未設縣以前然其地則在潛江縣域以內十纂修潛江縣志應有兵事一門如追敘兵事緣起此事不可遺

闖賊禍潛記

潛江在宋時不聞有兵禍載籍缺如無可紀者迨有元末造乃有姜珏據城事至吳元年太祖克偽漢城乃復越二百餘年而有李自成之亂自成起陝西竄湖廣破襄樊崇禎十六年癸未正月破承天巡撫宋一鶴留守司沈壽崇鍾祥知縣蕭漢死之六月初十日遣賊將陳良保偕同偽令趙國珍分兵巡潛所過屠掠村落爲墟邑諸生楊自騰督鄉團迎戰於京山之喬旺口相持三晝夜氣銳甚殺賊數百人賊僞退自騰追之伏起團勇無繼者遂潰自騰被執罵不絕聲賊斷其舌以死當是時率鄉團守潛城者爲邑孝廉歐陽燧慷慨登陴誓衆死守守具粗設而賊攻之急力不支城遂陷衆潰走賊追至沱川埠燧被執賊欲降之燧不屈遂遇害柴應參亦以諸生募鄉團拒賊不勝死之時又有朱士完劉諒國兩人者亦以死賊難聞方賊之陷潛也游騎四出遇人無少長輒殺之遇士紳則先斷其右手名曰斫文以此死難者甚衆其姓名不可悉知也嗚乎值天地易位蛇蝎橫行之日潛以蕞爾邑猶有若而人成仁取義舍命不渝亦可見人心之不死正氣之長存矣

潛江鄉團助勦白蓮教匪記

嘉慶元年白蓮教匪起蜀中竄湖北施宜鄖襄奸民蠶起應之蔓延寢廣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匪蹤所至如入無人之境莫能禦者自襄宜而下躡鍾祥躡荆門勢將及潛以窺荆州潛人大恐謀練鄉團自保而長湖垸諸生吳樹柄

爲之魁集鄉團數千分防潛西南境嚴紀律勤訓練明賞罰人心稍稍定未幾荊州大軍至樹柄率鄉團助之三面堵勦殲匪數千人賊奪氣宵遁由是匪不敢逾潛江而西而施宜鄖襄一帶匪鴟張如故其窺伺荊州之狡謀仍日夕思逞而未已以此潛人防之特甚西北一隅亦練鄉團備不虞主其事者爲長樂院武舉人朱誠而董勃萬謝天翱陳其倫唐正文汪孝全謝天翔黃樹昭李忠唐等佐之三年四月匪首張翰朝率衆數千自房縣南犯竄踞張壩徑荆潛邊境也誠聞警率鄉團屯淳佑湖扼其衝與賊相持數十日賊不敢逞而其後隊謀由沙洋編筏渡河而南誠患之謝天翱曰無慮彼渡河將不利翱蓋以奇門術決

潛江舊聞七

五 崇雅堂叢書

之後果然纜半渡水暴漲狂風猝起筏遽沈多溺死者餘衆回竄陣壘動搖誠與董勃萬等督鄉團分左右翼撲其營賊潰走追至荆門三尖山官軍乘之賊衆坐困首尾不相救遂殲焉夫張翰朝之率賊衆南下也謀窺荊州耳意不在潛乃爲潛之鄉團所敗然則鄉團果得人何渠不可以成功而談兵者顧少之以爲鄉團不可用殆非篤論也是役也朱誠倡勇敢不畏死功最高而董勃萬之功亦有不可沒者相傳初撲賊營也勃萬斷大木二各長五六尺塗以煙煤左右掖之突出陣前賊望見以爲力挾兩礮也遂驚潰此事雖不可爲訓然兵不厭詐故作不經之事以消敵耳目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孫臏滅竈道濟量沙是也

勃萬挾木礮亦其類耳縣志稱勃萬骨相奇偉沈毅有謀略匪之平也歸功朱誠不受賞其退讓不伐尤爲鄉人所稱云

潛江鄉團防堵髮匪記

咸豐二年壬子冬髮匪陷省城三年癸丑春分股上竄土匪蠢起應之襄河上下游無甯日矣四年甲寅二月初一日四川潰勇突至潛踞關廟謀作亂初四日夜半匪黨沿城縱火守城把總田達三邑紳關長福率兵勇圍之匪礮傷長福右肩突圍東走達三率衆追之手及數十人餘衆始潰散然潛城久圯無可守又沔陽鍾祥京山天門相繼陷匪蹤徧地一日數警人人喘恐三月匪焚劉家場知縣

潛江舊聞七

六

崇雅堂叢書

龔煥枝諭城鄉紳董練鄉團自衛遣高家場巡檢葛寶森求援於荊州將軍官文檄調松潘鎮雙總兵率兵入潛會勦兵未至潛城陷時四月初二日也至五月廿三日雙總兵以兵來潛城始克復方潛城之未復也人民受禍甚慘西鄉團防之以禦匪死者爲數尤多先是西鄉紳董唐廷鑑董燿國戴自培等奉諭辦團防召集長樂鎮十五垸紳耆會議議分六團團有首每團十旗旗有長每旗百人羣推董燿國總其事燿國有幹才慷慨喜談兵承其先世董勃萬餘威負鄉里重望故咸推重焉燿國既受任則募壯丁籌餉械嚴號令明賞罰以長樂鎮爲策源地六團則分區駐紮董其灼謝心治等屯王家場董思杭董化南等屯

港口董藍田張永焯等屯白鶴寺唐廷鑑等屯漳湖坑董
玉魁等屯卸甲埠而熿國則與戴自培董學純董其橐等
屯長樂鎮各團分任戰守責聞警互爲聲援熿國居中策
應部署既定聞潛城失守熿國將入救逆突分水陸上竄
抵蚌湖熿國分調各團擊逆於蚌湖殲六十餘人則四月
初十日也十三日復擊逆多寶灣殲九十餘人而逆衆轉
增水陸並進凡數萬人期以全力犯長樂鎮十五日熿國
遣董玉魁等擊逆李家洲玉魁則以輕舟數百艘亂流徑
渡奮勇攻勦逆棗舟登陸鏖戰至日暮約次日由卸甲埠
直攻逆營逆宵遁玉魁復同董化南等輕舟追之又敗諸
河殲四百餘人燬逆船三十三獲米船二十五米五百餘
石糖百餘桶硝百三十包騾馬三十餘匹器械甲仗無算
逆復招集餘黨嘯聚乾河二十九日勦逆於乾河殲三百
餘人先後擒逆探六七十人誅之而唐廷鑑亦禦逆於西
河殲逆目李八並逆黨百餘人五月初一日逆傾衆來犯
熿國分遣水陸會勦又大創之殲九百餘人逆勢窮將遁
矣會別股悍匪自京山鍾祥分途來援逆勢頓壯復反攻
熿國指揮團勇奮力抵禦殲逆首三十餘人逆黨三百餘
人忽大礮轟裂水漲風作逆連檣而進前後夾攻鄉團無
繼者遂潰董熿國戴自培唐廷鑑董然國董學純董其彥
等死之是役也力戰死者千餘自刎者數十投河死者數
百婦女盡節者千餘老弱遇害者數百計死三千七百餘

人事上聞蒙優卹團首予世蔭賜銀祭葬死難人民從祀
省垣昭忠祠本地建議勇祠邑令龔煥枝設壇致祭以慰
忠魂焉祭文見邑志自髮逆竄踞武漢縱兵四掠匪蹤所至勢

如破竹無敢抗者獨潛江六團慷慨倡義誓櫻兇鋒蹈白
刃而不悔功雖弗究然旁邑聞風興起相率招集鄉團更
迭拒賊官軍恢復省垣亦資勇力爲多謂非潛江六團有
以作之氣耶潛城旣復邑紳劉永彥張炳郭美彥等議合
城鄉辦團練併力防堵時濱漢州縣多陷於賊七月雙總
兵率所部勦匪於天門邑紳萬時淳劉崔然楊玉成范明
紱張開晉李升墉等率練勇千餘人爲鄉導兵勇至漁新
河逆艘數十自上游突至兵勇截擊敗之追至江家橋與

潛江舊聞七

六

崇雅堂叢書

逆隔河相持明日奮勇濟河連戰皆捷遂復天門縣城恐
逆回竄留潛勇防守天門團練成立潛勇始凱還是役也
潛江練勇陣亡纔三人耳餉二千餘金均由潛人捐助云
未幾沔陽亦復然逆踞仙桃鎮南岸如故五年乙卯正月
潛江河陽天門會議合勦知縣龔煥枝檄城守田達三同
邑紳劉崔然楊玉成張開晉范明紱萬時又潘希賢等率
團勇二千人紮仙桃鎮北岸與南岸賊相持天沔練勇後
期不至乃率團勇退保漁泛漚二月荊州貴都統率駐防
兵由漁泛漚濟漢擊逆令田達三與邑紳防河達三請留
輜重於河南岸貴不許抵岳口與逆遇鼓勇直進逆設伏
待之全軍潰都統陣亡輸送輜重夫役死者六百餘人逆

見南岸兵盛不敢渡潛獲保全九月官軍勦逆於仙桃鎮
失利逆上竄逼潛境潛人震恐適四川營官李光榮湖南
營官李錦鑾李保邦等帶兵過潛境龔煥枝從邑紳楊玉
成等議留之與荊州都統魁玉翼長錫齡阿協領伊西布
之兵駐潛防守以保荆沙賊知有備遁去兵勇追敗之自
是賊不敢窺潛江境六年丙辰湖廣總督官文圖規復省
城駐師潛江賊益斂跡而潛境肅清無憂匪之倣擾矣

潛江鄉團防禦擒匪記

潛江與荆沙密邇荊州爲楚中勁兵處沙市又財富藪也
天下無事則已或有匪衆蠢動勢必窺荆欲窺荆必首及
潛以故嘉慶間白蓮教匪之亂咸豐間髮匪之亂同治間

潛江舊聞七

九 崇雅堂叢書

擒匪之亂潛江實受其旤教匪髮匪兩役既述其略矣茲
紀擒匪禍潛始末俾將來談潛邑利害者有所考焉髮匪
之將平也而皖北擒匪又起奸民應之蔓延河南湖北同
治五年丙寅冬十一月擒匪分兩路犯潛一由德安一由
河南意在窺伺荊州也襄河北岸徧地皆賊沿路縱火居
民大恐縣令向時鳴召集士紳劉世蕙楊玉成范明綬潘
希賢等會議募鄉團沿河防堵並檄各鄉團紳許大杰蕭
光宇彭慶琳謝祖潤關俊才孫道瀛劉玉紳陳道揚等督
帶團勇輪防河干邑紳復上書荊州巴將軍請發兵進勦
略謂潛邑濱臨襄河爲荊州之門戶今擒逆上竄爭欲渡
河意在窺伺荊州人所共知其不敢遽渡者恐潛江躡其

後耳然則襄河能守則潛受福荆亦受福不能守則潛受
禍荆亦受禍鄉團烏合豈能當此狂寇加以餉械兩闕展
布萬艱事急然眉危甚累卵不蒙發兵駐守則潛江危恐
荊州亦不得安枕矣將軍得書以兵二千援潛潛勇防河
者得旗兵助守聲威頓壯匪望見南岸軍容甚盛遂巡不
敢渡遂蔓延於河北二十八坑所至焚掠村落爲墟柏臺
團首朱建東聚族而居有幹才慷慨喜任事素爲鄉里望
四鄉男婦老弱紛紛走柏臺避難匪乘機尾入倉猝莫能
辨以爲避難者也夜半火起大股圍至建東急督團勇捍
禦未成列逆猛攻之遂大潰建東死焉先是文蔥院團首
張禮榮榮子德元與建東相約拒賊誓死守互爲聲援自

潛江舊聞七

三

崇雅堂叢書

建東死勢益孤而氣不餒十二月初一日勦匪朱家場二
十五日勦匪易家湖六年丁卯正月初八日勦匪陸家莊
迭勝之次日匪復舊集朱家場禮榮父子督團勇迎戰匪
陽敗禮榮等追之墮伏中匪圍之數重德元潰圍出不見
父復入圍中救父出而別股悍匪繼至鏖戰至日暮後無
援父子力竭死同時鄉團以拒匪死者尤衆趙林院團首
張學禮率團勇拒匪於泗港不勝亦以力竭死泥伏院團
首茹小純戰死彭家場計小院團首巴開顯巴尙信戰死
鐘頭尖太平院團首王學斌戰死九頃村團勇前後死者
凡三百餘人人民罹鋒鏑者不可勝紀也擒匪之禍蹂躪
河北幾三年其未波及全邑者賴有旗兵守河耳然但守

河而不肯進攻焚殺劫掠一聽客之所爲以故河北受害尤酷云

潛江舊聞七

三

崇雅堂叢書

潛江舊聞卷之七終

孫永惇校

潛江甘鵬雲墓述

潛江故城

潛江故城在縣南四十里道隆鄉豆子湖宋乾德三年置縣於此元至元中以頻罹水患始遷徙斗隄即今治也康熙時故城坊井遺址尙存縣志云爾今則麥隴彌望且無豆子湖之名欲尋其故蹟不可得矣蓋潛江澤國遷變靡常歷年久遠紀載闕如縱有遺址大都隨陽侯之波以俱盡此其所以不可尋突也

縣治之遷縣志但云元徙斗隄不言徙於何年考元李惟中重修儒學碑記有至元癸巳學隨邑遷語癸巳爲至元

潛江舊聞八

崇雅堂叢書

三十年乃知縣治之遷於斗隄實在至元三十年也自宋乾德三年迄元至元三十年幾三百三十年自至元三十年迄今中華民國十五年又歷六百三十四年代遠年湮重以水厄故城遺址蕩滌無存不足怪也

漢壽亭侯屯兵故蹟

潛江有漢壽亭侯屯兵故蹟二處一曰命潭城在縣西南七十五里棠林岡命潭鋪一曰四營臺在縣西南三十里至今遺址猶存潛江故地舊隸荊州命潭鋪又係通荆大道關公鎮荊州屯兵於此此潛江古蹟之至可信者

潛之馬良墓不可信

續志云漢侍中馬良墓在磚橋院乾隆時磚橋院民孫雲

掘土宅後深數尺許得一棺前有石碣字皆漢篆馬作楷
識爲漢侍中馬良之墓爲文告而封之此說予未敢信史
稱馬良從先主征吳敗於夷陵遇害茲時荊州已爲孫吳
所有潛則荊州江陵地豈有敗死夷陵遠葬敵境之理磚
橋院之馬良墓出於附會無疑也

揚口壘

清一統志揚口壘在潛江縣西北接通鑑晉建武元年王
虞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胡三省注龍陂水逕
郢城東北流謂之揚水水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於沔曰
揚口考潛江在晉爲江陵竟陵兩縣地蓋江陵之東北境
竟陵之西南境也壘濱揚水揚水逕郢城卽江陵東北流而
北逕竟陵縣西與今潛江境域適合雖不能確指其處而
在潛江縣域以內無疑也舊志古蹟門缺載宜據補

白湖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白湖在潛江縣西南三十里又有北
白湖按今縣西鄉尙有大小白湖然則白湖之名蓋自宋
迄今未改惟王象之所稱潛江縣蓋舊縣也縣志稱潛江
故城在豆子湖今豆子湖不知所在故故城遺址漫無可
考竊謂豆子湖雖不知所在而白湖之名尙存若以白湖
在潛江縣西南三十里之說推之則潛江故城在白湖之
東北三十里可知也恨無好事者依此準望搜索其證據
耳

三賢堂

王象之輿地紀勝三賢堂在潛江縣學祠三賢唐質肅公
介舉少卿漸孫大監偉皆郡人也按所謂潛江縣學者故
縣之學也學隨縣遷故三賢堂亦廢然三賢堂爲潛江故
蹟遺構雖湮而紀載不可闕舊志失載非也如修縣志應
據補

仙人隄

縣志五代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自荆門緣麻山繞今縣沱
埠洲直接沔陽延亘二百餘里築隄以漲江漢之水名高
氏隄一曰仙人隄今遺址尙存按此爲潛江濱漢一帶有
隄防之始乾隆七年湖廣總督孫公嘉淦因漢水泛漲害
及荆潛沔江監五邑奏請動帑修復荆門境內仙人古隄
十七年潛令杜汝愚復請動帑修復潛江境內仙人古隄
此皆見諸公牘者汝愚又以茲隄修築工鉅潛難獨任牒
請由荆沔江監與潛合修許之著爲例

畢家樓畢家山畢漸臺

縣志云畢家樓在儒學前宋狀元畢漸故里明萬曆元年
燬續志云畢家山在沱埠洲宋畢漸故居後人累土爲之
亦表厥宅里遺意也或問前說以漸故里在斗隄後說以
漸故里在沱埠洲二說孰是予曰皆非也皆是也漸去今
遠矣謂其故里必在某地胡從證之故曰皆非也然古人
雖往而其流風餘韻不與之俱往後之人流連慨慕指一

地以寓曠世相感之懷則謂斗隄爲漸故里可謂沱準淵
爲漸故里亦無所不可故曰皆是也又明曹大威撰董碧
臺墓志謂縣西長樂院有畢漸臺故址畢漸臺不見縣志
想亦畢家樓畢家山之比不必定指爲畢氏故蹟亦不必
力辨非畢氏故蹟也存此一說以補縣志之闕以寄思古
之情可耳

白鶴寺題壁詩刻

縣西六十里長塔院一作長樂白鶴寺山門有元伯顏題壁詩
刻詩云水戲輕提百萬兵大元丞相鎮南征舟行漢水波
濤息馬踐吳郊草木平千里陣雲時復暗萬山營火夜深
明皇天有意亡殘宋五日連珠破兩城案白鶴寺距沙洋

潛江舊聞八

四 崇雅堂叢書

新城密邇此詩刻頗於史事有關宋度宗咸淳十年即元至正
十一年元丞相伯顏元史作巴延統兵伐宋循漢江趨郢州攻沙
洋生禽宋守將王虎臣王大用進薄新城守者爲都統制
邊居誼力戰不支自焚死時伯顏壁兵白鶴寺詩亦此時
所作也考元史破沙洋爲十月乙丑破新城爲己巳相距
纔五日耳故詩有五日連珠破兩城之句

白鶴樓

縣志云柳城姚燧罷湖北提刑副使遊潛境樂其風俗淳
厚家焉建藏書樓日著書其中有白鶴來巢因以名樓今
城隍廟基屹然而高外臨池水其舊址也一統志云樓在
潛江城北今爲白鶴書院按白鶴書院本牧庵先生講學

處後廢樓亦燬明洪武初邑令史純一因其故址建城隍廟至康熙中朱文端公宰潛復於廟旁重建白鶴書院課潛人士以經術有用之學自後廢續無人院復荒廢兵燹之餘破閣頽垣僅有存者然而人以白鶴樓呼之如故亦可見名賢之餘韻流風雖歷百世而如在也其地負郭臨湖波光澹沲蓮塘淺水風景蕭疎雅擅一湖之勝錫山顧錦春曉坐白鶴亭觀荷詩云初日欲上光熹微池邊亭子人踪稀滿簷風鈴自相語荷氣冉冉浮絺衣無窮清新飫人眼坐對殊足飽我飢是中恍有謝詩在讀之無字疑然非少停粥鼓動鄰廟曉煙斂盡露亦晞一條偃水板橋外猶有鷗鷺穿花飛讀此詩可以想見其景色之清淑矣

潛江舊聞八

五

崇雅堂叢書

樓一稱
白鶴亭

花封隄

康熙潛江縣志明成化七年縣治決縣丞李鏞築隄禦之沿岸夾樹榆柳通車馬往來名花封隄華容黎大樸尙書淳有詩美之詩云隄抱花封十里餘漢庭有吏善河渠遮關水潦爲城市驅遣蛇龍放澤菹惠及人民裨國政名同草木載坤輿便應採入新圖志特筆畱教太史書一旣道沱潛又作災惟君今日獨興哀人諺少府多能事我愛朝廷得治才保障千年形勝在桑田百里畫圖開四民安堵樂生業會見恩光早晚來二安福張司業有花封隄碑頌序曰荆之潛江蓋以水自漢出爲潛而名邑也其地皆平

原低蘇江漢交流之所多湖港魚鼈歲五六月間漢水泛
濫江流漲溢一望千里渺無畔岸縣東古有隄以防漢水
民有奠居近年來隄爲洪濤所齧縣治公私宇舍悉爲淹
塌其害甚盛成化壬辰冬浙之黃巖李侯崇恩拜命丞是
邑首進耆老民吏詢縣急務咸曰茲隄不修民其魚矣李
侯可其言卽於是冬操畚輦土石從事民驩趨之李侯昕
夕循行勞來其間旬月落成廣三尋崇二仞袤八百餘丈
通車馬便往來公私廩宇稻菽桑麻悉有賴焉名曰花封
隄傍隄植榆柳夏以蔭行人冬以蔽烈風民甚德之頌聲
載道春坊庶子今少詹事華容黎先生大樸來是邑美以
詩章四方士大夫廣和成帙而刑曹郎中姚江吳節方判

潛江舊聞八

六

崇雅堂叢書

府事甚加獎勵又爲之序引予亦以手足之愛遠至容城
道出於潛聞民頌李侯德政不特此隄防已李侯黃巖故
家叔父祖都御史從兄會嘗宰吳從弟璫南京粉署大夫
皆卓犖有爲此三公者予所接見其族衣冠榮貴余所不
識者尤眾李侯生長其間漸染薰陶是以出而爲政克知
大體急先務成此禦災捍患之功誠可謂不負家世矣余
遂爲之頌以貽潛民頌曰潛之爲邑漢水所歷沮洳卑溼
歲夏及秋沱江交流爲患甚尤縣治東蹊古有長隄民賴
以棲夫何近年崩疇于潛公私患焉有丞李侯惟民是憂
隄首以修舉之紛紛築之登登鼙鼓弗勝不旬月終告厥
成功永利無窮千門萬戶惟冒惟怙頌聲載路我居昔洳

我田昔湖民幾其魚我居今屋我田今粟民庶于穀石塘
名胡徐隄名蘇二賢齊驅花封隄修成於李侯可以匹休
我經潛水爲此頌美將貽無止鏞字崇恩浙江太平人舊
志稱其奉公約已教民耕作雅意文事康熙志稱其有功
學校築隄捍患有功民社亦一時能吏也

潛江八景駁義

萬厯舊志載有潛江八景而康熙志因之一東城煙樹一
南浦荷香一僧寺曉鐘一蚌湖秋月一浩口仙橋一蘆洲
佛塔一清溪山色一白湫波光愚按點綴風景最爲方志
陋習稍知著書體例者不肯爲也果係勝地名區據實直
書未爲不可至若窮鄉僻壤本無風景可言而雕繪山川

潛江舊聞八

七 崇雅堂叢書

強標勝蹟匪特令有識齒冷亦且失著述體裁卽如潛江
煙樹在在有之不獨東城也荷塘淺沼亦在在有之不獨
南浦也秋月之清佳豈但蚌湖波光之浩渺不僅白湫凡
屬寺觀皆有曉鐘又不徒大佛寺也至若清溪今並不能
指其處考諸縣志亦無此溪名惟縣西六十里長樂鄉有
清溪嶺一土岡耳無所謂溪潛全境無山焉有所謂山色
者嚮壁虛造殊可笑也惟蘆洲之佛塔古固有之浩口之
通仙橋至今猶存雖云古蹟不同虛構然何得以風景論
也凡一州一邑豈遂無二三勝地藉助清遊然必湊足八
景十景之數甚無謂矣

浩口之通仙橋元時建相傳呂巖曾經此因名縣令呂文

汪志胡璘史華皆重修蘆泐寶塔凡七級舊在古村塔灣
明萬厯間水嚙陵岸塔亦隨沒迄今無修復之者此二處
雖非虛構並無景物可言如循名核實列入故蹟可耳

銘恩堂龔桂堂

明潛江初氏有堂曰銘恩鄧杜王漢陂九思爲作銘恩堂
頌載漢陂集其序曰柱史潛江初子啓昭題其堂曰銘恩
之堂徵言於前史王九思九思未獲登堂而於所謂銘恩
者嘗與聞其實焉蓋有以知初子之篤於君父也乃感而
作頌云頌曰維初厥初孰肇於潛赫赫沙縣維澤孔覃覃
澤滂沍爰有清河以及省翁策名賢科龍淵國子贊郡南
絕天施未裔有我柱史柱史有弟亦有猶子于卯于酉聯

潛江舊聞八

崇雅堂叢書

翩以起柱史曰吁先民有言優遊暇食孰使其然一脈五
世受祿於天明明天子實司其權恩斯眷斯旣渥且偏我
不我銘爲魚爲鳶我銘維何爲王蓋臣猶子愛弟咸致厥
身茲堂可圮我銘無已嗟嗟肯堂詔爾後嗣初氏又有龔
桂堂漢陂亦爲之銘其序曰潛江有文章鉅公曰初翁舉
成化癸卯鄉試其子啓昭舉辛丑進士爲御史御史君兄
子芳正德己卯相繼以舉而其弟旦復舉乙酉御史君曰
嗟乎不謂吾堂曰龔桂之堂可乎鄧杜王九思爲之銘銘
曰奕奕爾芳溢於爾堂吁嗟爾良孰發爾之祥孰衍爾之
慶爾告爾後矣無隕爾之常按潛江初氏在明頗以人文
科第顯如沙縣令進忠之方正清河簿瀨之清廉孝廉珍

之博雅侍御杲之直諫骨體有光邑乘鄉里豔稱之下至南雄照磨昇靈璧令芳大竹令旦邠州牧學易皆能以學行政績顯名於時而孝廉言之至孝純篤尤無愧古人有明三百年中初氏簪纓不絕真可謂世家矣雖由家運使然亦由其忠孝家風相傳遞嬗有以綿延於無替也漢陂爲作銘恩堂頌龔桂堂銘自是吾鄉一故實惜天崇以後初氏子孫式微所謂銘恩堂龔桂堂者久不知所在今且無有能舉其名者矣然故蹟雖湮而舊家遺俗流風餘韻猶足令人聞風興起豈可聽其湮晦無傳予故表而出之

還券亭

潛江隗月潭郡守邦衡明嘉靖乙卯舉人耿介有守嘗行

潛江舊聞八

九

崇雅堂叢書

道獲遺券私語曰是非我所有也取之不義豈可見利昧吾本心哉坐守之未幾一人急趨至氣咻咻然左右顧狀甚慘邦衡前問子何人若重有憂者何也則曰尋遺券耳我姓名爲任大邦不幸吾父被盜誣繫獄數年矣病欲死而罪不可脫論罪當罰鍰數甚鉅罄產不足抵徧丐戚友假貸千八百金取券上官府不幸中途失之天乎死矣不可救矣言畢淚雨下邦衡惻然曰子毋悲券固在子毋悲也取券示之良是擲還之失券者不覺感極而泣泥首下拜不止曰長者活我父我父賴長者而活此恩曷可忘請問姓名曰我豈望報者問姓名何爲也不告而去失券者固不舍尾其後詢諸他人乃知之此嘉靖四十年事翌年

壬戌邦衡成進士論者莫不以爲好義之報也後邦衡以工部主事轉屯田員外郎出爲山東濟南府知府勤政愛民循聲翕然而鄉里仍口公遺券事不衰萬歷十二年里人建還券亭立碑頌德知縣王建中爲之記云文載潛江貞石記

寤言亭

康熙潛江志列傳載柴慎庵兵部恪自延川尉歸樾關謝客於城西蒔花竹構亭顏曰寤言而志別墅乃遺之斯其疏也萬歷迄今年將四百遺蹟已渺不可尋然讀費國聘秋夜集柴如卿吉卿兩文學園亭詩猶可想見當日亭台池館之勝詩曰爲愛中宵月來從勝地遊樹連楓岸迴花

潛江舊聞八

十

崇雅堂叢書

近竹房幽宛轉披雲徑參差坐水樓忽聞歌吹發心遠不驚鷗跨石過雲洞捫蘿渡水汀夜棋驚宿鳥宵幌聚流螢文史娛爲日軒車聚是星池鱗多入饌應熟種魚經止水明於練浮橋宛若虹月臺松灑露煙樹柳含風縱飲停宵鷓鴣吟伴夜蟲不須畱下榻來就菊花叢巷犬驚初吠城烏倦已棲偶從江岸北來過石橋西碧甃沈金鯉瑤林吐木犀主人能愛客遮莫唱鄰鷄已築談經舍仍開禮佛堂種蓮分九品植樹約千章栩栩雙蝴蝶鏘鏘兩鳳凰因君能取醉端不厭疏狂仙吏舍香舊賢昆接武同軒窗今夜月堂構古人風竹其兒孫長花連附萼紅欲知貽慶遠喬木正青葱園林之幽勝與主人之賢而好客讀此詩皆可

因緣而得之如卿吉卿卽兵部之子也費氏又有與柴圃南玄中兩文學手札亦言夜遊口園亭事圖南玄中蓋如卿吉卿別號耳

柴吉卿博極羣書著作甚富游覽四海名山大川與曹能始李太虛爲友潛江舊志已言之至其胸次超曠不邇名利頗得莊生逍遙物外之旨則舊志所未及費國聘爲作濠上行庶能知其深者其詞曰君不見柴家仲子字吉卿其人不減蒙莊生翩翩野鶴翔寥廓矯矯雲鴻戲太清背郭誅茅水一方澆花灌藥何徜徉圓池方沼互環抱虹橋百尺橫中央池北池南盡種魚其舫其鱖皆盈車綸竿不投餌不設躍浪跳波適有餘八月風高天氣涼等閑邀我

潛江舊聞八

十一

崇雅堂叢書

飛華鰲橋畔觀魚橋上醉安知此地非濠梁世人偃蹇但株守結念名場兼利藪何如仲子卻逍遙雲夢胸中吞八九愧我從前見亦左魚自爲魚自我今日從君汗漫游始與蒙莊相印可吉卿吉卿且無念清泌經世還從玩世出風雷一日起翔麟知爾終非池中物讀此詩可以得吉卿之爲人矣

秀野園

秀野園在西郭外劉起南通政道隆別業也張幼寧徵君承宇有過故舅氏劉公秀野園詩依舊芳菲出院牆無情落日照清觴可憐池畔烏啼樹似向人前唱涓陽淺水欵橋坐小舟三年路欲斷西州當時手植青松樹枝掃高簷

瓦墜樓

一枝齋

一枝齋歐陽太僕

東鳳

別業在潛江縣河東岸永興里亭

樹參差台沼逶迤環古木千章建三層閣以藏圖史公休
致後學易其中著有我乾篇諸書自公卽世而園亦漸荒
矣順治戊戌傅家灣隄決沈爲潭名賢題詠碑刻無一存
者僅餘公所題曲柳銘片石於斷隄間而已真吉光片羽
也銘曰誰鑄爾形鞠躬道周含煙拂草迎颺弄柔爾遊爾
釣我綸我鈎意不在魚愛爾風流柴吉民一德有陪羅訥
庵明府遊一枝齋詩見潛江詩徵

萬元書屋

潛江舊聞八

三

崇雅堂叢書

萬元書屋舊在城西北隅郭宗卿太守之幹別業也有桃
花洞五老峯翠柏亭琅玕塢長春隄芙蓉岸蓮花池天香
道匯清亭諸勝袁中郎郭美命均有詩袁云君家漢水曲
相近武陵源分得武陵花春雨燃山圓桃花洞峻嶒踞虎豹
蒼翠積莓苔疑是廬山石風雨忽飛來五老峯白日起寒
濤長夏何森爽中間安鹿牀趺坐絕塵想琅玕塢偶踏長
春隄涼風吹解帶班荆數過颿沙鳥飛雲外長春隄郭云
何處移來石堆成五老峯五老相對語石丈今成翁五老峯
滿池種荷花紅妝照淥水白鷺不驚人立在荷花裏蓮花池
費國聘尙伊亦有過潛江飲郭宗卿太守別業詩見市隱

圖集

讀易山房

讀易山房爲李西鄉鳴讀書處無錫高景逸先生攀龍有
詩止足身方貴遺榮道所珍李君才不世末老臥江濱早
歲看藏豹文場羨獲麟青雲高欲掇白雪調誰倫時論推
匡鼎何知後郝詵廿年埋繪藻百里屈經綸彭澤門惟柳
萊蕪飯有塵訟庭啼鳥靜官舍落花春美政方馴雉高情
忽憶尊結茅當翠嶽開戶遶青蘋揚子玄經奧孫登易說
新書聲清薜荔翰墨長松筠無意看車馬非關慕隱淪素
心安伏枕聖世許垂綸已見芝蘭秀寧須龍蟻伸幽人湖
海吉靜者性情真一室全吾道三湘得此身逍遙叢桂裏
好植百年春

潛江舊聞八

三

崇雅堂叢書

蠡園

蠡園在西郭外二里劉雲密尙書若金別業也宜城邱德
如侍郎瑜有題蠡園詩水國人家冰鏡裏蘭堂深向鏡中
開歸雲似愛庭柯色閉鶴偏依花徑苔豈謂明時堪大隱
暫將幽事試清才逃喧知爾能疏放日上蓮舟去幾回

紫霞莊

紫霞莊朱默石處士孔昭躬耕處康熙劉志云潁河築室
流水繞舍嘉樹千章庭植紫微一本八榦榦俱二十丈許
中可置几七八人環坐吟嘯花時蔚蔚若紫霞故以名莊
張幼寧徵君承宇訪默石子詩清流抱短籬細雨幽長晝
白髮主人翁把鋤親種豆

幽賞園

幽賞園在郭南五里郭元銘別駕銖別業也漢陽李昌祚有詩陟茲東嶺有石若澣捐羅出雲觸花當管林叢黠黠疆里曠曠拱揖竦竦論說侃侃主耶賓耶名豪座滿或歌而笑或舞而瘖或醉而臥或袖而短老人潦落稚兒曲款白衣酒至藍谷詩纂晉代參軍宋室皇瓚以視厥樂亦既云罕我客停旌賴此以行來思詠思忽聚忽散命彼僕夫薄言還館驅車軸牽征衣路遙望原草與秋旋幹既見君子利金爲斷

止園

止園在縣東洛江河畔朱涓瞻郎中宗望別業也康熙劉

潛江舊聞八

西

崇雅堂叢書

志云公昔賦遂初時闢地爲園園惟古柏數株茅屋數椽子文學之佩因舊址爲邃壑崇巖竹徑松塢構索笑堂引桐居墨栗齋雲聲閣卽心庵經營數十年爲邑中勝地武陵楊公嗣昌有記順治十五年河決高家塢沈爲潭麻城曹石霞胤昌有客止園詩沱潛不肯山止園不矜水河影蜚園中水氣侵園裏竹樹以波行草木若風徙白雲懷小亭林燈曳水底滔滔萬里中主人曰予止梅尊坐典型竹嘉展君子涼吹翦生壙聲聞止音旨北夢零星言南郭折鐵几野老社耆英青松締黃綺聞君寶嬰姘焉用餐菊杞坐隱足消閑耘花必躬理少年裘馬兒往往恣譏毀潦水落霜冬洵洵安在矣蘭芽旣以長種豆落可耳孤桐壁立

秋營營古人恥劉阮仙學士肇國有集止園賦河濱詩涉
彼河濱藜麻茂茂燕燕羣飛雉于朝雉嚶嚶鳥語維節維
奏扣角而聽黃鍾滿脰一桃宿莽蜂柳樓麥蟄寸晷漸移
云胡不察如金斯敲如玉斯夏靜言思之已什七八二亦
有葛衣何必方空亦有勁弩何必雕弓培塿龍龍淵涓涓
湫濯濯鳧翁穆穆清風三江漢雖廣方之航之泰岱雖高
登之荒之白雲在天勿日遠而水石粼粼勿日淺而四菡
萏未敷荷引其先敢云舌脆而謂齒堅蟲有巧拙酒列聖
賢玉豈甘碎瓦豈終全五啁啾啾啾爰飲爰啄篠簜嬾娟
如櫛如幄物無機心人無雕琢洞庭之野可以張樂六有
客既嘉有酒且醴鮒鱮鱣鯉以釣以炙可以袒裼可以岸
噴我思古人我心實獲七

潛江舊聞八

五

崇雅堂叢書

紺珠園

紺珠園在東沙港康熙劉志云歐陽別駕墉別業也予知
縣城易名衍園謂園當潛水之干江漢所匯魚所產也蓋
於雅之南有嘉魚嘉賓式燕以衍之義有取焉自爲序康
熙十一年毀於水孫貢士錫疇仍結廬其地武進毛子霞
會建有過歐陽巢青兄弟紺珠園詩東沙不知里曲江潛
之東沆漭三溼外煙樹交龍蔥中有歐陽氏淵源本醉翁
高密吾故友介庵高密令大暢乃祖風二子皆英絕干莫還爭
雄結廬元邱側讀書孤島中我來數晨夕追歡事不窮泛
舟出前浦溪回樹幾重壑魚驚墮網沙雁忽橫空輟棹任

所往花木夜濛濛
渾如羈川曲疑與仙源通
翻恐迷歸路
燒燭比高春到門
且一笑洗盞話從容
蘇子懷渺渺
禰生鼓葵葵
大都豪士氣語默皆心胸
老子意不淺
牢落將無
同一詩聊紀興
明日示陶公

謂邵陽王明府

漫園

漫園在南城外康熙劉志云邑貢士郭鈇構帶水設橋中
有四面閣環古梅百餘株園爲鈇祖給事公嵩所創故喬
木壽藤錯列樓榭間王黃涓孫豹人朱悔人均有梅花亭
子歌王云野夫日日愁不醒河隄已壞亦堪哀岸柳傾側
麥菽死十里轟輶聲如雷里中勝蹟僅存者北郭蓮花南
郭梅南郭主人如避世獨居樹下絕塵埃入門一溪繫畫

潛江舊聞八

六

崇雅堂叢書

舫紆徑雜樹鬱不開西偏老榦最輪囷愛惜寧忍使摧頽
野浦月出照屋角千枝萬枝落莓苔對此徑須貰醇酒唯
我與爾寡嫌猜春風二月繁英發一月直看三十回孫云
自笑生平寡遭遇與客看梅但看樹雖然不見花開時亦
省卻傷花落處載酒昔遊鄧尉山千枝萬葉春已暮正如
師雄在羅浮醉醒夢回想態度蓮花香滿西湖中弔古初
臨處士墓水邊落落數株存復似松風亭作寓今年五月
客潛江遶郭洪濤礙杖履舊時歌舞今已無誰家臺榭尙
如故天寶年間樂事繁白頭老翁聞古語郭君相見獨何
晚不緣水退失歡聚三日兩日勤相邀自造一船臨古渡
翠竹蒼松色總佳更愛老梅種無數徘徊徙倚綠陰濃恍

然重入江南路只對根株興已飛莫言蕊朵香紛布恨我
不如倒掛烏嶺南村裏容來去憐我不如階下石曾墜殘
香分縞素合向深林領百罰又別幽姿堪再誤潛江之遊
頗不惡潛江高士復可慕高士終朝邱壑間浮名難奪煙
霞趣何遜當時亦可憐題詩只坐揚州署那及此亭面水
開朗吟驚起雙白鷺朱云漫園主人識趨舍謝卻時名存
樸雅十畝濃陰負郭南數椽茅屋臨曠野叢篠縈迴小徑
通老梅橫影映清瀉春至花開待客遊我亦頻過憩其下
裏拂莓苔碧侵衣風翻殘萼香浮半今同孫公坐三伏梅
葉盡肥梅子熟參參伍伍幾十株疏處猶然補修竹縱不
及見花滿枝綠暗陰層已繞屋廣平曲終杳難聽襄陽有

潛江舊聞八

七

崇雅堂叢書

客醉未醒昨夜月明水如練主人嘯歌梅花亭黃湄又有
過歲十日簡漫園主人詩過歲十日生意微奔走東西受
人譏傳聞南郭梅有花焰耀寒雪生光輝主人好我邀我
看過時不去葉漸肥郢南園林君家好繞屋千株皆十圍
野性夙昔好留連未招嘗往往不歸況逢金卮催玉柱翩
翻歌舞對夕暉隔岸燈光遠灼爍中庭火樹亦芬菲直須
多沽市上酒坐待月落更漏稀卻思催租今日嚴昨宵羽
檄急如飛若得長官不嗔我酩酊日日款君扉又豹人莫
大岸朱石戶均有漫園宴集詩可以想見一時風流文雅
之盛

得樹草堂

得樹草堂在縣東廨康熙九年王黃湄大令建取杜陵老
樹空庭得之義也景陵胡石莊承諾同莫大岸飲得樹草
堂有詩云深村顧洞叟鄰境石莊翁人遠柴車集署清羽
爵同嚴更交雨澍霜鬢暉爐紅互有鍾期賞縱言興不窮
又再飲得樹草堂畱別王幼華明府詩春深寒未遣殘雪
在城樓皎月軒徐上芳樽夜最悠不堪紆禮數靡暇及歡
游耕釣隣花縣相傍老一邱莫大岸與先有得樹草堂新
成邵陽王明府秋夜招集詩寡營信所宜疲俗徼理靜方
塘翼一邱山興乃暇整小築示人樸植援通杜槿陔焉略
汎愛豁落有何吟吾道今華黍中寫匪虛耿大雅孔懷姿
清切更端引涼露稍欲滋漾月相與永巡檐數行疏橫亞
潛江舊聞八

末

崇雅堂叢書

離離影野夫釋倚薄延曠百慮盡政暇觴詠亦可見賢尹
風流之概矣

焦穫寓樓

焦穫寓樓舊在縣廨前正街崑山朱公祠後康熙八年三
原孫豹人徵君枝蔚探風至潛止於茲樓凡三閱月憫滂
憑弔遊覽讌集之什百餘篇蓋一邑詩史也王幼華明府
顏所居曰焦穫寓樓云豹人有寓樓雜詩仙人愛樓居而
況老腐儒樓居有何好可以讀我書不坐新豐市不釣淮
陰魚安飽賴故人舍此復焉如一男兒生世間他事無所
求不買千間厦亦建三層樓厦以庇寒士樓以望神州此
志今已矣三歎不能休一作客厭朝眠樓高天易曙欄杆

立餒鳥不忍打教去觀物因自悲依人成相怨田間水瀰
瀰求食爾何處三叩門聲刺啄此邦多佳士過從無晨夕
討論先經史相如客臨叩作事亦可恥吾嘗師子雲得酒
心懽喜四黑貂初脫體黃鸝正饒舌晴夜見飛蚊便來乘
微熱寓樓非真宅不久須遠別仍如中風走豈爲西日烈
樓西向楚騷氣不平楚歌聲不懽楚天四時雨楚水浩漫
故云五漫潛江復何如居人餬口難救汝有賢令汝勿常悲酸六
村居近湖水大半化魚鼈山中復難住豺虎肆饕餮我行
歷四方對此但哽咽長飢已多幸歸與妻兒說七怪風勢
拔屋梁塵墜滿案呼僮急收書已愁緇帙亂此時江湖裏
危舟誰相看微倖歸平土慎無忘大難八

潛江舊聞八

九 崇雅堂叢書

月泚

月泚在許家口下流康熙劉志云莫大岸進士與先所居
也其形如月平疇綠樹聚族比廬上下三四里誦讀之聲
相聞公卜築贈君墓側躬耕養母作南陂詩後棄官歸杜
門息交短籬茅屋僅蔽風雨日與諸子弟嘯詠其中舍東
清波洞沈公顧而樂之弄釣自適晚號願洞老人三原孫
豹人徵君枝蔚有詩序云僕久客潛江復值大水孤城塊
土如海中一小島然殆矣邑中莫大岸進士居於月泚得
倖免水患弄釣洞上甚樂也貽詩見嘲因次韵相調詩云
曾過采石弔李白更讀楚辭中不憚蒼龍露角復露牙對
此罷琴兼罷奕也知死生原有命全家衣食待區畫雀噪

天晴鳩喚雨物性眼前各自適如何顧涸老釣徒笑人不
監拂披格情恕理遣古所難何以報之用惡客名畫竟污
寒具油巧偷豪奪到書籍對酒輒醉醉輒舞使汝無絲談
老易然後卻借釣船歸歸坐高樓晚霞赤回頭笑看顧涸
翁何異千金遭一擲

網臺

網臺在城南李丹徒貺讀書處也李氏先世業漁臺故其
曬網處貺歸里後結屋儲書爲終老計示毋忘祖德也劉
遐瞻處士連俊詩云曬網臺邊業未殘閉身乞得把魚竿
自將綠蠹浮三雅不爲丹砂戀一官躡屐幾探嵩少勝揮
毫曾汲海門瀾

先生曾任柘城丹徒兩縣令

白頭獎引心偏切插架陳

潛江舊聞八

干崇雅堂叢書

編許借看

屯營隄

劉煥潛江志康熙六年楊旺屯營隄決按屯營隄在潛江西北四十里荆
安兩郡大興役尋決七年兩郡復大興役知縣王又旦作
屯營隄歎八年四月屯營隄再決又旦作後屯營隄歎邑
人朱悔人先生亦有後屯營隄歎是年八月水平兩郡復
大興役築之又旦作決可塞篇九年五月屯營隄築乃成
郡同知劉餘霖刻石紀之更名新豐隄

劉餘霖碑記附新豐隄者舊爲楊旺屯營二隄濱於漢水
介綠麻黃灣之中實切荆安兩郡之利害自康熙五年始
兩郡分築民不得休息以至於今其間人事先後之不齊

工力堅瑕之不一或未竟輒壞或甫成卽潰魚鼈驕於南
畝鷗鳧浴於東郊室廬蕩析流離滿道上廛飢溺之憂更
五載矣八年夏六月撫院林公以勘災舟緣潰隄之下時
惟潛江荆門合築之隄尙存率荆安兩屬官民登焉狂濤
怒號魚龍出沒茫無畔岸猶如大壑於是備詢修築利害
得失之宜兩郡民生疾苦博訪先年沙洋綠麻黃灣故事
遂謀於本藩劉公命餘霖鳩兩郡之工合力築之檄兩府
率所屬會度地勢建立形式計算夫役屯營水旱隄今名
上新豐計九百四十五弓楊旺改口隄今名下新豐計八
百九十六弓月隄計七百二十二弓共計隄二千五百六
十三弓主協分數悉遵綠麻黃灣舊例八年十一月興工

潛江舊聞八

三

崇雅堂叢書

九年八月念五日大隄告成九月二十日月隄繼竣歷冬
春夏秋四時爲日二百八十有奇雖祁寒暑雨歲時伏臘
餘霖未嘗一日去是隄也隄成之日畝入數倍流離之民
漸歸故土父老以楊屯之名數不利於隄五歲以來徒勞
我民未底厥績今新隄甫竣豐年應之請更名爲新豐之
隄從民望也餘霖曰嗚呼大利大害所在誰不欲速成之
以安其民而卸厥責然非有大公無我至明不蔽者爲之
主張而綱維之雖日勞於下日瘁吾民徒以自困而已安
能冀尺寸之獲於萬一也耶所以古人成功之日必歸功
於上豈好諛哉誠審於事勢之必然者爾是隄也數年之
間兩郡之民交相譖交相訐實交相害靡有寧歲官兩郡

者未嘗不思且暮躋之衽席之安未嘗不平其心和其氣
與爲親睦與爲救寧究之築室道傍謀不得其術撫藩二
公鑒因循之原除嫌疑之迹委任責成獨斷而力行之雖
大兵大役大荒之餘四五年間必不能成之功不終歲而
成之何其神也何其偉也餘霖思授事之初凍雪兼旬雷
電非時棲宿於白沙黃水之原雨暘風霾倏忽異態日與
操畚鍤者同作息卽一飯之間不忘祇懼也幸寮案同心
役不再檄工無闕時雖雨雪弗輟疇昔之日其交談交訂
且交害者今一旦而交勸交勉交助矣噫非甚盛德何以
格民心有若此耶是豈吾兩郡寮案所敢冀其萬一者歟
而餘霖竊有厚幸於其間矣今日之功不可不知所自爰

潛江舊聞八

三

崇雅堂叢書

識其始末以貽後人

呂夏音潛北遊覽記可補邑乘之闕

呂夏音

潛江知縣浙江人
康熙三十四年任

潛江河北遊覽記云庚辰之秋

解紱潛邸寓吾師僉憲劉公之第簿書旣謝俗塵稍清將
買舟東歸老於天姥公子南嶽請作高秋之遊以覽夫河
北之勝於是棹輕舫溯霜岸楓落寒江荻迷遠嶼地不異
物目不異視夫何昔望而致慨者今且顧而樂之始知一
官縛身心目都非也少焉渡蘆泆抵趙林遂乘籃輿委蛇
而行是時禾黍將登黃雲壓畛饁者食者扑者揚者杵而
相牧而歌者熙熙攘攘豐蔀盈寧之風不覺爲橘柚煙寒
梧桐色老之秋候也右轉而南行清林平遠煙岫冲深老

屋參差薜蘿掩映村幽地古心曠神怡不啻山陰道武陵源矣叩之乃通政公別業之舊址也昔京山李本寧維楨郝楚望敬兩先正與通政公交最昵河北皆其土田李語郝曰斯地固古之良壤非劉君不存此淳龐風也遂以公名名其鄉殆卽古者地以人重如鄭公鄉之意歟公謝李詩曰桑柘陰陰禾黍豐自安謫劣太平中多君寵我分茅貴自顧名鄉媿鄭公及登顯秩以迄僉憲公卒未有以易之敬嘉予也余出僉憲之門令於珂里簿書不敢干惟以公官代號其鄉則李公之寵仍在也景物勾留雅玩移時與公子執手徒行左折而東南則高原崇起秀水潌洞其中則師母吳太夫人之壽藏其右則世嫂李夫人之墓也

潛江舊聞八

三

崇雅堂叢書

噫不有世德惡能獲此名壤也耶又西北行數十武則古侯王廟侯王何以名相傳唐段柯古經此賦詩曰盈盈一水抱村莊杜宇催耕響夕陽風土可人當盛世居茲端不讓侯王或曰羊叔子之鎮襄陽也按部境內民多舍而候之又名候羊亦猶京山之有羊亭村郢中之有羊子里也劉禹錫過其廟詩曰古道猶傳曰候羊蕭條野寺是甘棠行人尙墮當年淚不在豐碑立峴陽二說皆傳自故老考之邑志不惟軼其事與詩且弗載其名夫隱君子不屑屑有名其遺其名也無怪叔子大名垂宇宙耀史冊何邑志之不借其光寵使勝地名蹟湮沒而無徵也噫可慨也或圖其新者革其故詳諸今略諸古故邑志略而弗傳歟若

然則通政公之在神宗朝迄今才百年耳其所建白志亦語焉不詳抑又何也卽如諫廢東宮疏凡數上廷爭之下天子動容左右悚懼公言侃侃帝卒從之是爲光宗經略熊廷弼罹罪公不畏權貴亟疏力辯其誣言人所不敢言卽此兩事與牽裾折檻何異正宜大書特書風勵來者若之何其略也嘻志志何物也夫通政公之立朝也利社稷者幾何功其居鄉也長養子弟者幾何事不唯邑志弗載而詢之家乘亦泯泯矣嗟夫士君子砥行礪節於身豐功偉烈於時不能傳太史誌鐘鼎而竟等之浮雲電火之散滅也不亦大可悲乎則一廟名之有無是非又不足深論也已雖然勝地名蹟皆前賢往哲之遺所賴賢有司與好善聞人傳述而表彰之俾嘉言懿行炤人耳目非惟土地之光抑亦教化之一助也奈之何我未前聞也惜夫今已矣行有日矣因遊覽勝蹟不辭多口以爲之記一以補邑志之闕一以拾家乘之遺一以志夏音之負疚於門牆也云爾康熙庚辰季秋月

讀呂氏遊覽記得三事可補邑乘之闕其一爲道隆名鄉之緣起縣有道隆鄉又稱通政鄉人習聞之矣而其緣起邑人不知縣志亦不詳也得此記乃知道隆鄉之所由名自京山李本甯尙書始劉公并有謝李詩所謂多君寵我分茅貴自顧名鄉愧鄭公者也至道隆鄉之易爲通政鄉亦不知始何時得此記乃知始於呂知縣夏音蓋夏音出

劉僉事廣國之門而爲邑宰不肯直斥其先世之名故以其官代號其鄉耳其二爲縣北之侯王廟侯王廟不載縣志但土人供奉香火而已至廟之所由名人多不知其審得此記乃知有兩說一謂唐有隱士居此地段成式經此爲之賦詩有風土可人當盛世居茲端不讓侯王之句及隱士沒而廟祀於此高隱無名故土人本段詩之意以侯王名之此一說也一謂侯王爲候羊之訛相傳羊祜鎮襄陽有善政行部境內民多舍而候之及祜卒爲之立廟名曰候羊以寓甘棠之思唐劉夢得詩所謂古道猶傳曰候羊蕭條野寺是甘棠者也此又一說也此兩說予取後說以此地在晉時本襄陽轄境人地均有可徵耳此等故實

潛江舊聞八

三

崇雅堂叢書

有光邑乘而略而不載甯非疏漏歟其三則盛稱劉通政之直言敢諫有牽裾折檻之風如諫廢東宮疏救熊廷弼兩事均能言人所不敢言在明神廟時有此忠讜骨鯁之臣不愧朝陽鳴鳳不料明史竟不爲立傳而縣志復語焉不詳以致通政一片孤忠寂爾無聞豈非一大闕典宜乎呂氏於遊覽勝蹟之餘痛前徽之湮晦慨表章之無人不禁有無窮之感喟也此三事均邑乘所不可闕者而通政之正色立朝尤宜大書特書以風勵百世不徒一邑之光榮而已予故備載呂氏之說於此以備異日修邑志者有所攷信焉

觀察嶺

武昌龔芳有觀察嶺道記略云道迤東南里許爲明觀察大夫湘茹歐陽公佳城面姚湖邑河隄環其前嶺後爲東沙港稍折爲古廟灣前後兩水至此交流出西湖通古復可達漢江水秀砂明風完氣固殆形家所謂岳瀆鍾星宿之靈者先是觀察公自滇南請告歸卜兆嶺上壬午冬寇陷顯陵公倡城守議弗翁攜家越境往來憩茲慷慨不平每託吟詠其避亂十詩有云萑苻未必千人敵韎韐曾無一矢遺又澄清若是爲期杳蒲質何須更假年因預與家人作別曰吾猶得卒於明土幸矣忠憤之氣溢於言表矣未竟齋志以歿越乙酉逆寇殄哀鴻集郭恭人適亦謝世長公雪崖先生始擇吉合葬焉先生痛念瞻依之靡從也

潛江舊聞八

崇雅堂叢書

廬墓以居遺榮忘世督撫王公直指馬公兩徵不出一時賢人高士向風載道問津者遂咸指爲觀察嶺云歲己丑芳獲從公長孫他石公車北還攬勝登堂低徊數晨夕不欲去蓋深有感於公之能以忠終而雪崖先生之能以孝隱也一代完人喬梓雙美天固畱斯嶺以福公善而嶺實得公以傳因不揣固陋表而出之按湘茹以忠終雪崖以孝隱皆吾邑先輩行誼之不可沒者然鄉里後進知之者或寡矣故備錄龔記於此以示承學之士俾知先正立身制行真卓絕不可及且以補縣志之闕云觀察嶺與道隆鄉通政里相類皆因人而傳者然道隆鄉通政里人皆知之而觀察嶺之名不顯則以邑乘未載故耳此等故實似

不可聽其湮晦也

古帝寺碑

王象之輿地紀勝古帝寺在潛江縣東北二十里寺內有斷碑一截其字磨滅不可讀按潛江舊志漏載古帝寺之名蓋燬久矣所謂潛江縣者殆舊縣也舊縣故址且不知所在況寺址乎惟修志例有金石一門則古帝寺碑似不可遺也古帝寺亦當增入古蹟記之以俟後之修志者

浮鐘

徐國相康熙湖廣通志浮鐘嘉靖初年大水破護城隄水中鐘聲隱隱自上流來止於寺門水中如有蠕動形僧駭不敢近尋復有聲探之得鐘置於殿內其鐫文曰大元國

潛江舊聞八

崇雅堂叢書

湖北道江陵路潛江縣長樂鄉梁王莊土地施主周興旺造大鐘一口捨入陽西廣佛寺延祐二年六月凡四十五字卷八按此事朱載震康熙潛江縣志亦載之所謂寺門者潛江西城外之大佛寺也寺舊爲壽靈山臥佛禪寺後改今名見明一統志明黎淳童承敘均有詩遠清咸豐甲寅寺爲赭寇所燬鐘亦毀棄無存至陽西廣佛寺則更不知所在矣聞父老言鐘鈕旁有四孔重萬鈞而強乃從水上浮來理不可曉聊識於此待博物者詳焉

銀膽樹

古榆閣叢談云銀膽樹二株在潛江城中西南隅其種衷黃門自海外攜來手植家園者樹身如盧橘葉如樟花如

瑞香差大無香夜微有光燭人實如扁豆一衣二三色赤如珊瑚相傳六十年一實康熙壬寅曾一結實計手植之時適遇六十年或曰取其實置鑑藏中無眩眩患故名銀膽厥後有貨以爲材者始知其質堅於鐵梨斤斧遇之輒缺今尙存其一匠氏不顧焉所謂袁黃門者袁參政國臣也其家園遺址久湮樹亦無存獨其石坊在耳然銀膽樹之名甚奇且爲鄉先生手植潛江有此故實不可令其湮沒無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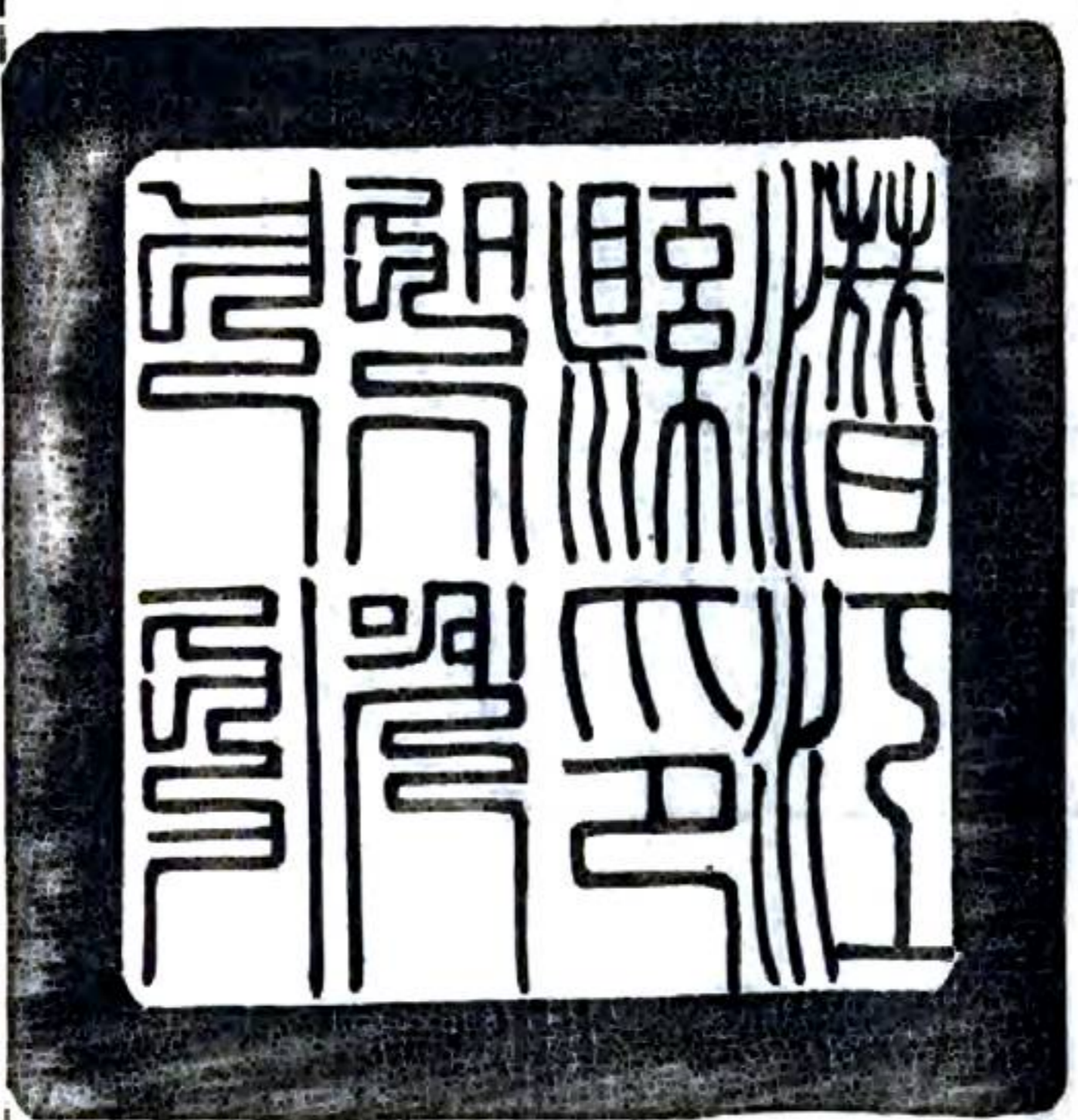
潛江縣印

京山易本煊紙圍筆記國朝州縣印篆乾隆初年以前皆清字在左爲二行篆文在右四字爲一行與今式不同改

潛江舊聞八

天 崇雅堂叢書

制莫詳何年也予藏有乾隆四十四年潛江倉穀冊印文右分兩行篆用說文左用清篆與前此體式迥殊謹摹其印文如下



葆心按此則見易眉孫紙圍筆記卷十七此印前尙摹有康熙五十年景陵縣印乾隆十二年天門縣印皆篆文四字爲一行居右者也與此印篆文四字作兩行迥殊特照摹出貽藥樵收入舊聞中戊辰周甲生日後四日記

鵬雲按有清遜位民國肇基所頒縣印僅有篆文潛江縣

印四字而舊印廢矣錄易氏此則亦可知縣印體製先後之不同也友人王青垞知予方纂潛江舊聞凡見有關潛故者輒加按語錄以貽予茲其一也

紅雨亭

嘉慶湖北通志紅雨亭在潛江縣廨後康熙中知縣朱軾建按縣廨燬於咸豐甲寅紅巾之亂亭亦無存僅餘假山一笏矗立風露中耳光緒末年潛人士就故廨遺址爲植物園樹楊柳桑榆築草亭其中仍以紅雨榜之藉寓甘棠之思蓋距文端之歿二百餘年矣亦可見流風善政畱遺之遠也

馬滄湖

潛江舊聞八

五

崇雅堂叢書

馬滄湖在縣城西門外楊柳夾岸淺水漁舟波光澹沏風景最勝每當盛夏紅蓮碧沼苦竹叢蘆盪漿中流可以銷夏真清涼世界也湖富菱芡產鱖魚黑脊味極鮮美沿湖居人均以捕魚爲業漁歌唱晚荷風送涼詞客騷人多有題咏樊樊山黃蘆山吳瑞臣諸先生均有馬滄湖打漁歌先公亦有馬滄湖感舊詩載花隱老人遺著中迄今不過數十寒暑耳欲訪往日鄉先生觴詠之地先公釣遊之所已成陳迹不可復尋蓋不勝滄桑之感焉考湖緣起舊爲馬滄垞蓋平田也明末糧冊猶存迨清初修築護城隄馬滄地窪下積水不得出遂澱而成湖耳直至共和建國之癸亥年河決謝家灣水灌縣城湖遂淤高又成平田矣一小湖耳竟與國運相終始

異哉

畢斬趙諗之讖

春渚紀聞畢漸為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印刻漸字所摸點水不著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未幾諗以謀逆被誅方悟畢斬趙諗之讖能改彌漫錄所記略同畢斬趙諗竟成讖語亦趣聞也

初次濱逸事

乾隆江陵縣志云荊州人初旦雲南大參臬之弟也上京時於途次見老猿醉臥意其為靈哥解衣扶送任所之靈哥醒感其意圖報甚切乃書數題令旦熟記已而小試皆

潛江舊聞八

三

崇雅堂叢書

利秋捷後旦復冀雋禮部試靈哥曰此則都城隍為政各靈官守門甚嚴吾輩不得與也卷八十按旦幼負文譽受

業呂涇野之門中嘉靖四年鄉舉屢上春官不第遂謁選授大竹知縣有政聲卒祀名宦祠君子人也江陵志所記乃小說家言其事有無不可知或因旦宿學有名久不得志於禮聞造為此說耳然亦可見科名原有一定不可強求存此一段公案亦可銷除人之妄想惟且潛江人江陵志乃以為荊州人殆考之未審耳潛江初隸荊州府至嘉靖時始改隸承天故江

陵志以旦為荊州人

黃仁環

秋鐙叢話云黃仁環潛江人家僅中資好施與貧人死無

棺者每代爲營厝明末值流寇亂遇賊刃之於路寇退家人返環已在室詫而詢之曰被刃時懵然不知旋覺有人爲正其首而撫其瘡左右掖使歸視其人皆昔所施棺者按舊志選舉表黃金鑲爲順治十八年馬世俊榜進士卽仁環之孫也好善之食報不爽如此因果之說可以勸善懲惡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卽其說之權輿近來講科學者率貶斥報應之說以爲不復可信無怪乎作惡者之肆無忌憚也

非義之財不可貪

偶閱徐國相康熙湖廣通志載一事殊怪劉岱獄潛江沱川步人也兄弟三人皆充伍伯緝盜江湖有能名崇禎間

潛江舊聞八

三 崇禎堂叢書

獲盜魁得重賄縱之囊金歸設大籩條中堂几上眞金滿焉陳姓焚楮告神而分之家人無小大皆懼怵兄弟相語從此居然成富翁不復作伍伯涉危險矣且拜且起手分金忽籩條火起三人愕然退立金從火光中作紫蜺破屋瓦徑去無錯銖存者舉家愕恨而已卷八以此知非義之財不可貪也猶憶先通議公記郭僕取鋤金一事亦足爲貪財者戒郭僕傭我家有年矣椎魯人也一日鋤菜後園得銀百兩以獻先祖母曰太淑人太淑人問銀何來答曰主人園中物鋤得之耳太淑人曰汝鋤得汝將去非我物我不取也郭大喜辭主人而去逾三年郭復來求供役太淑人問汝胡久不至銀安在愀然答曰主人問銀乎銀苦

我矣回家病脛甚劇行不長百醫罔效迄今三年銀垂盡
病始愈命應備祇應備耳頗悔持金歸也太淑人曰意外
之財不可貪貪意外之財必有意外之禍兒輩識之三餘筆記
此事在同治初年先世父中憲公畏庵先生嘗舉此事訓
戒族人且曰太淑人不取意外之財可爲子孫法郭病必
待金盡而後愈可知意外之財確不可貪也畏庵先生諱霖夫意
外之財尙不可貪而況貪非義之財乎

鬼神可畏

鍾祥杜志云郢城府城隍廟屢著靈異有潛江鄒姓延館
師別生供奉稍不檢別生含怒故爲誣讟之言醜其閭閻
鄒姓憤極無可籲訴值別生應試府城卽尾至聞城隍感

潛江舊聞八

三

崇雅堂叢書

應具狀焚之明日別生行市中忽自批其頰怒目數已之
罪言已倒地觀者如堵鵬雲曰談人閩閩古人所戒談且
不可況誣讟乎舉頭三尺有神明君子藉自警惕小人亦
凜凜有所憚而不敢肆自邪說倡行以鬼神爲迷信於是
人心放誕任性妄爲恣肆猖狂無所顧忌而大亂作矣不
信鬼神其流弊遂至於此今觀別生之事有鬼神耶無鬼
神耶甚矣鬼神之可畏也

